

2015
五粮谈
魅力人物致敬盛典

南方

人物周刊



2015



中国



魅力人物



中国邮政发行业务报刊 南方周末 出品
定价 ¥10元

ISSN 1672-8335
4 0 >

9 771672 833098

五粮液

1618



WULIANGYE

五粮液®

浓香型白酒



酝·神奇

Magic happens

传统的陈氏秘方，和谐的原料比例：
大米22%，糯米18%，高粱36%，小麦16%，玉米8%。

融烈、甘、清、辣、甜、香、醇七味于一体，
不偏不倚，“各味谐调，恰到好处”。

外在审美处处体现1.618的精湛比例，
内外兼修，浑然天成。

1.618，大自然的神奇密码，造物主的不传之秘。
五粮液1618，巧夺天工，玉液琼浆。





五报浪 2015 中国魅力人物
THE CHARISMA AWARD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26 程维 打车软件是顶级直道竞速赛

32 张劲 唯价值创造至上的产业“黑客”

37 路内

38 刘慈欣 三体，与不可思议的雨果奖

44 屠呦呦 诺奖之后

47 贾樟柯

48 陈嘉映 选择观念的流行遮蔽了生活中的另一面

54 外圆内方马东东

62 秦朔

63 徐冰

64 老树 活着这档子事儿

70 邓仪 进山，出山

76 崔健

77 许晴

78 廖凡

79 广州恒大俱乐部

前进, 无尽
One More
Never Settle



一汽-大众全情助力CBA联赛, 让激情永不止步

激情源源不断, 梦想经久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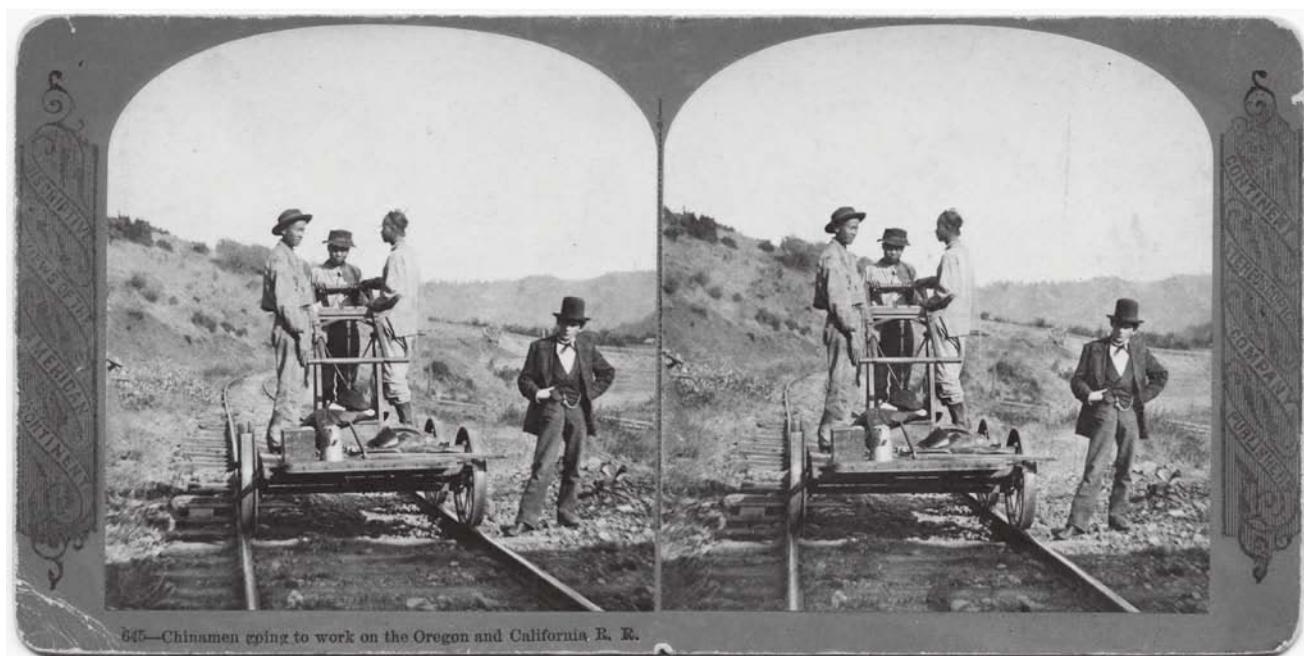
每一场激烈纷呈的CBA联赛都源自于拼搏到底的运动精神, 以不断突破自我的渴望奏响凯旋之歌;

一汽-大众心系万千车主信赖, 以“创享高品质”为长久使命, 携果敢与真诚一路前行,

以激情之志坚持不懈, 让科技创新永不止步, 使产品品质不断焕新升级, 矢志不渝地为车主创造更美好的全新用车生活。

一汽-大众与CBA一道全力以赴, 前进, 无尽!





96 历史 HISTORY

黑色的道钉 ——追祭150年前的美国中太平洋铁路华工

招聘启事

因南方人物周刊北京站广告业务发展需要，现需招聘广告业务经理二名。

岗位要求：

- 1.热爱广告销售工作；
- 2.有相关媒体销售工作经验及资源者优先；
- 3.工作地点：北京。

有意应聘者请于2015年12月15日前将个人简历发至
nfpeople2004@126.com。合则约见！

世界观 VIEWPOINTS

- 8 来信
- 9 记者眼
- 10 刊中人
- 11 城记
- 12 面孔
- 16 动向
- 18 眼界

报道 STORIES

- 80 尚雯婕 我的自负和自卑同样大
- 84 对话潘石屹：让人生的每一个三十年都与众不同
- 86 丁当 行走在现实与情怀间
- 89 延可法师 慈善近在咫尺，在于举手投足
- 90 吴秀波 且跑且修行
- 92 张天任 大时代给予我们机会，更赋予我们责任

后窗 REFLECTION

- 106 在路上
- 108 酷品
- 110 电影

专栏 COLUMNS

- 111 时代症候
- 112 逝者

空气这边独好

上海大众汽车原装附件
为您的爱车专属定制“双重过滤”方案



PM2.5高效空调滤清器



中央扶手型空气净化器



车载移动空气净化器



PM2.5高效空调滤清器低至**7.5折**
扫一扫立享优惠(活动截止日期2015/12/31)



Das Auto.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614/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2-8335
广告经营许可证 440000100013
价格 定价10元

主管主办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

出品人 徐列

主编 王溪勇

总经理 崔泽华

总主笔 蒯乐昊

副主编 张欢

副总经理 徐梅

编务总监 郑廷鑫

采访总监 卫毅

评论员 何三畏

高级主笔 李宗陶 易立竞 徐琳玲 刘珏欣 余楠 张蕾

主笔 李乃清 张雄 刘子超 邓郁 王燕青

资深编辑 翁倩 编辑 孙凌宇

资深记者 李珊珊 邹金灿 邢人俨 黄剑 钟瑜婷

记者 麻晓天 张萌萌

首席摄影 姜晓明

高级摄影 大食 梁辰

图片总监 方迎忠

视觉总监 舒格

资深图片编辑 郑洁

资深校对 赵立宇

资深美术编辑 陈志彤 卢俊杰 许丹蕾

美术编辑 钟金少 何艺敬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邮编 510601

电话

020-83003170 (编辑部)

020-83000756 (新媒体部)

020-83000773 (广告部)

020-87375865 (市场部)

传真 020-87394702

E-mail renwzk@163.com

北京联络处 010-59540399

上海联络处 021-63459856

成都联络处 028-84329133

运营中心华北区总经理 李万镇
广告部 叶莎 齐亚晓 李顺杰 乔芊

运营中心华东区副总经理 汪霞
广告部 曹晶 胡逗
品牌经理 洪潇

运营中心华南区总经理 黄俊海
广告部 廖颖
广告部 韦秋萍 陈晓微 吴春霞 董蕾

运营中心西南区总经理 孙薇
品牌经理 王晓婷

市场拓展部
总经理 余英
客户经理 向颖 赵丹
媒介经理 王琳
市场总监 沈通

新媒体部
总监 蒯乐昊(兼)
副总监 陈雅峰
设计主管 王楷华
视频主管 王小祥
技术主管 郭荣 设计师 周宏鹏
资深运营编辑 崔晓火
策划经理 金瑾 刘晚澄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46-118 国内发行
发行总代理 广东南方周末报系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海斌

服务热线 020-87385907
网上订网 http://nanfangzhoumo.taobao.com
联系电话
广州 020-83004240 北京 010-56234396
上海 021-63461272 成都 028-86761177
发行传真 020-87394390

本刊部分图片由 Getty / CFP / IC / Fotoe / CNSphoto /
Osparts 提供

印刷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册印刷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各地购买事宜请与本刊当地发行商联系

天津: 天津每日新书报刊批销有限公司 022-27691305
沈阳: 沈阳铁路书报刊发行公司图书部 024-23910600
大连: 大连环渤海书店 0411-84603076
长春: 吉林省天艺文化公司 13844076677
哈尔滨: 志诚远大书店 0451-556689790
郑州: 河南大江投递公司 0371-86063561
济南: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82055155
青岛: 青岛世纪风图书有限公司 0532-83811337
烟台: 0535-6649982
石家庄: 石家庄远大书刊 0311-83028579
成都: 尚和书店 028-86667805/86667819
成都现代公众多媒体信息亭有限公司 028-86667983
重庆: 弘景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3-86061012
昆明: 尚和书店 0871-4122816/6518510
贵阳: 尚和书店 0851-5661974
太原: 尚和书店 0351-7189419
南宁: 尚和书店 0771-2624534
桂林: 尚和书店 0773-2834966
厦门: 天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92-5881982
柳州: 尚和书店 0772-3113115/7191772
深圳: 深圳市报刊发行局报刊中心 0755-25921489
深圳市新宏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755-22203426
香港: 尚书房 中环 00852-28691799
武汉: 明知书店 027-85497619
长沙: 友友书店 0731-82252951
合肥: 文华书店 0551-64688028
南京: 南京晟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5-83717979
杭州: 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888256097
温州: 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7-86057222
江西: 江西省华文书店 0791-8592424
新疆: 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甘肃: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0
青海: 西宁博览图书有限公司 0971-8227505
宁夏: 银川协力书店 0951-6093532

宜宾邮局: 0831-2336474
东莞邮局: 0769-22330708
南海邮局: 0757-86300056
顺德邮局: 0757-22283468
江门邮局: 0750-3500610
中山邮局: 0760-3325321
佛山禅城邮局: 0757-82738580
江苏省邮局: 025-85406711
上海地区上门收订热线: 8008201121
陕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029-87415811

版权声明:

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任何形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

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收费标准如下:

1、单篇文章转载使用:500-1000元/千字;

2、单张普通图片或图表使用:1500元/张以上;

被授权的具体作品价格根据上述收费标准协商确定。

法律事务与版权合作 电话:020-83000739 邮件:tianshuilian2004@163.com

官方网站 <http://www.nfpeople.com> 人物周刊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outherpeopleweekly>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http://t.qq.com/southerpeopleweekly> 腾讯微博



官方微信
直接扫描二维码



微商城
直接扫描二维码



订阅Kindle版
直接扫描二维码



找到好碗，现在不晚！
找到好碗，不要再晚！
碗到，不晚到！

{编辑}

1. 编辑有趣好玩的稿件，编辑速度和抢红包同速；
2. 新闻狂人，一天不看新闻会呆，通晓主流新闻神逻辑；
3. 偶尔和其他内容资讯机构、自媒体平台聊聊人生谈谈合作梦想；
4. 新闻媒体混迹2年以上（知道为何我们眼里常含泪水）；
5. 手持本科文凭一个以上。

{创意}

1. 创意码字，写的不只是文案，更是情怀；
2. 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创意脑洞大不弃疗；
3. 一句话，能策能写能沟通，乃真法器；
4. 3年的策划工作经验，圈内策划小天后/小天王；
5. 广告、市场营销等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星座不强求。

您有意向，可以投简历到: hr_nhzw@southzw.com，我们聊聊 :) 详情见: <http://www.southzw.com/joinUs>



2015年12月21日 第39期

改变世界的是心

多年前曾在香港红磡一家酒店餐厅，和陈坤不期而遇，就坐隔壁桌，但彼此只有互相打量，没有话语交流。不过却经常从孙冕那里听到陈坤的消息，印象最深的关键词是苦孩子出身、演戏全情投入、热心公益活动、有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但这么详细了解陈坤，则是通过本期封面文章。

他在演艺事业的专业表现无可指摘，曾经的小鲜肉如今已经成熟而稳重，他的名字更多见诸影视娱乐版之外，苦过、穷过的孩子，更懂得珍惜和把握当下，更知道真诚面对世界一切冷暖，陈坤应该是一位对感恩有深刻体会的人。

陈坤这一代影视明星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除了努力在本业做到尽善尽美之外，在其他领域里他也有不同凡响的表现。

他说，改变世界的是心，心诚则灵，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坚信，只要用心，就有精彩。

——杨锦麟

(香港资深媒体人，锦绣麒麟传媒创办人)

爱问编辑部

Q 采访过程中什么事情会触碰到你的底线?

@扑爹吉给

张蕾：我好像没啥底线。只要不对我人身伤害我都能坚持采访完，哪怕辩论吵架呢。

邓郁：1) 对方要求按他的意愿来问来写。2) 性骚扰。3) 人身安全。

钟瑜婷：不尊重人，比如把鞋子脱了，脚放桌子上。

张明萌：答应好了采访又临时反悔，一生黑。

王燕青：采访中，旁边助手、公关等人员跳出来，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

徐丽宪：不要骂我，不能认为我也是来收钱的。

Q 哪些时刻会感受到记者的职业荣誉感?

@恒三

张蕾：尚在上学的时候。

钟瑜婷：采访对象接受采访后，真诚地说，谢谢您的理解。

张明萌：没有耶，只有满足感……比如稿子写出来得到大家肯定的时候，或者自己很爽的时候。

王燕青：因为职业原因，常常接触一些“成功人士”，我把他们当作普通人，只是他们身上有人人都可对照自省的部分。与他们对谈，我更看重他们的思维特征、行事逻辑和对未来的思考。这才是他们的格局所在。倘若我和对方都能交流中得一二启发，这也是职业的魅力所在。当我把这种理解变成文字传递给读者，他们能对自己有一个思考，产生情感共鸣。这是我此刻理解和正在追求的荣誉感。

张雄：每种荣誉感来自觉着了不起，很少有这种感觉。只是庆幸这职业让我看到人有那么多活法。

徐丽宪：在被有关部门删稿的时候，

至少我知道的东西是他们不想公开的。

黄剑：做出有价值报道的时候。它不一定人人关注，但能给世人提供有价值的东西。

Q 开个人公众号的话会写什么?

@Cecilia

张蕾：我家猫。

邹金灿：开了，大部分内容跟古典文化有关，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更希望以别人的为主，这样近似于古人的钞书。顾亭林也说了，著书不如钞书。

钟瑜婷：不会开，没有想跟公众说的呀。

张明萌：不知道耶……吃喝玩乐?

王燕青：写给未来的自己和对未来的想象。

徐丽宪：给未来的女朋友写情书，一天写一篇。

黄剑：我的话，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自己喜欢的。

孙凌宇：看完好书后最想分享，但如果没几个知音的话也没劲。或者讲故事吧。去偏远的山区，每天和村民们嗑着瓜子聊天，好玩的对话就整理出来给不相关的人看(前提是足够偏远但有网络)。

Q 用一句话总结 2015

@逃逃

张蕾：没什么特别吧，又旁观了一出出悲欢离合生生死死而已。

邹金灿：万千哀乐集今朝。

张雄：红红火火恍恍惚惚的一年又过去了，对已然放弃预料的人生怀有期待。

钟瑜婷：长大啦。

张明萌：世事大抵如此……

王燕青：在世界都不太平的情况下，平平安安了。

黄剑：徘徊。

容易受伤的观察者

本刊记者 徐琳玲

我是在一位师友的建议下，接触到了这本当时还只是电子版书稿的《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和流动青年》。很快，我被深深吸引住了——第一次读到把故事讲得这么好、带着温度和情感，又如此犀利、直指弊病的中文人类学之作。

9月初，我在成都见到了刘绍华。离“女汉子”的形象颇远，她温柔，敏感，还有着韧性的刚强。大概只有兼具这些品质，才能支撑一个年轻女子孤身一人常年深入偏远封闭地区做艰难的田野调查。

我们一见如故。她絮絮叨叨地聊起凉山上那一年，她的彝族兄弟们、老乡们对她全然接纳的温暖和关爱。“他们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英俊。”她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亮晶晶的，“说实话，我到今天都不明白，他们哪里来这么大的心胸，接纳一个陌生人到这个地步？”

山上蹲点的一年里，面临着另一种挣扎。她从来不是坐而论道的书斋学者。担任香港《明报》驻台记者和攻读人类学博士期间，她效力于一家NGO组织的国际项目多年，到贫困地区对失学妇女进行非正式教育，也曾到非洲、柬埔寨工作。

没错，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派”，身上有一种对不公不义的敏感和愤怒的个性——她称之为“年轻性格”。

然而，进入凉山第一天，她就告诫自己必须忍，必须低调，“包括马上想让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不公不义事情的冲动，包括自己跳下去做什么的冲动。”2005年，曾有一个做艾滋病项目的大型国际NGO组织找到她，急切地希望她参与到他们中去。最后，

她克制住自己。

有许多双警惕的眼睛盯着她。但是，更关键的，是她清楚自己在其中的使命——“社会的改善，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来完成的，它一定是个接力赛，集众人之力。我尽了我的力。也许，我在别人的尽力里面也扮演一点点角色。”

她终于撑到了最后一刻。“一个不愤怒的年轻人，恐怕做不了什么事；如果一直处于愤怒状态，恐怕也做不了什么事。”

我几乎可以想象其中的艰难。有这么多需要平复的情绪，这么多要压抑下来的愤怒、悲伤与冲动。眼看着朝夕相处的兄弟们一个个因HIV感染倒下、离去，她时常一个人躲在乡卫生院宿舍里偷偷落泪。

曾听说过一位著名纪录片导演和他的被拍摄对象、一个毒贩之间长达10年的真实、纠结的故事。每次两人见面也是拍摄的时候，都有一段彼此企图掌控、利用对方的斗智斗勇。导演一般会带上200块“救助费”。

“我不会多带，我为什么要多带呢？我又不是笨蛋！”这位前记者老于世故地反问道。在拍摄的几年里，他时有厌倦、疲惫之感，“很少有阳光”。“纪录片是有原罪的。”他一语定性。

身为女性的观察、记录者，似乎永远无法做到像男性那样置身事外、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客观、中立姿态来面对他的“题材”。她们大多敏感，情感更为丰富、纤细，更易感同身受，置身“工作场景”，很难做到真正的抽离。在凉山上，刘绍华反复提醒自己，依然陷落其中。

这让我想起美国女性人类学者露

丝·贝哈的著作——《伤心人类学》。身为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的贝哈是古巴移民“二代”，她的双亲早年是偷渡至美的甘蔗园工人。在书里，这位情感、智性丰富的人类学者通过自己和家族的生命故事，反思她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国所做的田野调查工作，把人类学民族志和个人自传、私人回忆交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曲伤痕累累的人类学之歌。

该书英文版有一个更为确切的主书名——《易受伤的观察者》。巧的是，台湾译本的导读就出自刘绍华之手，题为《女性主义人类学者的情绪写作和写作情绪》。

贝哈认为，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温柔到把自己的心打开、接受别人的检视，就不可能真实、客观地呈现那些冷酷和坚硬的事实。如果你不能破碎你自己的心，也不能改变别人的思想。她甚至宣告：“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就不值得从事！”

我没有问刘绍华是否认同这句话。不过，在成都相见时，她刚刚从湖南、四川等省的偏远山区田野调查归来，脚跟满是跳蚤叮咬留下的疤痕。那是一个跨时更为漫长、更加孤独、也更伤心的人类学故事。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英】《经济学人》12月19日

2015年的世界

在过去的一年，“伊斯兰国”（ISIS）的触角已经伸出了它实际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它烧死了被俘的约旦飞行员，在利比亚斩首了21个埃及科普特基督徒，炸毁了俄罗斯客机，并在巴黎制造了致死130人的恐怖袭击。其他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还包括：索马里青年党在肯尼亚一所大学制造的148人死亡的事件，突尼斯一间博物馆发生的导致22人死亡的事件，巴黎《查理周刊》遇袭事件。此外，2015年的大事还包括：欧洲难民危机；中国股市暴跌；陶氏化学并购杜邦；大众尾气排放造假；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合法；阿根廷选出新总统，结束了基什内尔·克里斯蒂娜夫妇12年的统治；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在大选中换了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则保住了位子；希腊经历了两次大选和一次公投，最终还是接受了欧盟的新一轮救助协议；伊朗和6国达成了核协议，有望解除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下滑；古巴和美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

父亲是不是更棒的母亲？

遥不可及、严厉、富有权威、神秘莫测又必须服从，这些都是对传统父亲角色的描述。但在当下的德国，已有三分之一的父亲希望能花更多时间陪孩子，同样也已有三分之一的父亲开始休“育儿假”，“新父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Cenof 研究联盟的研究表明：相比母亲，父亲更能鼓励孩子去冒险；另一方面，母亲的做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父亲是否有勇气一起照顾和教育孩子，因为很多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总是希望给予孩子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顾，一旦父亲哪里做得不好就被严厉批评，其结果就是父亲的积极性大大下降。剑桥大学的 Michael Lamb 教授认为：性别的作用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关键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要有注重安慰与情感的“母亲角色”和注重玩耍与身体的“父亲角色”的共同参与，而父亲同样也可以扮演好“母亲角色”，最重要的是父亲要建立起与孩子的联系。

【德】《明镜》
12月19日

美国穆斯林的文化冲突

在加州伯纳迪诺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需要正视本土已经成长出伊斯兰恐怖分子这一事实。即便“9·11事件”已经发生多年，美国人对于本土伊斯兰社会和穆斯林的了解仍然很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穆斯林的人数很少，这方面没有确切的数字，因为人口普查禁止调查宗教信仰，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有300万穆斯林，少于人口的1%，而且居住得很分散，大部分美国人从来都和穆斯林打过交道。2011年PEW中心的调查显示：83%—93%的美国穆斯林会讲英语，81%是美国公民，这显示他们的融入和归化程度要比拉丁裔美国人高。与此同时，有8%的美国穆斯林同意用针对平民的炸弹和暴力等方式来维护信仰的纯洁。大部分的穆斯林父母担心子女被吸毒、酗酒等美国不良青年文化所吞没，事实上，这是两种观念——伊斯兰传统社会要求的服从、守贞与美国社会所宣扬的个性、性解放——之间的冲突。

【美】《旗帜周刊》
12月28日

大区选举，最大的输家是萨科齐

12月13日，法国大区选举进行第二轮投票。由于左右派联合阻击极右派国民阵线，在本土13个大区中，右派在7个大区获胜，左派拿下5个大区，国民阵线全面溃败，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在任何一个大区获胜。法国全民参与的地区选举是2017年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次选举，通过这两次投票的情况看，最大输家其实是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2007年，萨科齐本人足以阻挡极右派国民阵线，2017年，他可能要面对那些对他5年任期表现失望、而且对他复出政坛更加失望、并转而投票给国民阵线的选民。许多法国选民为了迫使萨科齐实现他多年前许下的承诺，故意投票给玛丽娜·勒庞，以给政界教训。

【法】《快报周刊》
12月15日

纽约
New York

纽约 圣诞奇景

文 / 庄巧祎

你很难不爱上圣诞节期间的纽约。

纽约的圣诞，部分是世俗的、物质的，像是个美丽的姑娘，为了令你驻足凝望，而用心打扮。你虽知她刻意，却仍被她惊艳、深深吸引。

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亮了起来。12个用缆线缠成的天使亮着银色的光，在广场前的草坪上立着，她们手中的铜管乐器反射着柔和的金光。虽然人潮鼎沸，但走过时看着天使和圣诞树，总有一种空气中飘着祥和音乐的错觉。

从洛克菲勒中心走出来，沿着第五大道，一路的橱窗变成了一个舞台，设计师们用华服、水晶、珠宝、昂贵的鞋与包，创造了一幕幕不同的梦境。你能看到熟悉的童话故事中的经典一幕，还能看到黄金20年代扑面而来的声色犬马与纸醉金迷。许多圣诞元素也常出现在橱窗中，冰雪、圣诞老人、彩条糖果、小锡兵、胡桃夹子、圣诞树等，充满童趣，让人心情愉悦。

有意思的是，这个城市总能在物质与商业中保持着对圣诞这个节日背后意义的尊重与敬畏。曾与友人在无线电城观看圣诞舞剧《圣诞奇景》(Christmas

Spectacular)。该剧自1933年诞生以来就在不断进步，现在已经加入了3D元素，投影大屏幕与声光电高级技术的配合，让它至今看来仍是名副其实的奇景。

在剧中，你可以看到火箭女郎性感的踢踏舞，坐在台下的座位上，也能跟着舞台上的她们，在仿真的红色观光巴士上“游历”纽约。你还能看到整齐划一的玩具锡兵大摆阵、可爱的动物版《胡桃夹子》、圣诞老人神奇分身舞，以及两个小朋友在圣诞礼物盒中徜徉，看着礼物舞蹈互动的友爱场面。这样的大场面大制作，结尾处再现耶稣诞生神迹，引得台下掌声雷动。

而在梅西百货，今年橱窗主题是《查理布朗的圣诞节》。孩子们在橱窗前指着憨态可掬的史努比、查理和他的小伙伴们快乐地打闹着，不远处还能听到救世军机构的志愿者们筹集慈善捐款的摇铃声。

这一部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动画片今年正好庆祝诞生50周年。向小圣诞树展现同情与爱的查理，收获了一个平安喜乐的圣诞节，也得到了朋友们的爱和友谊。这个充满童趣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圣诞所代表的爱、希望与善意。

耶拿
Jena

德国 圣诞市集

文 / 周骞子

热闹的10月啤酒节才过去不久，德国人就开始为圣诞节做起了准备。各个城市的广场上搭起了一间间可爱又温馨的小木屋，人们带上家人或三两好友，在这里吃着小吃，喝着热酒，听着音乐，聊着天，又或穿梭在这些挂满彩灯、糖果和圣诞饰品的小木屋间选购圣诞礼物。最开心的还是小朋友，他们吃着巧克力和姜饼，和妈妈登上摩天轮，和爸爸开起了碰碰车，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坐着旋转木马。

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市集了。

从11月底到平安夜当日的德国圣诞市集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游客们不畏严寒，纷纷踏上这片土地，亲身感受德国浓烈的圣诞气氛，参加这来自日耳曼民族的狂欢盛宴。

柏林、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的圣诞市集更是世界闻名，不仅规模庞大，商品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而且还带有中世纪的特色，仿佛人们真的走在了中世纪的欧洲街道上，身旁的打铁匠和木匠正专心致志地完成自己的作品。在漫长又寒冷的冬日里，德国人在温暖又热闹的圣诞市集里等待着圣诞节和新年的到来。

图林根州有一座小城叫耶拿，她并不出名，却也孕育了一些灿烂文化。席勒、黑格尔还有施勒格尔兄弟曾在这里的耶拿大学任教，马克思曾被耶拿大学授予博士学位，著名的卡尔蔡司公司和肖特公司也在这里诞生。

这是一个安宁又静谧的小城。圣诞市集的到来，也为这个小城注入了一些活力。耶拿的圣诞市集没有柏林的喧闹，没有德累斯顿的拥挤，没有慕尼黑的繁华，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地方。你可以在古老而充满韵味的广场上漫步，而不会被挤得迈不开腿；你可以欣赏远处传来的钟鼓乐声，而不会被各种尖叫声、音乐声和吵闹声包围；你可以沉醉在身旁的火树银花里，而不会被灯光照晕了眼。

小朋友们可以尽情体验骑马、射击、钓小鱼、走迷宫，而不必像在大城市那样为此排上半小时的队。尽管这里的特色小吃不多，却可以尝到最地道最美味的图林根烤肠，它和啤酒一样，是德国的重要标志。一旁的教堂就这样静静地伫立着，观望着这里的人们安静和热闹的日子，正如她几百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



卢志强豪捐7亿成捐赠榜亚军

这无疑在今年最大一笔捐向中国大学的善款

文 王燕青

12月21日，201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29位的富豪、中国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卢志强向复旦大学捐赠7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复旦大学创建一流大学的努力。这无疑在今年最大一笔捐向中国大学的善款。

而在去年，潘石屹、张欣夫妇和陈启宗、陈乐宗兄弟分别向哈佛大学捐赠1500万美元和3.5亿美元，分别创下了国内和国际大学捐赠善款金额纪录。不过，这两笔捐赠都与中国大学无关。

无论是向美国大学还是向中国大学捐款，这本身都值得鼓励。但就捐款的功效而言，那些流向中国本土大学的捐赠善款，无疑更能让中国教育受益。

老生常谈，国家竞争取决于人才，人才竞争的根本在教育。11月5日，国务院开始规划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拟定2016年开始，每5年一个周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高校都力争在2020至203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国家财政资金、社会捐赠成为建设资金投入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各个高校校友的捐赠。显而易见的是，有钱了就可以聘请高水平教授培养高水平的学生；学生毕业后成为社会杰出人士又可以反哺母校。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卢志强与复旦大学的关系也正是如此。1992年，卢志强进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95年，卢志强创建光彩事业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光彩集团”）。3年后，光彩集团借壳南油物业成功上市。

卢志强的7亿元捐款中，5亿元将用于“复旦泛海中心”的基本建设项目；5000万元将用于设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泛海发展基金”；5000万元用于设立“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发展基金”；5000万元特别设立“复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泛海发展基金”；5000万元将用于设立“复旦—泛海助学金和学生海外交流奖学金”。他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对自己的培养和企业做大做强做出影响力的愿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本次捐赠之前，卢志强已经累计向复旦大学捐赠了4000万元。加上这次的7亿元，他的捐赠总金额达到了7.4亿元。这让他跃居2015年中国大学最慷慨校友排行榜亚军位置，仅次于北京大学校友、中坤集团黄怒波。截至

2015年，黄怒波累计向北京大学捐款10亿元。

而复旦大学因为有了卢志强的这笔捐款，其在获得校友捐赠资金总排行榜上的名次也超过中国人民大学，排在第4位。截至2015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分别以20.17亿元、13.89亿元、11.29亿元位居总排行榜的冠亚季军。

与美国大学的捐赠情况相比，中国的大学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今年1月非盈利机构美国教育援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公布的美国高等学府受赠情况年度调查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参与该调查的所有大学总共收到375亿美元捐款，创下了历史新高。而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公布的《2015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高校合计获校友捐赠为21亿元（约合3.2亿美元）。

中美高校来自校友的捐款金额相差近120倍。恐怕这既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的客观体现，也是中美两国教育质量相差甚远的现实。有趣的是，中美大学校友捐赠金额差距远远大于中美两国经济规模。按照公开数据，2014年中美两国以GDP计算的经济规模总量相差70%左右。其中，中国GDP为10.4万亿美元，美国GDP为17.4万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大学校友捐赠金额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值得期待。▲

全世界顶尖大学都有完善的校友捐赠系统。据公开资料，哈佛大学来自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捐款超过364亿美元。

宋鸿兵 被打的畅销书作家

对于宋鸿兵，争议从未停止

文 张笑晨

12月12日，《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在太原演讲时被围攻，现场一片混乱。人群一浪浪地挤向在保镖掩护下的宋鸿兵，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平常衣着整齐的宋鸿兵脸色苍白，不知所措，西装从背后被撕成了燕尾服。

穿着礼服的女主持人吓坏了，拿着麦克风大喊保安，人群中不断传来脏话。宋鸿兵见状开始自己寻找去路，但还是没能逃出去，从讲台的一侧被推搡到另一侧，又被包围，寸步难行。

宋鸿兵遭到围攻并不是由于当日的演讲内容，而是因为他曾在去年10月31日为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以下简称“泛亚”）站台，而“泛亚”于2015年8月宣布进行重组并停止委托受托业务。罪魁祸首的日金宝是“泛亚”旗下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宣称年化收益13%，卷走了22万名投资者的430亿元资金，无法兑现。

宋鸿兵1994年到美国美利

坚大学修习教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公关、医疗、电信、信息安全、政府等多个行业的工作，最终进入美国第二大按揭公司房地美。1997年，远在美国的他目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影响。“直觉告诉我，金融风暴的背后肯定有只无形的手在操纵，但是我没有证据，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寻找和积累，我开始了自己的拼图游戏”，这场“游戏”有意无意之间为《货币战争》进行了一次大梳理。

宋鸿兵在书里把矛头直指美国，唱衰美元，认为一小撮阴谋家控制金融市场，主导了20世纪历史上的众多大事件，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并宣称中国应该重回金本位，严防国际银行家入侵，以免中国经济受到外国势力操控。

一年后他回国创建环球经济研究院，随后开始收获商业上的成功，多次为不同的活动站台，并于2009-2013年间出版4本《货

2007年，《货币战争》结集出版，首印20万被一抢而空，到2009年2月已达到第25印次。

币战争》的续篇。

对于宋鸿兵的争议从未停止，耶鲁大学陈志武评价，《货币战争》中的“阴谋论”让人读来很过瘾；胡祖六认为其“简单的出格、歪曲的离谱”、“谬误甚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郎咸平则戏称要把《货币战争》和《还珠格格》一起看；梁文道更是撰文直斥其抄袭。

去年为日金宝站台的时候，宋鸿兵做了名为《互联网时代下的金融改革创新》的演讲，他说“泛亚这个模式我认为也可以叫互联网金融。这些互联网‘宝宝’能不能投资，能投资。它提供的收益率大概是4%、5%，对于普通老百姓或没有其他投资方法的人来说，这个已经非常好了”。

12日，怒不可遏的太原群众举着写有“学术小丑、站台泛亚、坑害百姓”的纸张，愤怒地冲向被称为“国际金融学者”的宋鸿兵。当天他坦言自己也是“受害者”，也开了户。推搡过后，宋鸿兵写下一份道歉承诺书。一天后，宋鸿兵发布微博，说自己是在被威胁的情况下手写承诺书，因此不会履行相关内容，并已向太原警方报案。几日后宋鸿兵又将相关的说明微博，以及当天连发的5条俄罗斯见闻一并删除。

一代畅销书作家，却沦为众人口中的“学术小丑”，其背后的辛酸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杰夫·威廉姆斯会成为库克的接班人吗？

“他是我共事过的最优秀的运营高管”

文 林繁



苹果公司终于要给杰夫·威廉姆斯 (Jeff Williams) 名分了。日前，苹果官方宣布，由杰夫出任 COO (首席运营官)，正式成为蒂姆·库克之下苹果的第二把手。

对于 COO 这个职位，杰夫实在等得太久。自从 2011 年原 COO 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首席执行官) 后，这个职位已经空缺了 4 年。职位虽然空缺，但活儿大都让原本负责运营的高级副总裁杰夫包了。事实上，早在 2013 年，杰夫就曾以 COO 的身份来中国，处理 iPhone 4 和 iPhone 4S 在华售后服务的公关危机。接管了大部分 COO 的业务和职责，杰夫被称为“克隆版库克”。

杰夫确实也值得这个名分。论资历，杰夫 1998 年加盟苹果出任全球采购主管，2004 年获任负责业务的副总裁，2010 年被任命为高级副总裁。他领导的团队负责全球的终端对终端供应链管理，确保产品符合最严格的质量标准。

论功劳，杰夫和库克对于供应链的灵巧处理一直是苹果取得丰厚利润的关键。2007 年苹果推出 iPhone 进军手机市场，杰夫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后他便负责 iPod 与 iPhone 的全球具体运营。更为传颂的是他与海力士等供应商签下 12.5 亿美元的闪存订单，确保了当时 Nano 能够按时生产交付。

论能力，乔布斯在位期间，杰夫被称为他的“九虎将”之一。库克也一直对杰夫青眼有加，1998 年，当库克加盟苹果时，他打的第一轮挖人电话里就包括了他在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的旧同事杰夫。公布新 COO 人选时，库克更是盛赞说：“杰夫是我共事过的最优秀的运营高管。”

论个人魅力，杰夫是个严肃而低调的高管。他在被任命为公司管理层之后，还依然开着一辆右后车门坏掉的破旧丰田车。同时，他还一直在努力提高苹果代

工厂员工的待遇，改善代工厂工作环境，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过去一年，杰夫把主要精力放在了 Apple Watch 上。2013 年，当库克决定推进 Apple Watch 项目时，他让杰夫与苹果 CDO (首席设计官) 乔纳森·艾维密切合作，将这款产品推向市场。不同于 iPhone，苹果一直没有公布 Apple Watch 的销量，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及的时候，杰夫仅回答说“需求量除以供应量大于 1”。

过去的 6 个月，苹果股价下跌了 14%，12 月以来更是持续下挫。此次任命杰夫为 COO 对苹果来说无疑是一次重要调整，这意味着库克可以进一步退出供应链的管理工作，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战略层面的决策上，把运营工作安心交给杰夫。

接棒库克成为苹果第二把手，杰夫被外界称为“库克接班人”。确实，杰夫和库克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工程师出身，都在杜克大学拿到学位，早期都曾在 IBM 工作，后加入苹果，工作范围都是供应链和营运方面。

但光凭这些就预言杰夫将接班库克，未免言之过早。苹果一位资深高管私下表示，目前高管团队中有很多人都有实力候选未来的苹果 CEO。再加上 IT 产业瞬息万变，苹果的未来怎么样、将由谁领军，还真难下定论。但无论如何，杰夫的加入，终于让苹果的“首席”领导层完整起来。

杰夫对 Apple Watch 充满信心，他认为“技术必然会向人类的身体转移”。他表示，他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别人做的手表怎么样，而是将精力放在提升产品的体验上。毕竟，苹果的竞争对手是苹果。



穆里尼奥 “上帝之后”最特别的那一个

12月17日晚，俱乐部官方宣布正式解雇主帅，穆里尼奥在切尔西的“二进宫”就此谢幕

文 黄小刀

2015年岁末的国际足坛头等大事，在笔者看来，不是布拉特普拉蒂尼这些圈内大佬们的“禁足”8年，也不是巴萨的年度第5冠，而是何塞·穆里尼奥这位性格教练，在蓝桥又一次被炒了“鱿鱼”。

前两件事都在意料之中，唯独穆里尼奥的下课让人有些始料未及。败给莱斯特城之后，切尔西前16轮比赛居然拿到了9场败仗，离降级区只差1分，距离榜首更是差了20分。也许是卫冕冠军如今任人宰割的境况太过难堪，前几天还表示会无限支持主帅的阿布终于落下了那根也许已经收回的大棒——12月17日晚，俱乐部官方宣布正式解雇主帅，穆里尼奥在切尔西的“二进宫”就此谢幕。

一位以卫冕者姿态征战新赛季的冠军教练中途下课，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心塞的事，然而更令人心塞的是穆里尼奥掩面离开斯坦福桥的场景。换作以前，但凡出现在公共场合，无论成功或失败，

穆帅永远都是一副自信、强硬甚至带点傲慢的神色。第二次入主蓝桥的时候，穆里尼奥说，我希望可以在切尔西执教10年。球迷一度憧憬着一个属于切尔西的“弗格森”就此诞生。可惜，还不到3年，穆帅和球迷的愿景就都化成了泡影。

还是一样的教练，还是一样的球员，几个月前还是见神杀神、见鬼杀鬼的巨人，几个月后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支球队到处被人欺凌。球迷无法理解，其他球队也无法理解，可能切尔西的老板也理解不了。真正知道真相的只能是当事人。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穆帅身上并非第一次发生。3年前的皇马，同样的情景就出现过一次——球员们不再支持主帅，于是主帅被迫下课。那是穆帅第一次与弟子公开决裂。没想到两年后穆帅居然又来了一次，还是在最受球员和球迷爱戴的斯坦福桥。

从君临天下风光一时，到最后灰头土脸落寞收场，这两个3年，穆帅似乎在经历着一个轮回，一个惊人相似的怪圈。球迷实在不解，穆帅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的，球迷习惯了穆里尼奥的成功。他似乎永远都是一个胜利者，不是取得了成功，就是在取得成功的路上。从小翻译到带领大国际拿到三冠王，穆帅的教练生涯一步步达到顶峰。从掀翻巅峰期的巴萨到拯救不断下滑的切尔西，穆里尼奥依然不时地展示着自己的魔力。

可是这次“下课”让大家忽然意识到，穆里尼奥也会失败。曾经让顶级球星俯首帖耳誓死追随的穆帅，近些年却不断地与队里的头牌闹得鸡犬不宁。连一直被坊间拿来说笑的“穆三年”，在经历了皇马和切尔西两个失败的3年后，也俨然成了一个魔咒。

当然，穆里尼奥不会承认自己失败，他会说他带领皇马一个赛季拿到了100分，打进了121个进球，他会说这几年来他拿到了多少个联赛冠军、多少个杯赛冠军。

不过，竞技上的成功或失败从来都是过眼云烟。穆里尼奥更大的意义，是开创了一个足坛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个教练可以比整个足坛最大牌的球员还要大牌，比最耀眼的球星还要耀眼。一个教练，可以成为整个足坛的中心。穆里尼奥是做到这点的第一个人，也是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上帝，上帝之后就是我，我就是特别的那一个”，也许从说这句话的时候开始，穆里尼奥就注定写进了历史。 



热词



爱心二维码

是一种为老人或孩子免费制作的二维码，以胸卡的形式派发。如果老人或孩子走失，好心人只需用手机轻轻一扫，就能马上显示老人或儿童的家庭住址与联系人，从而更快地联系到他们的家人。

爱心二维码的图案是两个指纹交错形成的心形，卡片由两行文字和一个二维码组成，信息里还有老人的病史，如果老人出行的时候发病，救护人员还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老人的疾病情况及时施救。中山市萤火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南方日报中山记者站新媒体部，将一同推出爱心二维码公益项目“扫一扫，送我回家”关爱行动。

剁手城市

全球最大电商平台亚马逊通过自身大数据发布了中国 2015 年以来海外购消费额排名前 10 的中国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深圳、成都、苏州、武汉、广州、宁波，但这 10 个城市消费者海外购所热衷的品类则有显著差异。除了共同青睐的鞋靴外，北京人更注重购买海外的健康产品，如空气净化器、吸尘器、自来水过滤器等。

乌镇红利

是指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乌镇而释放的经济红利，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红利”不仅惠及乌镇，而且也给嘉兴乃至整个浙江带来巨大影响。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一年来，“互联网+”在桐乡和嘉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并且有力推进了嘉兴的“两化融合”，使“互联网+”成为嘉兴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巨大影响也惠及了市民。世界互联网大会使乌镇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智慧小镇。目前，桐乡市已率先实现了 4G 网络多制式全覆盖，免费 WiFi 覆盖全市重点场所，光网固定宽带实现“百兆到户，千兆进楼”。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乌镇已拥有 20 条万兆级光缆接入，做到了“千兆进户，重点区域千兆到桌面”，网络基础设施已领先全国。

代写生意

岁末年终，各类代写生意火爆，几乎成为每年的一种“新常态”。“经验丰富”的“枪手”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代写公司、部门、个人等各种年终总结。尽管多数人对此谴责不断、骂声一片，但依然无法遏制代写生意的“持续火爆”。顾名思义就是为公司、部门、个人代写各种年终总结报告等现象。

数字

590 万元

一封带有毛泽东和朱德亲笔签名的英文信件在伦敦一场拍卖会上以 60.5 万英镑（约人民币 590 万元）的天价被一名中国私人藏家买走。据 BBC 报道，这是 1937 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写给英国时任工党领袖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一封信，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称这封历史信件中毛泽东的签名“极其罕见”，最终拍出的价格远远高出拍卖方 10-15 万英镑的预期。

15 家

苹果官方正式宣布 Apple Pay 将于明年年初登陆中国大陆地区。用户只需在 iPhone 的 Wallet 应用中添加自己的信用卡或者借记卡，即可以利用 iPhone、iPad 等匹配的设备刷卡。Apple Pay 在中国将支持中行、建行、工行、招行、广发行等 15 家银行的借记卡和信用卡。未来还可以将常用的积分卡添加至 Wallet，并换领积分奖励。

1 万元

湖南张家界将于明年 5 月前开放世界最长、最高的全透明玻璃桥，即日起启动全球征文活动。征名的奖励标准是一个字一万元，字数在 10 个以内，“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字样不算在内。此次征文活动仅限微信投稿，征集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要求能全面反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的创新思维和构造特色，通俗易懂，琅琅上口。

7 秒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科学家已研制出一种高性能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氮掺杂有序介孔石墨烯。该材料具有极佳的电化学储能特性，可用作电动车的“超强电池”：充电只需 7 秒钟，即可续航 35 公里。相关研究成果已于 18 日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科学》上。

声音



我觉得忍耐是“姑息养奸”，我忍不下去。至于会把他的收视率炒高，我也心知肚明，但是，收视率是一时的，正义是一世的！何况利用抄袭炒作而来的收视率，有什么可骄傲的？

——日前，**琼瑶**《梅花烙》诉于正《宫锁连城》著作权维权案终审落幕，被告于正被判公开道歉，琼瑶获赔500万。历时19个月的诉讼终于尘埃落定，琼瑶激动表示“正义胜利了”

伦敦的地价比北京要便宜得多。

——《伦敦旗帜晚报》报道称，中国首富**王健林**近期以8000万英镑（约人民币7.7亿元）在伦敦买下一幢顶级豪宅，并以950万英镑（约人民币9100万元）刷新了英国购房印花税

世之君子，志在天下。

——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赠1.3亿美元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简称GTIIT）近日于汕头举行建设启动仪式，李嘉诚专程到场演讲

发生在法国的恐怖袭击非常糟糕，但我们每天都在经历那样的悲剧。在学校里，书上再也没有2加2等于几的数学问题，取而代之的是2把枪加上2把枪等于多少，创意性写作练习则是讲述一个男孩的父亲被当作自杀式炸弹。

——笔名为**Tim Ramadam**的“拉卡正在被悄悄屠杀”（Raqa Is Being Slaughtered Silently）组织活动人士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记录ISIS的残暴行为

西班牙将不再和过去一样。我们非常开心。

——西班牙三十多年来两党称霸政坛的局面被打破，可以党和公民党的崛起改变了一切，对此可以党领袖**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表示



他们吃了26年的菲力牛排，过去两年却只能吃工厂饭堂，肯定不习惯。

——前英超前锋**科利莫尔**如此形容弗格森退休之后的曼联和曼联球迷

视野

100年前的旅行有多耗时间？

现在出去旅行，有时光是花在路上时间就得一两天。如果连这你都觉得像一场噩梦，那让你穿越回100年前，你肯定会哭瞎。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发布的“等时地图”或许能告诉你，在1914年出门旅行是怎样一种体验：人家在路上颠簸的时间可不是按小时算的，那都是按天算的。

这份等时地图以各地与伦敦的距离要花费多少天数区分成6个板块，分别是深粉红色、淡粉红色、米色、淡绿色、淡蓝色和蓝绿色。深粉红色标识的是路途不太遥远的地方，而蓝绿色标识的区域就有点头疼了。在5天的旅程内，当时的旅行者最远能到达俄罗斯的彼尔姆（Perm）；而如果当时的英国国王要到非洲或者澳大利亚看看自家的殖民地，这趟旅程至少将耗时一个月，慢的话甚至要四十多天。

相较而言，去印度就容易得多——伦敦人民到达这个英属殖民地只需要10到20天时间。而旅美的行程就更短了，只需要5到10天左右就够。

这份地图首次出版发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刚刚打响。当时的英国首相是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英国国王还是乔治五世。英国对德宣战，并送出了一批批军队。而在宣战后，英军抵达德国需要整整5天时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军队攻入并占领萨摩亚和德国新几内亚也分别需要数日。



这份等时地图首次出现在约翰·巴塞罗缪（John G Bartholomew）发表的《一份关于经济地理学的图谱》上，同时揭示了铁路的存在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旅程的。在这份地图制作的时候，欧美地区的铁路已较好地融入了社会，游客们的路上旅行也因此变得更加便捷舒适。

据《智慧生活》杂志介绍，西伯利亚横断铁路和印度铁路为商人们的旅行和贸易开启了便捷的大门，欧洲与美国的投资者也得以借此挥洒他们的金钱。

1860至1880年间，印度铁路全长从838英里延长到了15842英里，对年轻的企业家而言，火车票成为了一种炙手可热的商品。

1880年代，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绘制了等时邮政图（Isochronic Postal Charts）和等时航线图（Isochronic Passage Charts）。

而等时地图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最初被运用于交通规划。因为标志了出行所需的天数或周数，人们出门旅行也会将这些地图带在身上。

（摘编自界面网）



深圳

12月21日，广东深圳，救援人员在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失联人员。12月20日，深圳光明新区凤凰社区恒泰裕工业园发生山体滑坡，附近西气东输管道发生爆炸。截至22日15时，滑坡灾害失联人数为76人。
图/张志韬



北京

12月20日，北京，模特们身涂彩绘隐身于背景之中，展示中国艺术家刘勃麟的作品“冬季”。刘勃麟试图通过作品呼吁人们关注环境污染问题。

图/Kim Kyung-Hoon





土耳其

12月15日，土耳其凡城，严寒天气使得穆拉迪耶瀑布形成美丽的冰瀑景观。



五粮液 | 2015 中国魅力人物
THE CHARISMA AWARD

穷则独善其身，

岁末又至。又是告别的时节。

多年以后，回首 2015，你会想起什么？股市浮沉录；创业潮；一带一路；全面放开二胎；专车改变生活；国足再次折戟；ISIS……或者，对芸芸众生而言，更有可能的是自己经历的某些生老病死，欢聚与别离，抒怀与郁结，甚至是看过的某一场电影，路过的某一个人，喝过的某一顿酒，春花秋月、朝露夕照的某一刹那。

生活在此时此地，在此情此景，哲学家陈嘉映先生今年新书里提出的问题尤其值得考量：何为良好生活？

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己”。中国传统学问的精神，也在于此。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的成己之学，不只是经济学所理解的自利，也不只是生物学所提出的自私的基因，成己之学，也是天下之学，更进一步，即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一种自我完成，在其背后，则是道与义在做支撑。庄子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当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但如果囿于形式，缺乏道义，就容易流于自私与自利。

这也是礼义陵夷的时代症结的内因，一是沉溺于自利，二是寄望于外力。钱穆先生在《人生十论》中提到：“要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态，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态相结合，流弊所见，便形成现社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



程维 / 商业



张劲 / 商业



屠呦呦 / 科学



贾樟柯 / 导演



秦朔 / 传媒



徐冰 / 艺术



崔健 / 音乐人



廖凡 / 明星

达则兼善天下

本刊编辑部



路内 / 作家



刘慈欣 / 作家



陈嘉映 / 学者



马东 / 传媒



老树 / 艺术



邓仪 / 民间



许晴 / 明星



广州恒大 / 体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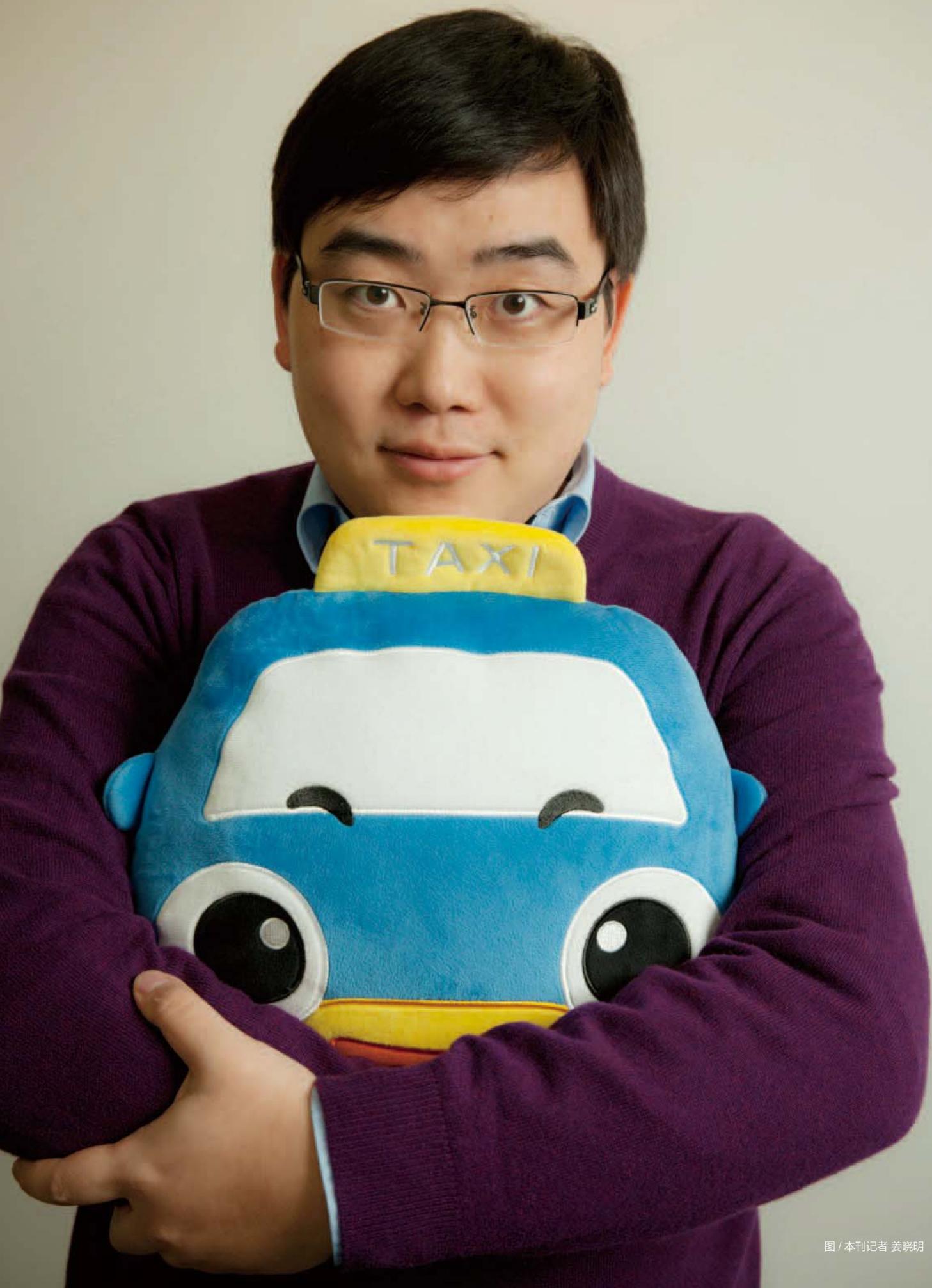
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现象。”余英时先生在论及百年来世风时则说到了另一点：“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面……这种想法的后面不但存在着一种急迫的心理，而且也透出对政治力量抱有无限的信任。”

重新追问“何为良好生活”的关键词，在于“良好”而非“美好”。良有善之意，与美德相关，而美则缺此“德”，失其根基。所以我们提倡良好，期望的是“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

“魅力人物”的要义所在，就是能继往之精义同时又能开风气之先，身体力行，凭借自己的努力塑造出独树一帜的人格，识义理又有事功，并能对世道与人心产生积极影响。比如程维的创业，带来了新的共享理念并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再如屠呦呦的发现，挽救了全世界上百万的生命。对自身事业和理念的坚守，给世界带来了积极的改变，这就是其魅力的体现。

这些人的行业不同，方法不一，但背后的东西是一致的，都是先从自我完善开始。如陈嘉映先生所言：“我们不想变成一个普遍的大写的人，我们只是要作为个殊者变得更优秀、更丰富，并使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整体变得更优秀、更丰富。”

因此，对于努力追寻良好生活、努力达成理想中的自己的人，我们需要报以祝福和褒扬。这是一个社会能持续向上的根基所在。



BUSINESS / 商业

程维 打车软件是顶级直道竞速赛

一年前在西藏,程维对着掌握一车性命的司机说:“把命交给你,到拉萨目标不变,但路径可以变化。”他只知道目的地在拉萨,要看清楚的是眼前一百米的路。这就很像创业,要是想很久,机会就不是你的了

本刊记者 冯寅杰 发自北京 / 编辑张欢 rwzkshangye@163.com

2015年年末,滴滴刚搬入北京上地的新总部。橘色的开口笑 Logo 是这栋大楼的新标志,即使是在雾霾笼罩的天气下也不会难以找到。

这是一家创业仅仅3年的公司,却赶上了互联网O2O的大潮,随即成为舆论风向标,将中国人最关心的出行话题、与国外模式的斗争和如何成为未来伟大的公司紧紧捆绑在一起。

在刚刚结束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滴滴创始人程维和张一鸣(今日头条的创始人)成为与习近平合影的互联网大佬中仅有的两位80后。站在他前面的是前“首富”丁磊,不远处是刘强东和杨元庆,混迹在一堆“老人”中间,并不突兀,反而多了一份80后少有的低调沉稳。

程维一直想成为把握自己命运的人。

滴滴的命运

多数时候,程维是那个长相白白圆圆、态度谦逊有礼的老大。2012年创业前,他的履历是在阿里巴巴B2B业务部工作了6年、支付宝两年,最高做到事业部副总经理。“最年轻的主管、最年轻的经理,管理过很多城市的业务,阿里巴巴北京分公司是我们筹建的,我是负责人。”程维告诉记者。在管理上,他有着明显的阿里风格。“营销出身,激励团队的时候感染力很强。”经纬创投的管理合伙人徐传陞如此评价程维。

程维在滴滴主要负责“两头”——战略和产品体验,这既有他作为老大必须冲锋陷阵、亲力亲为的因素,同时也时刻存在被“敌人”歼灭的危机感。

程维喜欢用“血海狼窝”来形容滴滴的处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反复使用这个词。“我们每天都都很焦虑,滴滴是一家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公司,出生在血海狼窝里,生下来就面临激烈

的竞争。”过去几年里,滴滴确实有好几次处在命运的转折点上,例如创业之初多方的质疑、补贴大战时的提现风波、与竞争对手快的合并以及最近与海外巨头Uber的直面竞争。

一位与程维熟识的投资人告诉记者,O2O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它生长于互联网,却又偏重线下,重资金、重规模,拼速度也拼消耗,这与以往的互联网经验完全不同。过去周鸿祎讲快速迭代、小步快跑,这是因为以前允许一个长期的项目在周期内优化调整。但现在速度太快,你要有随时调整的能力。比如打补贴大战,融资慢一步,提现跟不上,第二天马上完蛋。

现实要求程维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且每一步都必须比别人快一拍。

这位出生于江西上饶的小镇青年此前从没有真正把握过自己的命运,他既有过高考“失利”的挫败感,也曾为工作担忧与犹豫。但缔造了滴滴之后,他发现凭借这款产品创造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就已经足够承载他对世界的梦想。

程维说打车软件的时间窗口只有3个月,在任何一点、任何一个小的战役上面失败了,滴滴就死了。这并不是开玩笑,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从没有一个领域的竞争如此惨烈。

2015年春节,打了3年的滴滴与快的宣布合并。营销出身的程维和技术出身的吕传伟成了“自家兄弟”。剧本从内斗变成了对外——虎视眈眈的海外巨头Uber。

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程维把精力用在如何融合两家公司。从曾经“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到如今江山一统,团队的背景和文化都不相同,磨合需要时间。

也有人非常看好1+1>2的模式。作为滴滴的投资者之一,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符绩勋对记者强调了这一点:“并购后最大的挑战在于两个团队的梳理。”符绩勋认为,滴滴和快的合并并不

同于其他合并案，两家公司整合聚拢的资源将产生领域的绝对领军者，有希望出现下一个千亿美元级的公司。

2015年9月9日，在成立3周年之际，与快的合并半年多的滴滴打车正式宣布启用新的品牌和标识，“滴滴打车”更名为“滴滴出行”，新Logo是扭转的橘色大写字母D，形似开口笑。随后市场也给予了新公司165亿美金的高估值的“嘉奖”。

“程维是那种看上去谦逊有礼、但很坚定执着的人，他也不会轻易把情绪写在脸上。”一位投资人告诉记者，即便是在滴滴和快的竞争最凶的时候，程维和吕传伟私下也没有“反目成仇”，两人经常在肯德基见面，聊聊对行业的看法。

合并后的滴滴员工目前已经超过4600名，他们分布在临近上地的几栋大楼里，最新的数字山谷写字楼则是总部，程维和柳青的办公室都在这里。和多数互联网公司一样，滴滴的员工也承受着高压，他们的工作时间普遍是“朝九晚九”，即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

通常，程维会通过内部沟通淡化这种压力。他是典型阿里风格的管理者——定战略、带队伍，高举高打，管理风格和思路是典型的“价值观输出”，以期降低成本。

在公司的组织架构上，滴滴是一个树状的庞大结构，管理团队每天面对的是跑在路上的几十万各种车辆和数量更多的司机。这要求总部成为一个实时精准的云端调度引擎。

阿米巴资本投资合伙人李治国曾经因为滴滴缺乏技术研发

团队而转投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程维对技术缺乏了解。事实上，滴滴早就成立了一个大数据研究院，“我们把所有的交通工具、需求连接上来，它决定了整个城市的效率。这对大数据有极高的要求，超过已知的所有互联网形态。它是一个复杂的、人工智能的思考，所以需要结合全球最顶尖的工程师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从中看到Google或是苹果的影子。

能否成为一家Google或是苹果那样的伟大公司，这样的话题是在柳青加入滴滴以后开始被热烈讨论的。

程维成长于拥有电商基因和创新精神的阿里巴巴。而柳青则是典型的西方制度化的管理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在高盛做投资做到高级副总裁，拥有一整套严丝合缝的思维体系和管理哲学。柳青加入后，许多人认为滴滴的风格自此朝向国际化。

“既有梦想又脚踏实地，既有格局又有执行力。她带来的东西很多，视野、国际化、资本市场上的能力。”程维这样评价他的搭档，这位谈判桌边最强有力的帮手如今因身患乳腺癌而调整休养。“恢复得非常好，前两天她还告诉所有人，我要回来了，汇报的程序不变。”

柳青加入滴滴前，管理团队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藏旅行。“我们比较冲动，晚上不睡觉开夜车，要是开沟里就都死了。路上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只知道目的地在拉萨，要看清楚的是眼前一百米的路。这就很像创业，要是想很久，机会就不是你的了。”一位滴滴的老员工评价，程维是一个守正出奇的人，最



2015年9月10日，辽宁大连，程维（中）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嘉宾围绕“数字颠覆者”话题进行讨论

大的优点是善于生存、善于合作。

过去，程维是个不善于把握自己命运的人，所以他谨慎、守正。而现在他似乎充满欲望，且更有力量。

自 2015 年 8 月以来，滴滴官方先后公布入股东南亚打车软件 GrabTaxi、印度打车软件 Ola、美国打车软件 Lyft 以及国内的饿了么。无论是为了支撑估值还是围追堵截竞争对手 Uber，手握 40 亿美元现金储备的滴滴有了布局打造生态系统的巨头架势。

“我们出了中国，竞争力不强，作为新一代互联网公司，滴滴有可能在这里面探索一点经验出来。之前所有人都觉得北美的竞争结束了，我很明确地告诉大家，美国的竞争不充分，比赛远远没有结束。除了北美，还有东南亚和印度。现在滴滴投资的企业总共有 70 亿美金的现金储备，滴滴有三十多亿美金，Lyft 有 15 亿美金，GrabTaxi 有 10 亿美金左右。”

身在丛林身不由己，80 万元人民币起家，创业 3 年估值 165 亿美金，程维发现这是顶级的直道竞速赛，没有拐弯，比的是绝对速度。但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生存能力很强，团队之间彼此依靠。

一年前在西藏，程维对着掌握一车性命的司机说：“把命交给你，到拉萨目标不变，但路径可以变化。”如今来看，他赌对了。

对话程维

在全球战场上与美国一线公司较量

人物周刊：你是个小镇青年，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

程维：我上大学之前没有离开过家乡，和很多人都一样，但一心想考到北京去。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小镇上长大，江西上饶下面的铅山县河口镇。河口是长江的码头，因为靠着一条支流叫信江，所以有很多的商船，是明清的四大古镇之一。我高考不成功，高考时数学有一面卷子忘了做，后面 3 道大题五十多分，所以我数学只考了 72 分，这是个意外。我妈妈是数学老师，数学是我最好的学科。出来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完了我失败了，我妈那一刻表现得非常淡定，她说没关系，没有一丝惊慌。

最后我还是考到了北京，一个普通高校。我很快就不想这个事了，包括后来还有很多类似的经历，但都不遗憾，我很乐观。

人物周刊：毕业后怎么从业择业的？

程维：在小镇的时候很难规划人生，看不清楚社会，也看不清楚自己，怎么把握命运？只能随波逐流。我做过很多工作，一开始做保险，很努力但不成功。后来是一个国内著名的医疗机构招聘经理助理，要去上海。可到了地方我就傻了——足疗店。内心纠结了 5 分钟，最后还是上去了，干了三四个月，觉得这肯定不是我的未来。接下来又换了很多工作，不掌握命运。2004 年，阿里巴巴在上海开了一家分公司。我就自己找上门去面试，我是上门的。第一次想要干什么，把握命运了，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

人物周刊：是什么原因决定要创业？

程维：在阿里的高速发展期，我在里面学习和成长。在阿里巴巴我们做的是 B2B 业务，1500 元的底薪，最基础的客户代表。在互联网公司，我如鱼得水，做了 8 年一直在升职。2012 年，我看到这个行业的风起云涌，那些跟支付宝合作的电商、团购在那个时候崛起，竞争非常激烈。我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他们的沉浮，内心非常激动。我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想了很多项目，打车是最后决定做的。但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它是干嘛的？我跟司机交流，说给你弄个手机装个软件，司机回答说没手机。当时只有 20% 的司机有智能手机，更不愿意为了装这个东西，花流量的钱。

人物周刊：你们是如何说服司机使用你们的产品？

程维：很多公司在发展初期送手机，但都失败了。滴滴是很少的不送手机的公司，我们要让司机能够高效工作，能最高效地接到更多的订单，更多地赚钱，所以硬件不是最关键的，所有的力量应该集中在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层面。

一开始我很努力地去尝试说服司机，我亲自去说，更难的是说服公司，北京当时有 129 家出租车公司，我们谈了 100 家，没有一家愿意跟我们合作。他们都问，北京有 96103、96106 这些叫车平台，你是哪来的？你有没有政府的红头文件？我很努力地去跟司机讲，互联网帮助很多行业改变，但是出租车很传统，一百年前怎么做现在还是怎么做，唯一的变化就是路越来越堵，油越来越贵，收入却不能增加。司机一开始很抵触，觉得是骗子，是想赚他的钱，效果很差。说服没有用，后来我们就改策略了，去寻找那些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司机，让他们能够赚到钱，就会影响别人往这边靠拢。司机都是凌晨 4 点钟就出来，白天早高峰人家最忙的时候不会理你的，我们就在凌晨去找他们。我们有一批非常棒的团队，一点一点地教育这个市场。北京刚上线的时候，只有 16 个司机。我们很兴奋，后

台可以看见到底有多少人打开我们的软件，但到了第二天就没剩几个了，最后就没有了。因为没有订单，打开滴滴发现没有订单，而且很耗流量。

人物周刊：怎么渡过那段困难时期的？

程维：最早我们在北京创业，担心北京监管严，所以还派了几个最得力的兄弟去深圳开拓业务，万一北京被叫停了，特区深圳还在。结果上线两个月深圳反而被叫停。后来打车软件在全国各地非议四起，很多地方要么政府推出打车软件，要么政府直接叫停。很快巨头就进来了，随时不知道就被谁吃掉了。腾讯、阿里都盯着这个事情，百度地图里面也有打车功能，而且资本也很充裕，我们一直被挑战。这个市场就是这么残酷，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任何一个小的战役上面失败了，滴滴就死了。

人物周刊：投资者怎么看待这场“战争”并给予支持？

程维：我们的股东每次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我们经历这些挑战，永远像是在过山车。一关接一关，这种感觉需要强大的心脏。先是补贴大战、红包，再后来就是合并了。补贴大战也是打得非常纠结，年底要做专车，之后就合并了，年初又与Uber、神州开始竞争。拼车软件、顺风车、移动巴士很快也都出来了，这些行业的布局要做，还要融资，根本停不下来，一件事没做好可能就不行了。互联网的特点其实是迭代能力，滴滴是规划出来的，第一天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最远的目标只有前面一百米。

人物周刊：在国际化上，柳传志、马云、马化腾都和你有过交流，他们各自给了什么样不同的意见？

程维：他们都跟我讲先不要那么早地去国际化，但我还是比较坚持走出这一步。他们说滴滴3年不到，太早了，就像小孩还没长大。不是不需要国际化，而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时代越来越快，窗口期如果我们不去布局，再过一年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还是走出去了。跟人家合作，会有更大的视野，除了北美，还有东南亚和印度。印度有10亿人，东南亚有3亿人，北美有3亿人，各地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首先带过去的是资本。现在我投资的企业总共大概有70亿美金的现金储备，滴滴有三十多亿美金，Lyft有15亿美金，GrabTaxi有10亿美金左右。最终本土化会赢，因为更专注，更懂用户，迭代更快。

人物周刊：腾讯和阿里的支持加速了这个行业的快速发展？

程维：腾讯和阿里现在都在背后支持我们，有两个婆婆很不错，这样我们开始跟全世界合作。我不觉得一家企业可以在全世界提供打车这么本地化的服务，而应该是那些本地最了解用户的企业来提供服务。例如印度的人都是在坐蹦蹦，没有在线支付的习惯，连支付宝都没有。每个地方的特点都不一样。中国互联网公司国际化一直都不顺利，这有很多原因。之前所有人都



2015年9月16日，美国纽约，滴滴总裁柳青（左）与美国打车应用Lyft的创始人及总裁约翰·齐默（右）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融合彼此的技术优势、产品开发实力、当地丰富的市场经验与网络资源，为往来于中美市场的用户提供移动互联网出行服务

觉得北美的竞争结束了，我很明确地告诉大家，美国的竞争不充分，比赛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在美国教会了Lyft很多营销的做法，同时也互相学习、分享。现在美国掀起了新的补贴大战，他们的速度增长很快，这算是中国智慧的输出。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国际化最大的竞争对手Uber？

程维：我们现在全球投资，在美国也设置办公室，请了杨致远做我们顾问，帮助我们推动全球化。一开始我们非常重视Uber，天天盯着，后来发现也还好，靠烧钱在跟我们竞争，但烧钱这个手段是滴滴发明的，它不可能靠这个打败我们。而且



Uber 在中国已经烧了 10 亿美金，却只有中国 16% 的份额（数据来源于易观数据，Uber 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近期则宣布中国的市场份额已升至 35%）。我希望滴滴可以在全球战场上与美国一线公司较量。

人物周刊：合并、国际化的本质都离不开人，那么滴滴未来的人才战略是什么样？

程维：滴滴目前有 4600 人，其中有两千人是技术团队。我希望不要因为业务增长很快、团队增长很快就稀释了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原来的文化是简单、开放、激情、独立思考、积极

执行、拥抱变化。这次中美论坛我深有体会，虽然有些地方我们已经追赶上了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但整体来讲还是弱于人家的。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清华、北大的留学去考到美国的常青藤名校，为美国人服务。中国本土找不到同等级别的人才，所以逼着我们去美国招聘。我说中国人最早出去留学是北洋时期，学习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成回来建设祖国。没想到大家学完以后就地服务太平洋舰队了，家里的北洋舰队虽然破一点，但那也是祖国。所以过去一个月里有十几个美国科学家选择回国加入滴滴。

人物周刊：专车的保险机制做得如何？

程维：专车是去年 8 月 19 日上线的，业务发展非常快，我也在不断地拷问自己，我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能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保证安全。我们在建立内部监督体系，我们有从政府来滴滴的官员，从内部先自己监管自己，从主管部门的角度去思考怎样让这个平台更好地去承担责任。一个月之前，我们也推出了新的保险计划，跟平安合作，在滴滴全平台上面，承诺一旦发生风险，不管是司机还是乘客，还是这辆车本身，都会有赔偿。

人物周刊：现在自己出行会叫滴滴吗？

程维：我们内部有规定，核心管理者和产品人员一个月要使用最起码 40 次，如果用不到原则上要辞退的。我们愿意做一个负责任、开放透明的平台，把所有的制度公示出去，到底怎么招司机、筛选司机都有公示。都是市场化的机制，识别谁是好司机，对他奖励；不好的司机，坚决处罚。规范整个群体，并为这个群体去代言，同时怀有敬畏之心。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何为美好生活？

程维：有追求并且能够在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不希望变成一个被财富捆绑的人。我去美国参加中美论坛，马克·安德森跟我交流，全程都是低着头跟我说话，但讲到伊隆·马斯克的时候，他坐直了身体，说这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因为他在引领人类创新；见到比尔·盖茨，他第一个讲的事情就是他很开心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做慈善。你到底为什么创造财富？我觉得应该看到未来的变化。



扫码有礼



张劲

1971年11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雪松资本创始人、董事长，广东省政协委员。1997年，雪松资本在中国大陆投资创立君华集团，其从最初6万元资金起步发展成为目前营收已经超过338亿元的综合性大型集团公司，跻身中国民企500强、服务业100强。2015胡润中国百富榜，排名305位。

BUSINESS / 商业

张劲 唯价值创造至上的产业“黑客”

他是产业“黑客”，以独特的“价值创造”理念缔造出了一个庞大的“雪松产业王国”

本刊记者 巫江 实习记者 郑雅丹 发自广州

张劲开了一整夜的会，在摄像机前，身穿一套别致西装的他依然健谈而激情。作为坐拥多个实业公司、兼营实业与投资的雪松资本董事长，繁忙已经成了常态，但这份不曾磨灭的激情，让张劲不输新一代的创业者。采访在张劲的私人会所进行，也是他每天办公的场所，没有富丽堂皇的摆设，满墙挂着他的收藏珍品，这种独树一帜的装修风格低调而富于内涵，正如这位年轻的企业家，一直默默无闻，却以独特的“价值创造”理念缔造出了一个庞大的“雪松产业王国”。

1997年，张劲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初出茅庐便有着过人的商业敏感度，26岁的他通过雪松资本投资创立了君华集团，经过十几年的坚持与创新，发展成目前营收超过338亿元的综合大型集团公司，跻身中国民企500强、服务业100强。

君华集团是雪松资本孵化出的第一个实业。

在张劲看来，实业与资本必须相互协同，雪松资本首先须有自己的实业基础，在这些基础上，再用资本孵化实业，实业借资本运作发展壮大。雪松资本的主要载体是君华置地，除了君华置地，雪松资本还有更多产业板块。最近5年雪松以敏锐投资嗅觉和战略前瞻性，成功投资大宗商品闭环供应链服务的“供通云平台”、社区O2O领域的“领壹科技”、汽车全服务链条的“车前车后”、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下房地产领域的“君华置地”、金融投资领域的“雪松金融”、产业孵化领域的“雪松投创”等六大板块。这六大板块共同构筑了雪松系的产业版图。

这些产业不论是市场规模还是未来的发展前景，现在都呈现出相当可观的格局。张劲最看重的，是对产业的提前布局。支撑这种布局的，是张劲一直坚持的“价值创造”理念。

发现并弥补商业漏洞的“产业黑客”

了解张劲的人都知道，在生活上和生意上，张劲都善于发现别人难以觉察的缺陷和漏洞。

人们把精通计算机技术，在别人觉得无懈可击的系统上发现隐秘漏洞并发动进攻的人称为黑客。张劲习惯于长期潜心地多角度观察和研究他所从事的行业，看出行业的破绽，所以被朋友们戏称为“产业黑客”。他是以敏锐的感知力在大家习焉不察的产业惯例、行业习俗中发现破绽和漏洞，并展开“破坏性创造”的人。

君华置地解决的是保障房的漏洞，也是张劲作为“产业黑客”最成功案例之一。君华置地的前身是房地产公司，当时张劲提出的观点是“做有品质的房子，做有价值的产品，不片面追求数量，要追求质量。”每一个项目，在当地皆做成标杆。随着房地产市场迈入“白银时代”，整个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房产市场从炙手可热转变为一定程度的饱和，旧的商业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许多开发商决定完全退出房地产行业，或是收缩一般地产等各项业务。一贯秉承“价值创造”的张劲却没有懊恼，凭借过人的商业敏锐度，他开始在房地产行业寻找新的突破点。

张劲将目光转向了保障房。在他看来，中国的保障房、棚户改造区做得并不是很好，住户被无形贴上“穷人”的标签。可良好的生活首先需要尊严，当需求端开始拒绝经适房、廉租房的粗制滥造，他决心让低收入人群住上有尊严的房子。

“我们以前的观点是，你原来没房子，那有房子就行了，这是需求的初级阶段。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是，你不但要有房子，而且你要住上有尊严的房子。把廉租房保障房，做成商品房一样，我们还要有盈利。”张劲说。在追求质量的

我们绝对不能用固有的商业逻辑去探索新的模式。包括你创造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要把整个商业链条重组,这个才叫创造

基础上,商业利润会有所压缩,但对张劲来说,“创造价值本身更具有爆发力。”

“为什么现在很多廉租房品质做得那么差,它是有固有逻辑的。我们对这种固有的商业逻辑进行重组,把设计、建造成本和使用的材料,笈整个金融运作全部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这样才有可能做成一个有盈利而且盈利不算很少的产业。所以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绝对不能用固有的商业逻辑去探索新的模式。包括你创造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要把整个商业链条重组,这个才叫创造。”在君华置地广西南宁试点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张劲欣喜地看到政府观念的转变,从以往政府做自己的事情,到中央政府提出向社会购买服务,打破原有链条,大势所趋,对君华置地来说,就是顺势而为,“有了这个创造力的话,你才有可能产生新的利润点,你不能理解成,我价钱高,利润才高,价钱低,利润就低,这是一种旧的观念,商业创新就是观念的创新。”张劲说。

“顺势而为的创新结果是我们乐见的,在南宁的项目一改以前的政府努力做工作让农民或保障房用户接受政府提供的保障房的局面,发展成有5户来抢一套房子,第一次出现保障房推广中供不应求的现象。”在未来3年,张劲希望做成全国最大的住户改造政府服务提供商。

张劲作为一名重组保障房系统原有商业逻辑里的“产业黑客”,他推动了传统的地产业发展模式,促进了整个保障房系统的良性发展。

他发现的另一个漏洞是在物业管理。

这是一个供需双方都觉得“受伤”的行业。消费者总是物业费太贵,实质性服务太少,满意度普遍偏低。另一方面,物业公司都处于微利与亏损的边缘。张劲经过长期的研究,终于发现了供需双方“双输”而不是“双赢”的原因。

雪松资本旗下的领壹科技做出的“大白管家”即将在1月上线,在这个项目上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的试错,投入数亿资金,仅一款APP软件就迭代了19次。打造新的社会服务平台,解

决了中国物业的产业漏洞,弥补了传统物业不能提供的服务,让每家每户都能拥有自己的管家。

这个项目的灵感,源于张劲喜爱上网的习惯。通过互联网看到的社会现象,也许在一般人眼里仅是一个惯例,但在张劲眼里却是无限的商机。几年前张劲发现,全国很多业主都不满意物业管理,而物业管理公司也不满足业主的需求。业主与物业公司中间是有隔阂的,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与业主想得到的服务有一段距离。“你指望物业公司满足业主的需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整个物业管理的形成,包括原来的价格管制,十年前一个保安五百块,现在一个保安四千块,物业费仅从五毛涨到六毛,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个隔阂留下了商业空白,我们就开发了大白管家APP来填补这个空白。我们不是要跟物业竞争,更不是颠覆物业,物业不能做的,业主需要的,就是我们大白管家做的。”张劲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平台,业主提出需求,管家对接需求,提供服务。他很欣赏亚马逊的“会员+”模式,也将其引入到大白管家中。

凭借在中国经济大潮中辗转二十多年的商业经验,张劲带领雪松以“价值创造”为企业圣经,一次次打破中国传统行业的固有商业逻辑,将雪松打造成极具社会正面价值效应的公司。

类似的思维运用在4S店服务中,就成了河马车管家。

在雪松创投的研究中,每一个项目都有多次试错的过程,每一次试错都会发现一个伪需求。在车管家最初的创想中,有一个上门洗车功能。他们发现,无水洗车的成本不加工人不到1块钱,对顾客来说,车钥匙往那儿一放,就不用管了,这原本是个很好的创想。但实践中发现,这个需求无法变现:钥匙交出去了,主人要不要守着?车刮花了算谁的?经过多次类似的试错,才最终确立了车管家创想。

秉承“价值创造”的企业信条,雪松资本近年来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并不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这期间张劲的巨大勇气与思索或许只有他自己能体会。



对话张劲

价值创造是企业的圣经

人物周刊：你特别强调“价值创造”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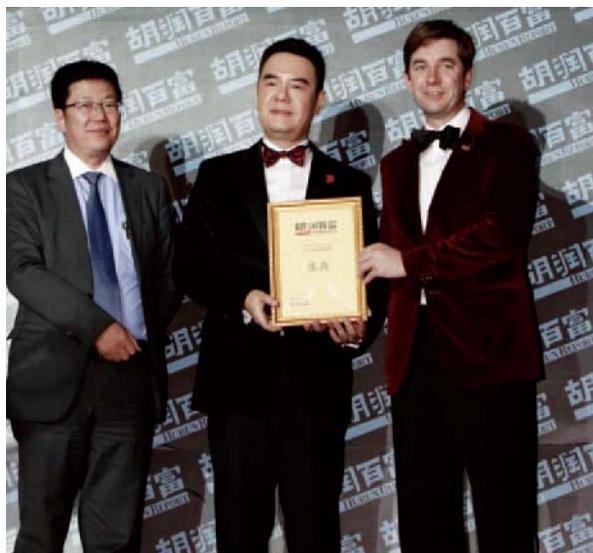
张劲：现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发展需要怎样的企业家？中国不缺商人，但缺企业家。商人为了套利、赚快钱，充其量就是一种资产的转移，但企业家不同，企业家的根本使命在于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新的产品，弥补商业漏洞，创造出对社会有贡献的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美好的工作方式，他的核心理念在于“价值创造”。

我们跟其他创投不一样，雪松资本秉承“价值创造”这个核心理念，不像其他投资机构追逐“风向”投资，我们投资一个企业，首先要研究这一项投资本身是否有创新，有没有弥补商业漏洞，有没有去满足某一项需求，它用怎样的一种商业逻辑，商业链条能不能组织起来，是不是能孵化成一个产业，是不是能孵化成一个能对社会产生正面效应的价值型企业。我们从来不创造产品，我们创造有价值的企业。

人物周刊：在互联网时代，雪松资本要走的互联网道路是什么样的？

张劲：互联网是一种新的技术，它必然会引发新的商业模式、商业逻辑，但是绝不能说互联网本身是一种商业逻辑，它需要去跟其他方面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产生一些价值。它会带来一些新的概念。互联网是从屌丝开始的，“屌丝经济”这个词提出来就是因为互联网。新生代 90 后、85 后都比较宅，他们会通过互联网进入虚拟世界，互联网形成的虚拟世界会给他们带来很多便利，比如说普惠。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接触到很快、很大的世界，我们对于商品的比价成本几乎为零。它就会导致很多东西的商业逻辑发生变化。很多互联网创业公司会以客户体验为第一考虑，会带来一些客户体验等方面的思维改变。

但是讲互联网金融，让互联网的人才去做金融就能做通，这绝无可能的。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金融，互联网是手段。



张劲在胡润百富榜颁奖现场

人物周刊：所以客户体验是我们接下来要追求的重点吗？

张劲：是其中一个因素。客户体验不能代表全部。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客户体验，现在很多烧钱都是来自于这个想法。客户需要培养，也需要引导，不能单纯地去追求这个东西。

我们还是重视商业模式。因为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的互联网神话，应该说是互联网泡沫，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大家都在迷信所谓的“只要有了互联网就什么都可以了”。实际上营销模式不能取代盈利模式，我们看到很多互联网公司现在在做的是营销模式，拼命地做营销，怎么样增加流量，但是营销模式和盈利模式是两回事，你营销很好不代表你会盈利。任何企业都要注重盈利，营销只是取得盈利的一个手段，我们不排除营销，没有营销也就没有最终的结果。

人物周刊：近几年，“转型”是我们提及比较多的一个词，像雪松资本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有没有在转型方面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要去转型，怎么转？

张劲：我们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理念是“价值创造”，所以不存在转型的问题。如果不断创新你也称为转型的话那我们就是在不断转型。我觉得转型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不太适用。

我们希望顺势而为，就是要解决需求问题，我认为在中国不是需求不足，不是产能过剩，是有效产能不足，有效的供给不足。最近我看到网上在谈论供给侧，我们整天讲产能过剩，同时有非常多人出境消费，实际上有需求，但是现在提供的东西不是老百姓想要的东西，经过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是短缺经济，但现在整个社会是过剩经济，我们现在整个的产能还在当年那种满足大家的基本需要的阶段，这样就导致新

需求不能得到满足。问题不出在需求上，出在供给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雪松不是什么都做，我们创造新的供给让老百姓愿意消费，然后去把消费刺激起来。

人物周刊：雪松资本发展到今天，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张劲：雪松从诞生之初，就一直抱定“价值创造”理念，这样走过了20多年，对社会的付出和自身的成绩都受益于这一理念。下一阶段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经济时代，时代向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很幸运遇上了这个时代，当我们多年的坚持遇到大时代的东风，接下来的方向已更加清晰。下一个目标，五年内雪松旗下五大产业板将专注于自身产业，实现成熟并全面进入资本市场，至少实现五家公司上市。

人物周刊：胡润峰会上，你说5年后的目标是市值万亿，是什么让你这么有底气？

张劲：坦率来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说。曾有庞大的地产企业也说过要做市值万亿，而房地产行业显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库存高企而有效需求不足，如果这家企业要做到市值万亿需要脱离房地产行业多元化发展。而雪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企业，他们如果启动多元产业和雪松已经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你能做到一万亿我为什么不能，这是其一；其二雪松本身经过这么多年的布局，根据我们的盈利情况和市场对我们产业的估值，我们认为一万亿不是很大问题，我也坚信未来中国达万亿市值的企业不会很少。

人物周刊：你希望以后提到张劲，给你怎么样一个定义？

张劲：新经济时代的一个企业家代表人物。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不同的事情，当今的年代，恰恰是我们认为的一个大时代，中国经济在根本上发生转变，在这个时代当中，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代表人物。

人物周刊：在你的定义中，什么是美好生活？

张劲：我理解的良好生活，首先是一个健康的生活，其次是有品质、有尊严，特别是有爱的生活。有品质，有爱，有尊严，实际上的标准是，他在不同的时期，人生有不同的追求，包括在经历不同的社会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标准。所以具体什么标准，要看什么时期。我们永远都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 



扫码有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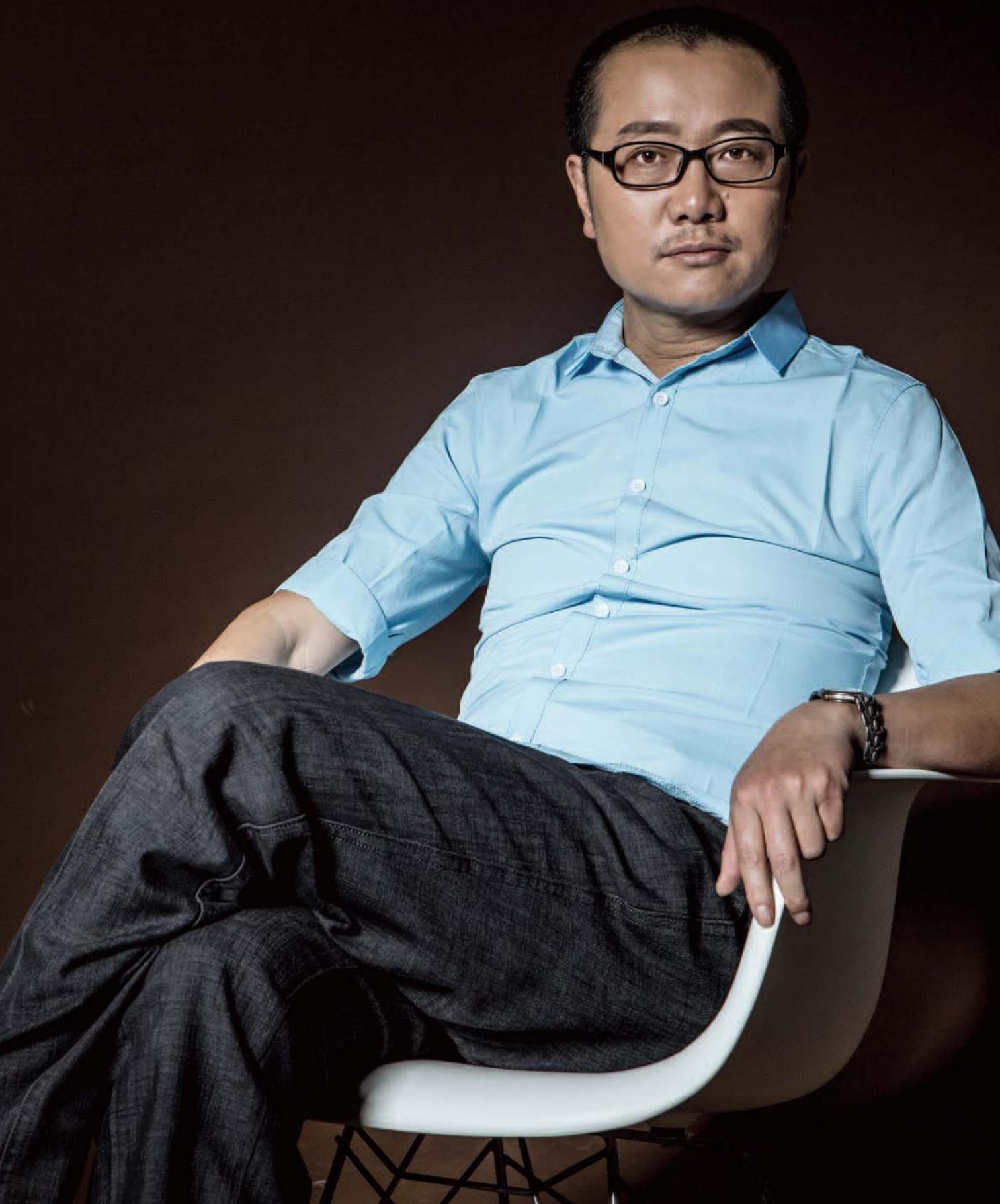


WRITER / 作家

路内

“这代作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个群体困境的话，无疑是对时代的把握，对历史的再认识，对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的见解。”在结束了“追随三部曲”这场漫长的青春期之后，路内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到70后作家的写作困境。今年，他在《收获》发表新作《慈悲》，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回应这个“群体困境”的。这是一部完全可以媲美余华《活着》的小说，已过不惑的他，进入了一个更为疏朗和深邃的格局，展现出与自己年龄相称的思考与叙述，呈现了时代裹挟与业力流转下个体的尊严与慈悲。低调沉稳、远离喧嚣又不自我陶醉的他，正走在自己的位置上。（郑廷鑫）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3年10月28日第36期《路内 我不是这世界的局外人》）



WRITER / 作家

刘慈欣 三体,与不可思议的雨果奖

《三体》用准确的比喻刻画了宇宙中的伟大奇观,犀利地呈现出血淋淋的历史带给我们人类的恐惧又被投射在星系之中

文 刘宇昆 译 耿辉 /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2015年8月20日星期四

我刚从斯波坎酒店的狭小前厅出来,一辆出租车就停在跟前——正是刚才载着我从机场来酒店的那一辆。司机从窗口伸出脑袋,“你还没给我付钱!你的信用卡不好使。”

我偷瞄了一眼后座的乘客,他正盯着我,脸上写着不满和怀疑。“不,不。”我无助地摆手,“这是个误会。”

我掏出手机给他看支付软件发给我的收据。

他也掏出手机,打开同样的支付软件:并没有收到我支付的款项。

我们俩面面相觑。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周一之前我都在这里,如果今晚还没到账就给我打电话。”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也递给我一张名片。

“你来这里参加世界科幻大会,是吗?需要打车的话给我打电话,这座城市的出租车没那么多。”

不管用多少科技填补我们的生活,最后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出现:相信陌生人,甚至对他们充满信心。

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CEPIEC)最初在2012年联系我翻译刘慈欣的科幻巨著《地球往事》(即《三体》三部曲的第一部),我当时有些犹豫。

翻译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一位译者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就是被忘掉。可是,译文中的任何缺点都不可避免地归结为译者的能力问题。

“我说不上,乔。”我对自己当时的代理人约瑟夫·蒙蒂说,“风险回报似乎不怎么吸引人。”

“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说,“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一想到《三体》,总有个情景浮现在我眼前:一位皇帝在

世上最负盛誉的科学家的建议下,利用数百万士兵创造了一台大型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他们站成队形,根据一定规则举旗降旗,扮演逻辑门的角色。骑兵们在“总线”上反复奔走,在计算军团之间传递信号。为了解决一个影响世界命运的问题,士兵们被整合到一起进行大规模科学计算,而那些无法完成自身工作的个体则被残忍地杀掉。

整部《三体》亦是如此:它用准确的比喻刻画了宇宙中的伟大奇观,犀利地呈现出血淋淋的历史带给我们人类的恐惧又被投射在星系之中。

愉悦读者,让他们通过作品来了解作者,来获得新的视野,这不就是所有作家写作的初衷吗?

不管我们在回报上堆积多少风险,进行多少次商业分析,最后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出现:相信陌生人,甚至对他们充满信心。

“好吧。我们就这么做。”

2015年8月20日星期四

“你认为《三体》获得雨果奖的几率有多大?”夏笛问我。

一群科幻作家从中国来到斯波坎世界科幻大会,这源于科幻杂志《克拉克的世界》和微像文化发表当代中国科幻短篇译文的合作,所以这是把出版人、作者和译者聚在一起的好机会。

“我不确定。”我实话实说。

当晚早些时候,中国作家问了乔治·R·R·马丁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三体》机会很大,”乔治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预测:《三体》似乎在小狗门事件的双方都有支持者,这对它得奖很有帮助。”

谈论2015年的雨果奖而不提到“小狗”是不可能的,他们大部分是松散联合起来的保守科幻作家和科幻迷,反对他们所感受到的雨果奖政治偏见,即近年来他们所支持的作家和作

品屡屡不被支持。“悲伤小狗”和“狂暴小狗”两派各自有不同的反对内容，而且他们的言论还不断改变。这次事件的一些参与者似乎根本就不是科幻奇幻迷，而是席卷美国的文化战争中的喷子，想把雨果奖变成他们的战场。

你需要知道的是：雨果奖是由购买会员资格、参加或支持世界科幻大会的科幻迷投票选出，获得提名的作品不是由委员会选出，而是由世界科幻大会会员第一阶段投票过程中提名的数量决定。今年，小狗们在提名阶段集体刷票成功，在雨果奖最终提名名单的多数奖项中他们都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个结果惹恼了大多数科幻迷，因为至少有几部小狗提名得主明显是因他们的政治信仰而非作品质量才被选中。西奥多·比尔，也就是沃克斯·戴，作为狂暴小狗的领导者，获得最佳长篇作品编辑和短篇作品编辑两项提名，可是他的编辑履历在业内却较为平庸。

2015年雨果奖提名名单公布之初，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随之而来，小狗们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而大多数科幻迷却不认同。

《三体》最初没有进入提名名单，最佳长篇小说的5部提名作品中，小狗提名的占了4部（小狗领导人之一拉里·科雷亚得到雨果奖组委会的消息后撤回了入围小说）。

可是后来，几名小狗选中的入围者因为反对刷票活动而拒绝了提名。其中之一就是马科·克鲁斯，他的长篇小说《征途》被狂暴小狗选中，但他明确表示自己事前不知道被小狗选入拉票名单，并且不想与狂暴小狗的政治计划产生瓜葛。

《三体》作为余下作品中得票最高的，增补进入提名名单，马科对这个结果大为赞赏，他称大刘的小说是“坚硬而又充满娱乐性的科幻小说，不失深度与广度”。

小狗门引发的争议使斯波坎世界科幻大会创造了支持会员（不必亲自参加就能投票的会员资格）的人数纪录。不过这些新增会员会如何投票却一点都不明朗。有人认为跟提名阶段一样，小狗支持者会完全掌控最后的投票；还有些人觉得在每个奖项中投“空缺”票抗议小狗操纵奖项的行为会大行其道，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带着奖杯离开。

比起预测投票结果，似乎露天饮酒，享受因为共同爱好而聚在一起的科幻迷的陪伴才是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酒精很快融化了新朋友之间的拘谨，讨论出版、写作和中美两国科幻发展的时候人人都乐在其中。

虽然美国的科幻迷运动似乎在Facebook和博客圈变得四分五裂，可我们正在房顶天台上为国际科幻迷建起横跨全球的桥梁。

在很多方面，翻译《三体》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既然《三体》有好几个章节涉及到中国现代史与“文革”相关术语和概念，那么呈现历史真相的精确翻译非常关键。我查阅相关历史文件，咨询中美两国的学者，还采访事件亲历者。不付出这样的努力，再怎么使用关于中国的西方标准学术词汇，译文也不会忠实于原文的基调。

同样地，硬科幻读者的关键需求之一就是幻想元素要植根于严谨的科学基础之上。科学前沿不断进展使这一点特别具有挑战性。《三体》自2006年在中国出版以来，解决N体问题的数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进展，新兴的宇宙社会学领域也发展出响应或挑战黑暗森林假设的新理论。我搜集了这些方面的论文发给大刘，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确定英文文本是否需要体现出这些新的科学进展。

最后，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译文也不得不做出很多调整。英文读者具有不同的预期和背景知识，直译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有产生误会的可能。就连科学术语也得进行微妙的调整以反映美国科学家讨论技术问题的方式——我咨询了在职物理学家和学术专家，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大刘至始至终保持优雅、耐心，用真知灼见详细地回答我所有的咨询，为我解释每段有疑问的文本背后的想法。我们一同为翻译做出努力的这段时间，我亲身感受了他独特而又强大的想象力，以及对后辈作家的热心和帮助。虽然直到《三体》出版我们都没有见面，可是通过电子邮件，我们成为了朋友。

总之，我前后翻译了不止四稿，每一稿都离不开长时间的研究和十几名试阅读者的反馈，他们指出很多翻译的不足，并为我献计献策。翻译《三体》的一个全球化特征就是，这些试阅读者分布在欧洲、北美和中国等世界各地，可是他们所有人在读过本书之后都成了大刘的粉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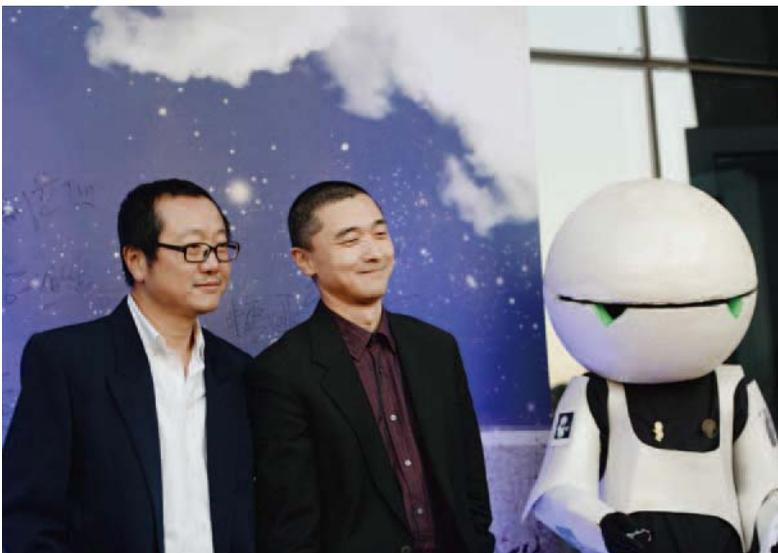
至此，CEPIEC已经开始和托尔出版公司合作。在美国科幻奇幻领域，托尔出版公司可能是最负盛名的出版机构。莉兹·格林斯基担任我的责任编辑，我深感幸运。她为《三体》英文版提出了数以千计的编辑意见，揭示出我的盲点，以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方式整体提升了译文的水平。

最后，我把这本书发给终极试阅读者：蜚声业内的专业作家（拉维·泰德哈尔、戴维·布林、金·斯坦利·罗宾逊，等等）。如果他们喜欢这本书，就会同意撰写推荐语。

我开始紧张地等待他们的评判。

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

参加世界科幻大会的乐趣有一部分在于跟老朋友叙旧。几乎在我跟别的作家的每一次交谈中，《三体》都会成为我们的话题。很多人祝我和大刘好运，甚至对我说他们为这本书投了一票。乔·沃顿，2012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作者，和凯瑟琳·瓦伦



2014年11月2日，北京，刘慈欣（左）和本文作者、科幻作家刘宇昆在星云奖红毯同科幻迷互动 图/李一博

特，2010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提名作者，都特意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她们有多喜爱这本书。

我已经知道很多业内的专职作家都喜欢《三体》。不仅仅那几位我请求撰写推荐语的作者给我发回了溢美之词，这本书还入围了星云奖（由专业科幻奇幻作家组织，科幻作家协会成员提名）、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由出版商和评委组成的委员会提名）和轨迹奖（主要由《轨迹》这本业内杂志的读者提名）。这些表明了《三体》在专业领域内受到了多大程度的支持。

不过雨果奖是一个由科幻迷投票决定的奖项。科幻迷运动有自己的文化和偏好。大刘总是跟我强调，他的作品都是为科幻迷而写——因为在成为作家之前他也是从一个科幻迷起步的——所以我明白雨果奖的火箭飞船对他来说有特别的含义。

《三体》得奖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我不停地在会议中心奔走，可是总有粉丝把我拦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要谈谈我在4月份出版的长篇小说处女作《The Grace of Kings》，同样也有许多人想跟我谈谈《三体》。

“我爱这本书！”

“周六晚上好运！”

“天呐，我好久没读过这么好看的科幻小说了！”

“我得等到明年才能看到最后一部？”

……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在同一届大会上热衷于一本书。

不管周六晚上还有别的什么情况发生，我想，我要让大刘知道他在美国拥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

实际上，大刘几乎不需要我来告诉他这些。对于这本书在美国的流行，他已经亲眼见证。

在5月份举行的美国图书展上，大刘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来访纽约。粉丝排成长队来请他给《三体》英文版签字。6月，大刘参加了星云奖颁奖典礼，在一次向公众开放的签售活动中，他的书迷在桌前排成的队伍比大厅里其他任何一支都要长。

《三体》还获得了《纽约客》《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国家公共电台和很多其他主流媒体的竞相报导。亚马逊和好读网站的读者评论几乎不约而同地充满了溢美之词。

对于这部书产生的铺天盖地的热度，莉兹和我着实有一点吃惊。虽然同为《三体》的书迷，我们也清楚这本书在美国市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要克服。每年在美国出版的书籍只有不到3%是翻译作品。《三体》似乎突破了翻译作品或硬科幻所面对的读者壁垒，成功地触及到主流的读者群。

在星云奖几十年的历史中，只有另一部长篇小说译作，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在《三体》之前获得提名。在雨果奖历史上，没有任何翻译作品——在任何小说奖项上——得奖。

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

颁奖典礼晚上8点开始，在那之前的几个小时，科幻迷就在会议中心排队，准备见证斯波坎世界科幻大会的高潮。

获提名者跟他们带来的客人在典礼前的招待会上来来往往，一边喝着鸡尾酒一边品尝食物拼盘，整个氛围大体上还是轻松友好的。当然紧张也在空气中弥漫，因为小狗支持的入围者终于与他们的批评者共处一室了。我试图远离政治，享受与长久不见的老朋友叙旧的时光。

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戴维·杰拉德和塔那那利弗·杜拿起麦克风，用一个符号来纪念这届特殊的雨果奖。

他们开始解释这是一届可以用感叹号来表达的雨果奖：支持会员最多、投票最多、天空湛蓝（在山火和浓烟肆虐下这很少见）……当所有6个感叹号凑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形成了一个星号。因此所有的提名获得者将会得到一个特制的星形杯垫。

据说在当时，一名小狗支持的入围者，业内资深编辑，愤怒地离开了招待会。由于棒球比赛中类固醇激素的滥用，星号被用来表示一项记录或成就是受到怀疑的。极客剧集《废柴联盟》的播出使星号还具有了“混蛋”的含义。

对于每个奖项大多数提名都是小狗候选作品（最佳长篇小说是个例外，因为5部提名作品中有3部不在小狗的名单上）的一年，这个星号的含义不言自明。

在这种相当不愉快的氛围中，雨果奖的入围者于晚上8点步入了举行颁奖典礼的大剧场。落座的时候莉兹和我相互保证要保持冷静。

正是他们对这种类型文学的热爱为雨果奖的火箭注满了燃料，让我们这些陌生人虽然属于一个令人喜忧参半的物种，却能抛开小家子气的政治和审美差异，共同凝视起头顶的星星

有两种潜在的结果会对雨果奖产生灾难性的影响。首先，如果小狗们设法控制了最终的投票，让他们的候选人获得雨果奖，那么政治化的竞选会成为雨果奖永远摆脱不掉的耻辱，其地位也将永久性地降低。

可另外一种可能是每个奖项都空缺，这也同样糟糕。这样的结果也会体现出雨果奖只关乎政治，与公平竞争无关。虽然一些小狗的提名被认为不够格，但不是所有的都这样。比如迈克·雷斯尼克获得了小狗的提名而入围，可他也是业内的一位高人，获得的雨果奖提名比任何人都多。就因为小狗的行为而说他们没有资格获得雨果奖，会给人因噎废食的感觉。

那些呼吁为每个奖项投空缺席的人因为有自己的原则而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就算有几个奖项有非小狗入围者，那些人也觉得入围名单上出现小狗们的选择意味着合理的入围者不是在与同业内的全部对手竞争，如果他们获得雨果奖，火箭飞船的奖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玷污。

看来星号的说法还真是没错。

戴维·杰拉德和塔那那利弗·杜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得非常精彩。他们努力让大家的情绪都集中在我们对科幻的热爱，而不去想那些争议。不过，他们不得不通过星形杯垫又表达一下看法。那些杯垫也会被卖掉，所得款项用于慈善。奖项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没有一个旁落到小狗手里。

不过，当晚第一个奖项空缺出现在被小狗完全占领的奖项时，我能看见戴维·杰拉德和塔那那利弗·杜开始紧张——戴维一度悄声说，“可别再空缺了。”可大家还是都听到了。

又有几位小狗入围者愤怒地离开颁奖典礼，边走边边说着“简直是胡扯”。

当晚一共有5个奖项空缺，相当于雨果奖历史上所有空缺奖项的总和。

荷兰作家托马斯·奥尔德·赫维尔特的《那天，天地翻了个个儿》获得最佳短中篇小说奖，译者是莉娅·贝尔特。这是雨果奖历史上第一部翻译作品获奖。斯波坎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管理委员会决定把奖杯同时发给作者和译者，以表彰他们对英文译本的集体贡献。欢呼声响彻会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见证历史。

这预示着什么吗？

紧张而漫长的夜晚之末，将揭晓大奖，即最重要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

之前有人问我，“你紧张吗？”

“没有的事儿。”我还是实话实说。

雨果奖我已经赢得两次（获得提名数次），所以没有了初次参与的紧张感。不过我不紧张这不是主要原因。

我记得科幻大会期间所有拦下我的粉丝，他们跟我讲自己有多喜欢这本小说；我记得星云奖上大刘签名时排起的长队；我记得在推特、电子邮件和 Facebook 上收到的信息，粉丝们表达了对下一本书的无比期待。我知道大刘和《三体》已经赢得了最重要的奖项：读者的热情和喜爱。跟这种最难得的回报相比，火箭飞船奖杯真的没那么重要了。

台上闪动的光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个人正浮在空中。

怎么回事？

那是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宇航员吉尔·林格伦博士，他正在宣布最佳长篇小说的入围名单。

火箭飞船奖杯真的要太空颁发。

我一下子懵了，感觉自己也浮在空中。

这本身就是科幻啊！

“斯波坎世界科幻大会会员决定将最佳长篇小说雨果奖授予……”

就是这个时刻，所有努力工作，所有公关推广、争议、对投票结果的猜测和担忧，就为的是这个时刻：我必须信任投票的会员，对陌生人充满信心，有实力的作品会得到认可。

“……刘慈欣的《三体》，译者刘宇昆。”

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向我涌来，我朝台上走去，不确定《三体》真的得奖了。

我没有准备发言稿。我觉得最好记住致谢名单凭感觉发言，所以我不为颁奖典礼准备发言稿。

“我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我开始发言，“大家都想快点儿结束去参加庆功派对。不过我们再耽误一会，听我把话说完。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在此之前从没有翻译作品赢得雨果奖。今晚，我们见证了两部翻译小说获此殊荣。这才是世界科幻大会，英语之外的世界也应该属于这个大会！”

“既然译者也能得到奖杯，我手里拿的就是整个科幻史上

最稀少的雨果奖杯之一，因为它是奖给翻译的。我希望将来我们会看到这种奖杯更多地出现。还有很多伟大的科幻和奇幻作品不是用英语写就，能够通过翻译欣赏这些作品，我们这个领域才会更加丰富多彩。”

假如说当晚有一个遗憾，那一定是大刘没法亲自到场见证这个欢欣鼓舞的时刻。接下来，我宣读了他自己的获奖感言。

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

很荣幸《三体》获得雨果奖，这件事本身在我看来就像是科幻小说，作为一名科幻迷，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就在不断地阅读那些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它们有些被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有些则只能读到英文版的。但雨果奖本身对我而言，就是一片悬浮于遥远太空中的星云，我看到了它发出的光芒，但从来没有想到它与我有何关系。

后来，一艘宇宙飞船出现了，他载着我的小说飞越了两种文字和文化之间的茫茫太空，飞进了这片灿烂的星云，这艘飞船就是刘宇昆，他以对东西方文化的广博的了解，做了大量勤奋和认真的工作，对这本书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英文翻译。作为一名非英语的科幻作家，能遇到刘宇昆是我最大的幸运，在此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当然，还要感谢托尔出版公司和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正是他们出色的工作使《三体》在美国的出版成为可能。

最想感谢的还是本书的读者，感谢他们分享了我的想象世界，在《三体》和其后的两部续集中，展现了一个最糟的宇宙，但像其他的科幻小说一样，在其中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面对着共同的危机和挑战，面对着共同的未来。在宇宙中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人类，是科幻小说带给我们最珍贵的感受；事实上，在现实中人类也正在变为一个整体，这不用等到外星人到来，为此，科幻小说做出了微小但宝贵的努力。

谢谢大家！

刘慈欣

很多人后来告诉我，大刘的获奖致辞让他们感动不已。

接下来是雨果奖之后的各种派对，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乔治·R·R·马丁亲自举办的“雨果奖失败者派对”，这已经成了雨果奖的传统。

传统的一部分就是任何参与失败者派对的获奖者必须得忍受一点儿善意的嘲笑，所以朱恒昱和我被戴上了尖头帽。或许大刘没赶上这部分欢庆活动是件好事儿。

不过庆祝中最感人的环节是乔治决定用自己的奖项——（以科幻作家阿尔弗雷德·贝斯特命名）阿尔菲奖——来抗议围绕雨果奖产生的争端。奖杯用废旧的汽车引擎罩制成，形状类似早期的雨果奖，乔治把它们发给提名名单之外得票最多的候

选人，他们因为小狗对奖项的操纵没能入围（《三体》英文版编辑莉兹·格林斯基得到了一项阿尔菲奖），其他获奖者还有当年对雨果奖有特殊贡献的个人。马科·克鲁斯因为退出提名名单而得奖，有了他的举动，《三体》获得雨果奖才成为可能。我跟马科一起喝了一杯，他衷心地祝贺大刘和我获得了历史性胜利。

等我跌跌撞撞地回到旅馆，时间已经来到周日的早晨。

从那以后，关于雨果奖的报道越来越多。投票统计揭晓，为了弄清小狗们造成的全面影响，许多评论员都对数据进行了仔细的梳理。

混乱地平线，一个致力于对科幻奇幻奖项进行数字分析的网站，做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工作。分析表明，去除极端的狂暴小狗的票数，今年雨果奖多出的几千张选票几乎在对小狗运动部分支持和反对小狗的科幻迷之间平均分配。虽然小狗们有刷票策略和愤怒的领导者不断的叫嚣，可他们仍然是爱好者，是科幻迷运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三体》胜利的原因是它成功地在科幻迷群体对立的审美和品味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吸引了争论的双方——这一点被乔治·R·R·马丁说中了。《三体》不仅赢得了雨果奖，它还统一了科幻迷。

“我爱这本书！”

“周六晚上好运！”

“天呐，我好久没读过这么好看的科幻小说了！”

“我得等到明年才能看到最后一部？”

……

相信陌生人，甚至对他们充满信心。

我相信销售记录里花大价钱买昂贵的精装本翻译小说的那些读者。他们在亚马逊和好读留下成百上千条评论和评分，通过电子邮件、Facebook 和推特给我发消息，在斯波坎世界科幻大会的厅堂里拦下我，在纽约和芝加哥排成长队请他们以前从未谋面的海外作者签字。

正是他们对这种类型文学的热爱为雨果奖的火箭注满了燃料，让我们这些陌生人虽然属于一个令人喜忧参半的物种，却能抛开小家子气的政治和审美差异，共同凝视起头顶的星星。▲

（本文作者为《三体》英文版译者）



扫码有礼



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屠呦呦（左）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SCIENTIST / 科学

屠呦呦 诺奖之后

如同那些“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士，获得诺奖后，她本能地躲避着媒体的聚光灯和公众的簇拥，然而，尽管故事的主角顽强地低调着，这个世界却同样顽强地不放弃解读和演绎

本刊记者 李珊珊 /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2015年12月7日，周一，斯德哥尔摩。中午11点40分，围着薄荷绿围巾的王亦安已经赶到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礼堂前，她看见那里已经排起了“粗略估计至少有100米”的长队，队伍里有一半都是华人面孔，而那些人与她的目的一样，都是来聆听她一位校友的讲座。王亦安是由宁波效实中学交换到瑞典的高二学生，她的那位校友是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得主屠呦呦，中国的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得主。

这是诺奖颁奖前的常规讲座，由诺奖得主们亲自向听众介绍自己的研究，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讲座安排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该奖的评审委员会就设在那里，而12月7日的这场讲座之前，一位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工作人员在Twitter上说：“第一次，在这个礼堂里，我们将听到汉语。”对85岁的屠呦呦而言，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两个月前，当诺奖评选结果刚刚宣布时，她曾表示，因身体状况原因，只能“尽量去”领奖。自获得诺奖后，如同那些“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士，这位中国的诺奖得主本能地躲避着媒体的聚光灯和公众的簇拥。

这种态度，在获得诺奖的科学家中并不鲜见。为了躲避公众的过分关注，并保持自己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节奏，1960年代，穆斯堡尔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切断了电话线；1990年代，爱德华·刘易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出门开始戴假胡子。屠呦呦的方法，看上去应该是：尽量不出门。她获奖后拍摄的视频，数来数去只有在自家客厅庞大的米黄色沙发上的那段，另外，尽管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到各地由药学、生化、中医等各个学科专家组织的讨论和解读“屠呦呦的诺奖和她的青蒿素”的讲座，但除了一场由中国科协主办的规格甚高的座谈会，她几乎没做什么公开讲座。当前去她家拜访的校友们建议“一起去外面小饭店用个简餐”时，她的丈夫婉言拒绝，“万一在用餐时碰到了媒体界的朋友们或者青蒿素的‘粉丝们’，不方便。”

不过，缺席的主角并没不妨碍人们去解读与演绎，十一长假一结束，就有数只“青蒿素概念股”一路涨停。之后，网络上流传最广的段子之一是一篇杨澜三问屠呦呦的文字摘抄，几天后，由杨澜而非屠呦呦自己出面否认；再之后是热门的讨论，“屠呦呦的半个客厅和黄晓明的2亿婚礼”……

23张幻灯片

瑞典时间下午1点，千人礼堂里座无虚席。讲座开始，先由大村智用带有浓重日本口音的英语介绍自己的工作，接着，来自爱尔兰的威廉·坎贝尔则讲述了同样的研究，他说：“1959年5月9日的一天，我们鼠箱里的老鼠出现了一些异样……”然后，屠呦呦上场了。她穿着宝蓝色套装，短裙过膝，上身笔挺，是阿加莎小说里那种老派的讲究，浅色边框的眼镜后面，眼睛闪闪发亮。

坐在讲桌后诺奖委员会专为她准备的椅子上，她说，“我演讲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接着，她得体地感谢了为他授奖的诺贝尔奖评委会与诺贝尔奖基金会，并表示：“这不仅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考虑到这个被普遍认为是“迟来的诺奖”，这些话中，有礼貌的客套，也有真心的感谢——她获得的这枚诺奖奖牌，符合诺贝尔最初的心愿，奖给那个最初的发现者。一位屠呦呦的同事向本刊透露，在给她的这份讲稿提意见时，曾有人建议她开头先介绍自己的名字，“因为屠呦呦的英文译名是Tu Youyou，而You在英文里有含义，这可能使听众迷惑不解。”讲一些自己名字的来历，在中国三千年前的古书《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一群鹿儿呦呦叫，在那原野上吃蒿草”，会是个生动的开头。不过，最终，“屠老师不为建议所动，她坚持自己的直来直去方式，就是大家看到的方式：直接切入主题，介绍青蒿素的发现历程。”

否定了轻松活泼的开场白，这位科学家的演讲有着教科书式的严谨，结构清晰，条理分明。整场讲座大概用时接近24分钟，23张幻灯片，被分作几乎完全一致的3个8分钟。第一个8分钟，她简要梳理了青蒿素的研究——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的筛选工作；1971年，研究重点集中到了青蒿身上，之后是提纯、临床、合成……然后，声音沉下去，讲了个过渡句：“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从当年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药青蒿素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过渡句后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同样是差不多8分钟，故事里有“信息搜集”、“文献启示”，也有“以身试药”。在自己的故事中，她特别强调了学科交叉，“著名的生物学家楼之岑指导我鉴别药材”，以及，“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她说，“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还说：“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



人们排队等候屠呦呦的讲座 图/王亦安



瑞典华裔小朋友画给屠呦呦的画 供图/廖福龙

化成有效药物”。

最后的 8 分钟是总结和尾声，她提到了对疟原虫抗药性的担忧，以及中医药。在倒数第三张幻灯片向听众展示了一幅题字——“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题字人是毛泽东，指着那张幻灯片，我们的讲者说，“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其中开发新药。”最后，以一句中气十足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结束了自己的讲座——这时，她的老乡王亦安很欣喜的听到了亲切的乡音，宁波话里，那首诗的作者王之涣的“王”，通常被读作“黄”。

讲座结束时，3 位诺奖得主走到台前，向听众致谢，坐在两位男性科学家身旁，屠呦呦向下拉了拉露出了膝盖的裙子，坐得笔挺。两天后，瑞典国王将在斯德歌尔摩音乐厅为 3 人亲自颁奖，那一天，屠呦呦穿了件美丽的深紫色长裙。

中医、中药以及科学

屠呦呦在瑞典度过她的诺贝尔周时，国内的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她低调地悄悄赴瑞领奖，让媒体和送机领导们在 VIP 厅空等着。一张送机照片在网上热传，照片上，现任的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亲自扶屠呦呦走下登机的摆渡车。

就在诺奖刚刚宣布那几天，媒体报道中，曾有人分析屠呦呦“为什么评不上院士”，除了个性之外，“真正对她起到阻碍作用的，是她在中医科学院内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中医科学院对屠呦呦的研究存在十分迫切的需求，这样一来，在科学话

语占据主流地位的医学大环境之下，中医就可以获取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中医科学院对屠呦呦的研究又不得不刻意保持距离，原因在于，屠呦呦的研究无法纳入中医理论体系，为了维护中医的正统性，屠呦呦处于事实上的边缘化状态。”而回头检视中医药领域的两院院士，我们同样会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大多“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嫁接”，相比之下，屠呦呦的研究极其缺乏中医特色。在 2011 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时就开始在网上被大量转载的《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中，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曾特别强调：“本文区分中医理论 (Chinese Medical Theories, CMT) 和中药 (Chinese Medicines, CM)，而避免使用常见的中医一词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因为我们认为用后者不能明确药物与理论的区别，而目前虽然可以清晰地讨论药物，但对 CMT 的争论还会存在。”就在屠呦呦的诺奖讲座结束后，12 月 8 日，关于对中药的研究，饶毅任主编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发布了一篇文章特意指出，“科学是中药研究的必由之路”，“有些公司试图推动药监局建立所谓不同于‘西药’的标准。需要明确说明什么不同，如不慎重，可能出问题……”

争议仍在继续，但诺奖对大众话语体系中通常作为一体的中医药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讲座后，国内电视台的节目中，屠呦呦讲座的题目“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被口播成“传统中医给世界的礼物”，而 10 月 9 日，就在屠呦呦接受颁奖的前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医药法 (草案)》。据介绍，国务院法制办将根据常务会议的意见对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自 1983 年，由已故著名中医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建华等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议出台相关立法，至今已经过了 32 年。在这份以“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为目的“征求意见稿”中，有“鼓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制中药饮片”，也有“为了满足临床需要，医疗机构可以凭本医疗机构医师开具的处方炮制市场上没有供应的中药饮片，在本机构内使用……”对这部新的《中医药法 (草案)》，发掘和提高“中国的医药学”时的应当与不当，目前，我们尚不知道新任诺奖得主对这份《草案》的意见。▲



扫码有礼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DIRECTOR / 导演

贾樟柯

时隔9年，贾樟柯终于带着自己的新片《山河故人》在国内院线和观众见面了。拿到公映许可之后，他从路演开始又投入了另一场战斗。18座城市的密集路演和个人微博上的持续呼吁，见证了新片3000万票房背后的艰辛付出，和一位旗手级导演为艺术片生存而奔走的一路甘苦。

这位始终追求着自由梦的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和故事片这种工具，继续记录着我们身处的宏大时代。时光越是流逝，这种记录的抢救价值和文献意义愈加明显。多年以后，人们会通过已经走入电影史的贾樟柯作品，看到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生存的记忆，从而更加看清我们的来路和归途。（余楠）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5年11月9日第34期《贾樟柯 山河带砺念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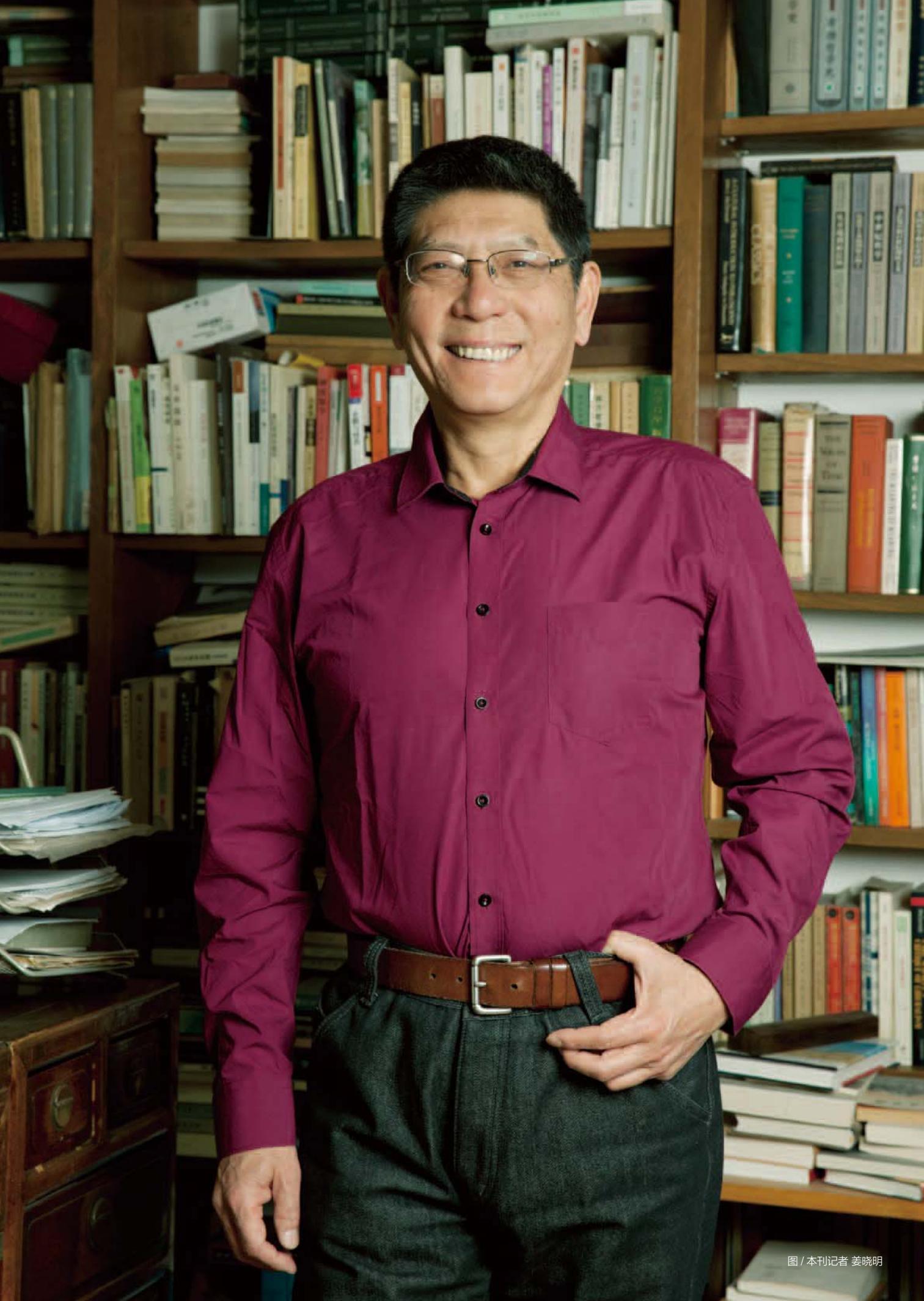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SCHOLAR / 学者

陈嘉映 选择观念的流行遮蔽了生活中的另一面

现在我们设想的那个良好制度的确是想要“减低”个人的这种责任。良好的制度会让这种个人的努力变成一个按规则出牌的那种努力，这在一般意义上不需要心性上的努力

特约撰稿 周濂 /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陈嘉映

哲学家，曾为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作有《说理》《海德格尔哲学概论》《无法还原的象》《白鸥三十载》等，译有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等。

周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的可能》等。

屈指算来，与陈嘉映老师相识已近二十年。犹记1997年的那个暑假，我独坐在北大46楼3063室的书桌前埋头苦读陈著《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的场景：当时的学生宿舍没有空调，为了抵御滚滚热浪，几乎人手一个悬顶塑料小风扇。溽暑蒸人，蝉鸣满耳，塑料小风扇在头顶摇摇晃晃地旋出聊胜于无的热风，但是随着“此在素描”的展开，烦躁莫名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共在”、“畏与无”、“向死存在”，这些艰涩玄奥的陌异概念在陈嘉映的笔下变得明白晓畅，读到精彩处，每每让人产生骤雨新荷、鸟雀呼晴的雀跃之情。这样的感受在此后近二十年的交往过程中从未消失过。

陈嘉映无疑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对话者，没有之一，他虽然在诸多问题上都做过深入思考并因此拥有鲜明的一己之见，但绝不因此固步自封，而是对问题的走向抱着充分开放的态度。他最常见的表述是：“你的观点很有意思，让我们试试从这里出发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就此而言，新书《何为美好生活》的副标题最好地印证了他的这个生活态度以及思考态度：行于途而应于心。

伦理学是“有我之知”

周濂：您一直以来有做“哲学三部曲”的计划，从语言哲学到知识论，再到伦理学。写完这本书，您是不是觉得伦理学这部分内容基本已经做完了，还是说有些话依旧没有说完？

陈嘉映：以前的确是有“哲学三部曲”的想法，不过一晃20年了，我的想法变化很大。

周濂：比如呢？

陈嘉映：比如我对写书越来越怀疑。

周濂：您的意思是写书本身是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

陈嘉映：对，我对写书一开始就有点保留，这种怀疑越来越重。反正写书至少不太适合我，甚至对别人我也恐怕不一定适合。

周濂：在什么意义上说“不适合”？

陈嘉映：我不一定说得好，你也可以说说你的感受。你知道，我不认为哲学应当提供理论。哲学的确是一种“贯通”的努力，但做不到把一切道理都贯通，更何况贯通不仅是在明述层面上贯通，我是说，贯通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在逻辑上的联系演进，而是在说理过程中体现出来。这样一来“规模”本身就成为问题，每一次也许应该更集中在一个特定的topic（话题）上，从这个topic出发并始终围绕这个topic，通过深入这个话题达到贯通，而不是说把想得到的事都包括进来。现在的书和文章太多了，我们无论写什么话题都很难把已有的议论都照顾到。亚里士多德读了多少书？孔子读了多少书？就那两三本书。反观我们自己，面对的知识存量、学说存量太大了。贯通的方式不得不变，话题窄一点，把你的理解都体现在里面。

周濂：对，其实就是找一个小样本，但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把它做深了、细了、具体了，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典范，以典范的形式来体现普遍的道理。

陈嘉映：是这样的。有些书厚点、大点是必要的，比如说植物志。

当年我写《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吧，当时国内还没什么人读海德格尔的书，但大家都想知道海德格尔，我写一本概论，介绍他的哲学思想，加上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不妨写得“全面”些。

像《何为美好生活》、《说理》，写自己的想法，不应该求全。周濂：但是我读您的《何为美好生活》，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说法恰恰就是“伦理学是有我之知”，正因为有这个“我”在其中作为主要的视角，就不需要成为一个客观的、中立的旁观者，把每个人的视角都摸索一遍。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之理”和“个人的特殊体验”的结合。换句话说，如果您对伦理学的判断是正确的话，把伦理学本身写成一本书似乎并不成问题？

陈嘉映：我赞成，而我自己的看法恰恰是，我没能做到把抽象之理更切实地跟个人的特殊体验结合起来。我是希望这样，但只能说自己没写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伦理经验应该得到更切实的体现。

周濂：其实我是想说，您这本书肯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论，然而也不是道德说教，也不完全是穷理，至少不是在穷普遍的、抽象的理，而是跟一个特殊的“我”相关的情理。在我看来，这种与我相关的穷理之作，会面临着一个小小的质疑，它是如何同别人的情理勾连在一起？您刚才说应该把它再写得实一些，把自己的关切表达得更清楚一些，但这样一来会不会导致与他人的勾连困难也就越大？

陈嘉映：你这个质疑直入这类写作的根本难题。诗人写诗，表达的是十分个人的东西，但是他能让人读懂。以前流行的理论说，他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人性，那当然是浅陋的理论。他并非表达了人人都有东西，他表达的是他特有的感知。不过，他同时开辟了一些路径，使得我们能够把自己特有的感知与他的感知联系起来，从而能从他的精神世界里汲取养料。读诗的过程丰富、加深了作为读者的我的感知。我觉得论理的书可以这样类比，有意思的论理并不是在讲些人人都知道的普遍道理，它从特有的感知梳理出道理来，读者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是些普遍的道理因此会接受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形成了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通道，读者要从这些道理进入写作者的思想世界。

周濂：或者说他以前没到过这个地方，但是通过你的摆渡，就可以抵达。

陈嘉映：对，就是这个意思。

周濂：或者可以用您以前的一篇文章——《真理掌握我们》——中的观点来说明，其实我们不需要直接说真理，而只需要去说被真理把握的我们，就可以呈现真理本身。

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周濂：您在这本书中谈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该怎样生活这

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且更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问题，不是选对或是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走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走路。”我的疑问是，我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真实天性的？在我看来，真实天性恰恰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在选择行哪条路的过程中，逐渐去“发现”的。甚至“发现”我都觉得用得不好。您后面也谈到本性是有待于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逐渐向我们清晰“呈现”的。但是无论“发现”还是“呈现”，这些说法都暗含着一个本性就在那，但本性也有可能不在那，它是被塑造的。

陈嘉映：我肯定同意本性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被塑造的。是不是有哪些段落让人以为本性是实践之外的某种现成的东西？那么，有可能表述得不太好，但也可能是，我们不可能在行文中处处点明这一点，“本性”这个词就含有误解的可能。但是整个这段话的大致意思你也清楚，的确不是想说我有个本性，一些道路在我之外，我依着自己的本性去选择其中一条道路。就像海德格尔的“被抛”，你总是已经在路上了。

周濂：对，我觉得这里就说到一个关键之处。伦理学是有我之知，这个“我”肯定不是一个无所依傍、原子化的个体，“被抛”是一种过强的说法，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海德格尔的另一个说法，此在始终是在世界之中的。我们当然都是在处境当中有所选择，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就没有被环境彻底决定。我理解您是要把选择的位置放低，但我觉得有点放得太低了。我理解您整本书想要讲的是，我们的实践是要坐落在传统之中的，这个传统或是脉络赋予我们实践以意义和目的。虽然您也承认传统是变动的，但是您这个变动性不是那么大，但恰恰是这过去的一两百年，我们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传统彻底被打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选择的意义就被凸显了。在这样的处境下面，如果仍然坚持您所说的选择的标准依然坐落在传统之中，我就不知道指的是哪一个传统。

陈嘉映：我们说一个和社会、政治离开比较远的例子。一个姑娘上网或上婚姻介绍所找她的白马王子，她能做的无非是比较各个候选人的各种条件，然后做出选择。但结婚10年以后，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她不能总是拿她的丈夫跟别的男人做比较，然后不断选择。当然她也可能再次面临选择，比如说丈夫家暴，或者她碰到一个让她特别倾心的男人。但一般说来，夫妇已经共享了他们的生活，她无法站在这种共同生活之外去做选择。

周濂：比如说是同床异梦还是夫妇同心。

陈嘉映：私人生活如此，公众生活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在1937年前后，有为青年会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这



周濂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里且不说其他的选择，比如出国留学。这个选择当然非常关键，从后果看，不同的选择会让你在此后几十年的生活完全两个样子。但是，在他做此选择之际，他的人生还没开始呢，他怎样建立他的政治品格，他怎样一桩一桩应对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挑战，怎么挣扎怎么做事，那都是做出选择之后的事情。就共同生活来说，通常的问题不是选择，而是怎么把不得不过的日子过好。

周濂：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我们也经常会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觉得对于社会政治来说，包括人生也是这样子，不是说第一次选择之后就没了选择了，最重要的恰恰是我做了一次选择，然后经过非常痛苦的反思、挣扎之后，认识到第一次反思是错的，我依然有做出第二次选择的能力、机会和权利，这才是重要的。您现在强调的是，我做了第一次选择，然后日子基本上就得硬着头皮过下去，但我觉得现代生活和古代生活很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社会、国家，法律保障你拥有第二次选择的权利，并且要培养你第二次选择的能力。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宗教家庭出

身的人，一出生就被父母受洗了，在古典社会的话，我这辈子只能把这条道走到黑了，但事实上，现代的我们意识到，日子可以不这么过。

陈嘉映：你说的这些内容我都同意，从共同生活的内部看，也不总是怎么把日子过下去，会有那种时候，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们的分歧恐怕在什么“才是重要的”，也许不如说，你我的侧重点不同。在我看，选择这个词主要是指站在事外依照一些公共标准做选择。突出选择是跟原子化的个人观念相联系的，仿佛个人原则上总是站在传统、社会、共同生活之外。我一向偏重于从共同生活着眼而不是从原子化的个人着眼，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尽量避免说选择，我更倾向于说“决断”，中断某种传统，与已经形成的某种共同生活模式分断。一个人小时候受了洗礼，从小就是基督徒，他为了某些缘故决定改信别的宗教或成为无神论者，这跟我们不是基督徒大不相同。

周濂：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您稍微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始终认为

退出权很重要。当然这个权利一生之中不能使用过多，使用过多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如果说你一次都不使用，也许也是一种不负责任。而我觉得一个良好的生活，或者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会让人在郑重其事地使用退出权时，代价不是那么大。

陈嘉映：是，现代社会使得退出权变得更容易，代价更小。比如旧时候人安土重迁，我是个陕北人，明知道广东收入高，却仍然守在陕北。不仅是观念在起作用，还因为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和一个社会网络，反过来，为家族服务也是他的生活目的与生活意义所在。在现代社会，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可以相当轻松地退出家族关系、退出婚姻关系，等等。选择观念的流行依托的正是这个大背景。我强调人生不是一连串的选择，我侧重生活中非选择的那一面，也是针对这个大背景而发。并不是我反对选择，而是说，我认为选择观念的流行遮蔽了生活中的另外一面，这一面有深刻的内容，令人感到意义流失，部分地在于不去体察这些内容。

周濂：您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行之于途而应于心》，如果仅仅“行之于途”，那就是所谓未经考察的人生，所以，必须要有所觉醒地“应于心”，那样才是一个经过考察的人生。我读您的这本书，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你这个良好生活的提法，虽然不那么着眼于极端的处境，但它对于人的心性要求是很高的，它并不是一个对“中人之资”的要求。这当然是因为本书深深烙有您的特色，就是所谓的有我之知，但是一本有“陈嘉映”之知的著作显然不是一个“中人之资”的人所能够追随的。

陈嘉映：我想我已经再三说明，何为良好生活并没有一个对人人有效的答案。但我相信很多很多人会自问这个问题，并且通过与他人交流，通过阅读，更好地理解何为良好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良好生活。

良好生活必须相当程度独立地得到刻画

周濂：您在谈良好生活时，历史维度是很明确的，也很强调实践的传统。但制度的维度好像并不是太突出。我的意思是，如果把制度的维度引进来，您的这本书也许会有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陈嘉映：良好生活肯定与制度有联系，简单说，我们都承认，好的制度给人带来好的生活，否则怎么说它是个好制度呢？但恰恰因此，良好生活必须在相当程度上独立地得到刻画，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是良好生活，才知道一个制度是不是好制度，是不是带来良好生活。所以你不能简单地引入制度的维度，不能简单说，好制度里的人过的是良好生活。比如，反右扩大化之后的知识分子，不吭声，到1980年代，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意气风发，什么话都敢说，但我们不能简单说五六十年代的知



青年陈嘉映

识分子是软骨头。

周濂：这还是有点吊诡的，在严酷的环境下，对人的品格要求会很高；而在一个更加优裕的、轻松的，easygoing（好相处）的环境之下，对人的品格要求反倒没那么高。

陈嘉映：制度、德性和良好生活这三者的关系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它吊诡。眼下我只想说，不能简单地良好制度下的生活就是更良好的生活。

周濂：正因为淡化制度的因素，所以读完整本书，我感觉您对个体的德性、对个体所承担的责任的要求会特别高。所以很有意思的是，您一方面在反复强调，人是在世界之中的，他的选择或是生活都是跟传统、环境勾连着的，但另一方面，我读下来的感受是，好像你其中描述的人是一个特别超拔的存在，因为您是不需要制度来保障这些东西的。而作为庸人，我们其实是希望把很多东西托付给制度，而不是凭一己之德去建立良好生活。

陈嘉映：我们都知道个体生活与环境连在一起，但怎么在伦理学视野里呈现这种联系还有待更多考虑。你想想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把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个学科连在一起，但他在伦理学里并没有多谈政治学的内容。

周濂：比如，塞内加想要过一个德性的生活，就只能践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

陈嘉映：庄子也是这样。

周濂：所以当我读到您点题的第六章第九节《良好生活》时，对其中的一段话特别有感触，您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然后你加了一个破折号，“毫无疑问，这种建设包括批判与改造。不过，我们仍应留意，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袭于抱怨而放松自己、放纵自己。”我觉得这段话很丰富，完全可以展开来谈很多东西。为什么有心好好生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面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想象和建设另一种形态的社会现实，由此过上良好生活？当然您也谈到了批判和改造，然后您又说到“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这我完全同意，但我们要问的是在什么意义上我的批判不是抱怨？

陈嘉映：我觉得你的确是提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我一时想不出往哪里展开能展现更多的内容。若不深说，批判和抱怨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批判总是含有建设性在的。好制度与优异心性的关系则复杂多了，至少不能简单说，在一个好的制度下，人有更高的心性。

周濂：反而有可能心性会更差。因为你如果把过上良好生活的希望更多地放在外部因素上，在某种意义上是放弃了个体的责

任。但另一方面，再良好的制度也不可能确保每一个体一定能过上良好的生活，因为中间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人有太多的幸与不幸。

陈嘉映：良好的制度会让个人的努力变成一个按规则出牌的那种努力，这在一般意义上不需要心性上的努力。这跟古今社会结构的不同有关。从前的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分层的社会，所谓德性只是就精英阶层说的，而现代社会是民众社会，人们不大说德性，更多说道德，道德这个概念天然含有普适的含义。谈论智愚、高下、精英群众的区别很可能在政治上不正确，但这些区别当真从人的观念中被除了吗？这里又有伦理言说的一些难点。

周濂：还有一个问题，您觉得您过上良好生活了吗？

陈嘉映：我提良好生活，其实和一般意义上的幸福生活非常接近的，但我在书中也提到了，我主要把“良好生活”看作希腊词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译名，它同幸福生活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它包含了“有所作为”的维度，这是我想突出的东西。而幸福更多的是从一个人的状态而不是作为来说的。所以我说，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这是良好生活的全景。希腊人是从这个全景来看待 εὐδαιμονία 的，是将你的一生考虑在的，我的生活还没结束呢。

周濂：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过，不到最后很难说有没有过上良好生活，梭伦也是这么说的。不到盖棺，不能论定。

陈嘉映：咱们刚才说，εὐδαιμονία 不只是一种状态，它突出地还包含有所作为。如果把“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完全视作对状态的描述，我觉得自己过得还挺好的。但若从有所作为的角度来考虑事情，那么，一个人自己的视角一定与他人的视角不同，他不是考虑自己过的生活是不是良好生活，而总是考虑自己要去做什么，不妨说，总是从欠缺的方面去考虑，哪些事情，自己该做也能做，却没有做到。我们很难摆脱对自己的不满，很难摆脱失败感的纠缠。

周濂：这不会是您的最后一本书？

陈嘉映：像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如果再出书，多半会论题更明确、篇幅更小，不再是三部曲四部曲那样的构想。



扫码有礼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MEDIA/传媒

外圆内方马东东

“看似圆滑老辣,但没有失去锋芒,没有放弃说话的权利,还有和年轻人产生碰撞的热情”

本刊记者 钟瑜婷 实习记者 程隰 武玉洁 王青欣 发自北京 /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下午4点,长桌围坐着近十人。最靠外边的马东端一台单反,对准对面正在自诉清白的年轻面孔,咔哒,咔哒。“让他们看看自己怎么撒谎。”马东后来跟我说。当然,他也是这场杀人游戏的撒谎者。

这是米未传媒位于东四环的办公区,乍看上去像暑期夏令营。有点乱,不时人声鼎沸,一只灰黑色的加菲在四周悠然漫步。门上贴着白色纸条:请随手关门,防止东东跑啦!一次微信群里有人说起东东自己开门走进会议室,大家一顿夸,东东好聪明,东东超神了。马东默默接一句:嗯,谢谢大家的夸奖。

马东外号马东东。正是在这位马东东的主张下,加菲猫东东,还有麻将室、杀人游戏通通入驻米未传媒。小伙伴撕名牌,他玩树叶游戏。小伙伴玩杀人,他玩得更好。

马东东爱说“气氛”,节目、生产节目的后台、平常饭局的气氛都要欢快、愉悦、嗨、自信。玩节目玩了二十多年,他算琢磨明白了,“中国人其实就是,别闹,4个人凑一桌麻将,最好。”

杀手赢了。“好啦,业务讨论结束。”他站起身,走进办公室。

敲木鱼

《奇葩说》第一次海选,选手马薇薇就被穿着红绿色苏格兰短裙的马东震惊了,“人长得憨憨厚厚的,反差萌啊!”节目开始录制,马东花式的广告一出来,她就笑翻了。谁也没想到,马东会是常常让全场笑岔气的那位,他敲着木鱼,眼珠子滴溜滴溜转,机敏,蔫儿坏。

“这节目没变成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最大的功臣是马老师。”电话那头,肖骁老打岔,这位以“毒舌”著称的《奇葩说》选手,觉得台上的马老师也是“好话不好好说”,“你一本正经灌鸡汤,他突然给你来一颗老鼠屎。”肖骁注意到,节目一凝重,比如哪位主打鸡汤的选手“呼唤爱了”,马东就使坏,“破掉那个气”。要么开范湉湉的玩笑,要么点肖骁发个言。只要稍微冷场,在没有说笑话的氛围下,马东也会忽然接上一个梗。

马东巴不得把不同人物关一个屋子里,“自己就打起

来。”“只要是节目就都是戏,中国最好的戏就是《西游记》,这4个人加一匹马,特别饱满的人物关系,中国的无数剧全是这4个角色出来的。”

节目第二季结束,“马东就是个敲木鱼的”已然成为一个梗。有的选手已经说干了,再说观众会疯。马东会及时打断,不让节目走向无聊,又要让人下得来台。这种“稳准狠”的主持节奏让肖骁觉得有安全感,“包括我吧,有时说你说你都不知道自己说哪去了,再说下去你就像个傻子。”

讨论长生不老时,选手范湉湉发表了个神论:要是我一个人能够长生不老,我岂不是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神了吗?马东上去就黑她一把,“你这个神婆”,大家一通爆笑。“化解了她的这个立论,否则现场气氛会收不拢,而她又好下台。”

松紧有度的控场能力源于马东知道“后期要什么”。从《有话好好说》开始,马东就进机房剪片子,他清楚哪些素材要PASS。后来他总跟年轻同事说,干这行的必须剪片子,“主持人不是天生的。”再后来在央视做《挑战主持人》制片人,他又知道说话节目“要紧凑,有效,即兴感”。在马薇薇看来,马东不是在制造氛围,而是“引导水流,看水流流向哪里了”。

第二季《好朋友可不可以约》录制到后段,马东跳出来,“我不认为这个话题不可以谈,但是不是适合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由这么善于抓住对方逻辑漏洞的选手来讨论呢?”最后选手的发言中止。《奇葩说》跟邱晨以往参加的正式辩论赛不一样,辩论赛以胜利为唯一目标,说的是狗屎评委都得听下去。但娱乐节目有极为微妙的边界感,“节目要有趣,要我们以前那种辩论根本没人听。但又要特别注意把握言论的界限感。”

“就马东一个人,领着我们在灰色地带,蒙眼睛一样到处乱撞。还能让观众 Surprise。”

邱晨后来参加过一些试图变得更加有趣的辩论赛,有人扮演马薇薇,有人扮演范湉湉,还有扮演马东的,“完全失败”。“他们以为作为主席在辩手发言时插科打诨、说几句笑话就是马东了。太错了。”

上海大众汽车
SHANGHAI VOLKSWAGEN

——途观——
1,000,000
——车主荣耀之选——
没有一种荣耀 高得过百万人的信赖

重走丝绸之路 途观携手新华社北京分社踏寻丝路印记

有一条道路，由传奇和荣耀开创。有一种实力，在平静和从容中彰显。途观，德系高性能SUV，上市5年累计销量突破100万。作为新华社北京分社互联互通丝路行指定用车，途观搭载大众领先的4MOTION智能全时四驱系统，轻松逾越各种路况。携手旅游卫视，邀您一起见证《途观——丝绸之路》，踏寻丝路印记，揭开西域神秘面纱。途观，就是途观。

Tiguan 途观

——途有境 而观无垠——

客户服务热线：400-820-1111

www.svw-volkswagen.com



广告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即刻关注上海大众汽车大众品牌微信公众账号, 获得最新资讯以及更多服务体验



Das Auto.

有知

因为北京的交通迟到了半小时，马东边说抱歉边走进房间。他站在我面前回复一条微信，建议我可以先坐下。他口吻轻轻淡淡的，很少情绪波动，遇到不太感兴趣的问题就用他特有的狡猾带过。比如在此前的一个采访视频中，马东笑着对记者说，你再问一次，我给你的回答就又不一样了。哈哈。

9月16号米未传媒发布会，李开复、徐小平、王强等投资人和爱奇艺创始人龚宇都在，一个红包环节掀得全场闹哄哄，马东几乎全程站着，话不多，一次又一次双手合十，鞠躬感谢。

我问马东，你的姿态挺谦卑。马东大笑，“作为一个人，除了谦卑，难道你还能有别的姿态吗，或者说，以其他任何一种姿态生活你不别扭？你不丢人吗？哈哈。”

有时肖骁想引诱马老师说点别人的坏话，结果遇上对方严防死守，“Everybody is good。”讨厌死了！”他向马老师讨教，“我觉得我第二季跟第一季有变化，说不好是好事坏事。”马老师的回话呛到他，“肖骁啊我觉得凡是变化就都是好的变化。”但他又觉得马老师并没骗他。

马东对自己的认知是“外圆内方”。偶尔他多少会露出棱角。比如我问他：常常有人问你互联网基因，你觉得是瞎扯吗？他笑：对对对，人只有好奇心这个基因会起作用，互联网基因、央视基因，都是扯淡。又比如他对“笑”的理解，“好像是萧伯纳说的，幽默是一种武器，它是男人在非战争状态里面相互较量的武器。”

一双细眼发着亮的马东，笑吟吟说，我们更想让大家看到逗的一面。

第二季《奇葩说》选手柏邦妮发现马东藏着锋利。她去翻马东做《奇葩说》之前的微博，全是非常严肃的社会话题，转的多数是知识分子言论。邱晨认为马东有知识分子的灵魂。有一集讨论“丑闻主角活该被万人虐？”马东的论辩中有一句：万人虐的情况可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但它是一种最不坏的情况。“你一听就知道这一定是有公共知识分子灵魂的人才会有表述方式。”邱晨说，“点到即止，但你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

“他的幽默也是略有深意。”柏邦妮说。公众号“严肃八卦”称其为有品格的段子王，他隐藏的是一颗尊重女性的心。作为佐证的例子是：东北直男痞大兵说自己有处女情结，媳妇嫁他的时候还是处女。马东说，“现在也是吗？”

柏邦妮想起吴宗宪来的那场，“所有地方都是段子，场子很热很热，但你会觉得他没有所谓‘道’的东西，但马东有，有意思，又有意义，这很难很难。”马东对她来说堪称人生榜样，“厚积薄发。看似圆滑老辣，但没有失去锋芒，没有放弃说话的权利，还有和年轻人产生碰撞的热情。”



2014年7月17日，北京，马东与一众明星在爱奇艺影业公司成立仪式上合影

在世界观底色上影响马东颇深的是王小波，后者讲世界要有知有趣有性。马东也总说，“有知”和“有趣”就是一回事。“我们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在墙上画画。难道是为了名垂青史？它就是有趣，它就是娱乐自己。”马东14岁开始读《红楼梦》，“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时候，他为了什么？十年辛苦不寻常，我觉得他是娱人娱己。当然他的小说写完了，他的手稿也都流散了，在朋友之间传阅而已。他不写出来他难受。还是娱乐。”

雅痞

2013年，马东在一个咖啡馆见牟頔，后者之前在做《喜乐街》，是央视最年轻有为的导演。一开口马东就说，世道变了，作为一个年轻的内容制造者，你应该呆在时代最前沿的位置。触动牟頔的还有那句，“你是独立型人格的人，不适合在央视慢慢熬出头。”于是牟頔带着手下的二十多人，和马东一起创造了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

《奇葩说》的念头源于马东和高晓松在饭桌上的一场互喷。马东想找一些“能连续喷6小时，又有信息量”的话唠。牟頔理解马东更深层的动机：1998年马东在湖南卫视做的《有话好好说》，就因为太先锋了而被毙掉。他能在互联网更宽容的环境，做一个超越现实的尝试。

马东一度邀请昔日主持搭档、好友张绍刚参加《奇葩说》，后者拒绝了，“太猛烈了，我都是老年人了。”张绍刚不认为离开央视后的马东有什么不同，只是媒体属性的变化，老友逗比

的一面在舞台上大爆发。尤其到了第二季《奇葩说》，马东被网友称为“人型弹幕器”、“段子手马东”。

马东比电视上瘦，瘦得精神，眼袋割了，只剩下俏皮风的卧蚕。一身黑色休闲服，脚上蹬一双NIKE最新流行的黑色跑鞋。肖骁眼尖，早发现马老师就是个“雅痞”，穿一件迷彩T恤也很讲究品质感。

台下的马东话很少，总笑眯眯的，从不是把控话题走向的那个人，性情审慎、沉稳。

在马东面前，肖骁这种特放得开的人都有点害羞，偶尔会用崇拜的眼神看他。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马东虽不像长辈爱教导，却有一双毒眼。第一期《奇葩说》海选播完，肖骁一夜爆红，心态有点变化。一次录完节目，马东跟他说，肖骁你以前状态非常放松，但我发现你开始紧张了。

第二季马薇薇被淘汰后，一群人过来安慰，一旁的马东说：“这事有什么好安慰的，输赢这事马薇薇见多了，她打辩论赛的。”“一下子就解了我的围。他看出来我已经很勉强在接受安慰了，好像装作真有什么事一样。”又在某次吃饭时，他非常随意地对马薇薇说，“你不用忍着，你也不用刻意综艺。你本身就是锐利如刀的人。”

对这群年轻人来说，马东似乎以一种非自上而下的无声的方式影响了他们。

因为《奇葩说》，某种程度上性格自闭的颜如晶人生一分为二，前半只有辩论，之后她有了会跟她分享恋情的微博粉丝——还能接受采访了。“像我们这种人，没人会注意到，也没可能会交到朋友，我搞不懂为什么《奇葩说》喜欢我，有时不知道BiBiKING应该给谁的时候，马老师都给了我。所以马老师应该挺喜欢我。”米未传媒一个有榻榻米的房间，颜如晶盘着双腿，一字一顿说，不结巴也不尴尬。马东给她舒服的印象，两人交流多是在杀人游戏中。有时马东在健身，她过去瞧一瞧，马东解释上两句健身器材，她又默默走开。

“你不觉得我变高级了吗？”肖骁嗲嗲地反问。第一季他就是抱着“老娘就是对”的态度去吵架，到了第二季，本身不支持开放式婚姻的他反而去选择相反的辩论立场，辩完觉得，“真没资格Judge别人。”在柏邦妮看来，参加《奇葩说》人会“自然生长”，肖骁、大胆泼辣的范湉湉在别的节目可能就是配角、奇葩，但你在这里会看到他们是“完整的人”。

肖骁在马东身上学到包容心，“马东老师是说话风格、心态像90后，但从包容的角度来说，他是妥妥的60后。90后包容吗？90后跋扈，敢说敢做，敢想，正是他们不用考虑我要去包容谁，是这个世界在包容他们。”

理性，又自由得无边无际

张绍刚一点也不意外马东又跳槽，因为他的老友就是“不规矩的人”。前几年他见到在爱奇艺的马东，还笑他越来越像个商人了。他知道马东对未来有非常清晰的筹谋。在接受别刊采访时，创新工场投资总监陈悦天（米未传媒的投资方之一）提到马东“目标明确”，“比一般创业者成熟太多。”他记得马东跟他说起，自己的公司有个口号——相信说话的力量。

离开央视前马东是综艺频道的总监助理，然后他跳上高速行驶的互联网列车。采访那天中午，他参加了36氪创业生态大会。当日36氪公众号的标题是“左志坚（拇指阅读创办者）说做了10年内内容仍困惑变现，‘奇葩说’的马东摇了摇头”。马东当时回左志坚：“（那是因为你）没有做成头部内容，做到腰以上的内容可以够本，如果做底部一定会赔钱。”

《奇葩说》第二季，几十个广告客户要求植入，节目组最后只定了5个客户，第二季的广告收入超过一亿。“我们还是希望站着把钱挣好。”牟頔说。

马东做项目非常慎重。他到爱奇艺做的首档真人秀《汉字英雄》，避开当下闹哄哄的舞蹈类、歌唱类真人秀。当然，课程不是一日学会的。在进爱奇艺之前，他跟龚宇说想做“咨询类的直播节目”。因为对电视来说，直播是高级形态，方案他也做了，招兵买马几十号人。到最后一分钟，马东自己给停了。因为他忽然想通了，“互联网解放了人的时间和物理位置，但直播相反，是要锁定时间和物理位置。”

并非一切顺利。《奇葩说》有两期下线的节目，马东听到消息后内心平静。

以前他可做不到——他在这行做的首个节目《有话好好说》，就是因为一期同性恋的节目，被停了。当时30岁的马东，当着节目组男男女女的面，哭了。“当时就年轻，觉得我又没做错什么，这是一种直路，为什么必须要弯掉？”马东的右手直直往前伸去，“这明明是一条可以向前走的路，为什么咔嚓就再见？”也从那之后，马东就“没那么幼稚了”。

“没什么经验是可以真正忘记的。”马东说真正的优势积累并不在于方法，他谈起2009年的春晚（当届春晚出了刘谦、出了小沈阳），当时他是语言类导演，跟着总导演郎昆干，学到特别多，比如作为一个大型导演的成本意识，既对内容负责，最大可能保留节目，又能“在诸多力量的博弈下贯彻自己的意志”。

一日马东跟牟頔说他又要跳槽了，牟頔心里“哇塞”一声。她觉得马东挺多变，谨慎、理性，又感性得让人害怕，“非常自由，无边无际。”



右起：马东、金星、蔡康永主持《奇葩说2》

成立米未传媒对马东来说是水到渠来——他还是想做内容。管理是有下限的工作，“不能出漏洞”，但做内容呢，他可以“跳高”，“想过瘾嘛。”

采访中马东没有流露出创业者常有的自信心爆棚，也没太多焦虑感。

他基本冷静。他说自己是悲观的人，没那么热情，对新鲜事反应比较慢。然后他又有些狡黠，“大概只有稍微冷一点，才能走在前头。”他慢悠悠地说起一个故事，80年代北京交警忽然要控制摩托车，说不给车牌子了，因为最早一批买摩托车的人都给撞没了。“就刚骑摩托车的人，觉得速度太好，然后刹不住了。”

18岁那年，马东被父亲马季送到澳大利亚学习计算机。一日他在中文图书馆借了霍金的《时间简史》，之后30年他反复读了很多遍，每次内心都非常沉静，仿佛夜凉如水。天体物理学和整个量子力学都在向前发展的理性世界给了他“一个把手”，一个不受人为干扰的、神奇又干净的、可以扶住的支点。“那些上太空的宇航员，回来以后都笑呵呵的，再没什么勾心斗角，什么他妈的涨工资、加班费，你们就跟沙漠的一堆蚂蚁似的，还打仗，太逗了。”

有人评价，《奇葩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语态环境，马东并不认同。他喜欢的另一本书是《重画世界》，他相信书中观点，“这个世界是因果偶合的事情。推动世界变化的东西，是基因的力量，但真正造成变化的往往是偶然性的事件，那个东西看运气，就跟打麻将一样，输赢交给命运。”

他嘴里老蹦出物理学术语。比如他不爱说话，却又办了一个说话的节目，“这种矛盾、混沌，不就是生活的量子态吗？”

马东说，未来要是上太空这事能商业化，他得攒够了钱上去一遭。



扫码有礼

对话马东

请郭敬明来《奇葩说》

人物周刊：你从来不提对电视生涯的不满，哪怕一点。那段时间你也挺享受？

马东：我只是在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在系统内学习到了特别多的东西，包括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对政策更加理解，我知道它大概产生的逻辑和过程，我接受起来没那么难度大。有的人老是说，这个政策不好，那个政策不对。我没那么觉得。

人物周刊：你经常提到《娱乐至死》，这本书提到，在林肯年代人可以连续 8 小时听演讲，人的思维可以得到逻辑性、理性的锻炼，但娱乐年代就做不到。

马东：视频时代，或者叫作尼尔·波兹曼所说的“电视时代”，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过。虽然中国有几十年电视史，但我们的电视肯定不是尼尔·波兹曼所说的电视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会让我们进入他所说的电视时代。更多的甚至不是读图，而是读视频的时代。今天我们看《纸牌屋》，你不是在读长篇小说吗？我们常说现在没有人读长篇了，说这何其悲哀。我不这么认为。人们是在成长，还是要看总体信息摄入量有多大，不要过于留恋某种单一的信息传播渠道。

人物周刊：信息宽带更宽了？

马东：宽太多了。这就是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说的，我们都有童年，但在人的自然属性里没有童年这个概念。这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现在的小朋友你看 iPad 看手机和我们获得信息的方式一样，所以童年没有了。

人物周刊：最近你经常强调说要做内容，而不是“节目”。

马东：因为我我觉得你说节目，童话节目，综艺节目，电视综艺，它和电影甚至游戏之间的差异在模糊，以后可能随着技术进步，这种差异会更模糊。形式真的没那么重要。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现在的娱乐市场会不会有点过于迎合年轻人？

马东：我是这么觉得，所谓为客户服务的前提是，你要清楚客户不知道他所不知道的。这事特简单，就是他看过 8 遍《红楼梦》，你拍一电视剧，你想让他满意，你做梦。只有他不知道他所不知道，他才被你吸引了。真正的为用户服务，是领先他

半步，你领先他两步，他追不上你，他就不理你了。真正的为他服务是领先他半步。

人物周刊：王小波特别喜欢罗素，后者说过，“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奇葩说》的底色是不是也是如此？

马东：对。在这一点上，我、康永、晓松、金星，我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奇葩来了》你会看到很多奇葩，很多人明显不能进节目。但整体氛围是包容，比如我们第三季海选，晓松会觉得你不适合进我的战队，所以我就请你走开，康永最多的时候是让你等候，你在那待定。

人物周刊：你会觉得郭敬明也是参差多态的一种吗？如果再见到郭敬明，你会怎么做？（马东曾经在《文化访谈录》问郭敬明关于抄袭的事，气氛紧张。）

马东：那是录的第一期节目，你就想，不管是台里，还是政策，对你的宽容度都会大一些，新节目还是要刺激一些。然后说实话，郭老师的那个事件当时比较热，我就调阅了所有的相关资料，我又觉得比较明显。如果再碰到郭老师，我会邀请他来《奇葩说》，能不能够捐弃前嫌，给我一个机会，该跪的我就跪。哈哈。

人物周刊：你是在开玩笑吗？

马东：真的，我不开玩笑，不管郭敬明当时是什么样，他走到今天，他在商业、创作、时尚等方面的成绩，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特立独行而且能量巨大的人。这种事会使他成为一个更加宽容和豁达的人。我不觉得他会心存芥蒂。

人物周刊：年轻时你对父亲的印象是怎样的？

马东：1986 年出国之后，我大概是在 1991 年的时候在香港和我父母见面的。然后是我父亲去澳洲演出。我当时印象特别深，那是他艺术最成熟的时期。我站在台底下听他说相声，我就觉得，我是他儿子么？我怎么会那种陌生感。他的表演状态，那种成熟、分寸、老辣，看得我恍如隔世，这人是他爹么？哈哈就是他是不是你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种感受特别好。

人物周刊：听起来马季先生在你成长过程是不在场的？

马东：我父亲对我是身教过于言传。我能在他身上看到专注的力量，这个力量特别大。第二个是不为浮名所累，他二十多岁开始出名，但即便如此，公众知名度和人的内心世界还是两件事。我父亲走的那个瞬间，我很有感触，人一撒手，一呼一吸之间，所有东西都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父亲是个特别独立的人。

马东：嗯。他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人。如果他在这里和你聊天，谈三句就是谈相声，绝不会到第四句。就是他喜欢他干了一辈子的事，他一辈子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特别专业的人一般就很独立。

马东：因为极致的专业给了他权利，给了他独立的权利。 



M MEDIA / 传媒

秦朔

他是中国媒体市场化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他的每一次“出发”和随后的辉煌，都为中国媒体业树立了标杆。在这位生长于中原古都的媒体知识分子身上，有着浓重到化不开的家国情怀。在千头万绪的管理职位上，他个人始终保持着勤奋的社论与评论写作，对商业文明和重大社会问题进行有穿透力的发声。

2015年，担任总编辑长达18年的秦朔再一次选择从零开始，创办个人的自媒体平台 and 品牌，投入到新一轮商业文明的研究、写作与实践之中。“我来晚了，但是，我终于来了。”愿这位学者型前媒体人第三次起跑再建辉煌，给喧嚣、浮躁、空洞的中国互联网商业文明吹去一股有思想、有情怀、有立场的厚重之风。（徐琳玲）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5年10月26日第32期《秦朔 老男人的“新春天”》）

ARTIST / 艺术家

徐冰

在201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世界通过徐冰知道了，象征着东方的不但有传统语境里的“龙”，还有被视为传奇的“凤”，由红色安全帽组成的巨大凤头，下巴挂着重重叠叠的灭火器，凤凰尾巴是红白蓝民工编织袋的蔚蓝布，凤是龙的阴面，这种诡异的关于建设、关于城市化、关于腾飞、速度与危险的紧张冲突感，构成了对全球当下社会现实的隐喻。徐冰尤为值得称道的，正是他那种静水流深的创造力，以及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未曾因年龄而削弱的能量感。（蒯乐昊）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5年6月11日第18期《威尼斯双年展 窥探“全世界的未来”》）



ARTIST / 艺术家

老树 活着这档子事儿

“所谓希望、未来、光明、美好、幸福，大多数人靠这些词撑着活下去”

实习记者 郑莹 发自北京 /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倒回 40 年前，“老树”这个称呼还没被学生叫开。刘树勇在一个夏天，暮色苍茫时分，坐在墙头对着无边无际的玉米地吹口琴，想着山那边是哪儿。

40 年后，老树身在北京，忙里偷闲画着彼时的山间日常。

“你还没到那岁数，”这话两个半小时内他前后说了 4 次。40 岁时老树疑惑——凭什么要依赖他人认可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焦虑就是整个世界，快压死他了。

他只盼着赶紧到 50 岁，盼着经历过后，有些事情可以不那么看重。

“我一个教书的，被看成画画的，也是尴尬。”9 月起，老树就不接受采访了。

耐不住劝，他提一个要求：不要涉及私人生活。但凡谈到“有公共价值的个人经验”，“嗨”，他来这么一声，劲头就上来了。眼睛微眯，凑近，记忆如垃圾倾倒地。

老树顶着颗光头，威风凛凛从秋风里来。学生说，“是山东野地里一棵又正又妙的庄稼。”53 岁的脸恰如其分，浮肿、粗糙。

生于 1960 年代，20 岁出头来北京，在被老树形容为“简陋”的 80 年代里，老树“饿得嗷嗷叫，逮着什么吃什么”。他给自己补课：“齐白石、蒙克、劳申伯格。李德伦、小泽征尔。弗洛伊德、海明威、乔伊斯、《第三次浪潮》、《梦的解析》、《丑陋的中国人》、《理想的冲突》、《少林寺》、《幸福的黄手帕》、《黄土地》、《第一滴血》、《红高粱》、《飞越疯人院》。”

饥饿已久的他曾这样生活：教书绘画、策展摄影、设计出版、电影批评、书法研究。

“瞎混呗，”他说。

50 岁的老树成了一个累得过劲儿的人。“到岁数，你就万念俱灰了”，他“对活着这档子事儿没那么热爱”，对烟、酒仍没法节制，对再打个盹有越来越强的渴望。

作家钟鸣评价好友老树“具冷眼者兼具热肠”，有时是暂时抽离出的旁观者，更常是在场者。

烟和打火机在手中摩挲几分钟后，老树干脆打火，点燃了一根烟。他眼神失焦，吐出烟圈，说着死亡的进展。

今年 10 月，53 岁的老树再次走到了山的尽头。

动物凶猛

从小被塑造的是集体人格，想当小英雄，想当革命的螺丝钉，从没想到要做回自己。1983 年大学毕业，《理想的冲突》一书正流行，书里谈到弗洛伊德“作为动物的人”，他才明白人的多样性。经历“文革”，他确信了人的动物欲望，“一帮年轻动物来了，形成威胁了。”

他常看《动物世界》，看到雄性间的战争有时只为了雌性。“摸摸自己，也是一头野生动物”，老树提醒自己：有些表现就是纯生物性的。

坐在你对面的首先是个动物。

过去太单一了，我们老通过一个视角理解人，很多表现理解不通。后来发现，是动物性在起作用。

70年代有个摄影师叫任曙林，老拍女中学生。他拉我喝茶，特想让我写篇文章，我说行。

当天晚上，哗，写了六千多字。文化、历史、共同记忆，说得头头是道。但总觉得不太对，另有隐情。

说了半天，为什么别的有这种记忆的人没拍这东西？道理不能有例外，有例外这事儿就不攻自破了。后来我再看，看到半截一下明白了。把六千多字咣当删了，重新写。

就是生物欲望。7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个男孩在街上盯着个女孩看，老盯着，那女孩，“臭流氓”，一咋呼，旁边那些男人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了，立马以流氓的名义把你抓起来，这种案例太多了。

我一算，那时他十七八岁，青春萌动——我靠，萌动得有点晚吧，在一个禁锢特别严苛的时代，欲望会格外强烈。很多男女拉个手，放电呢，手都哆嗦好几天。

他拍了大量女性局部。拍腰，耳朵后面这块，女人肘部，小腿。在那个年代，是被男人共同认为很性感的部位。拍女人胸部，那基本不干。

盯着看不行，我拍照片。中间有相机区隔，“我”的窥视就合法。这几句就是他所有照片的原因。

就跟很多年前我看了一本书一样，叫《糖》，商务印书馆印的，三十多万字。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糖，是甜的。

“文革”期间人那种动物的攻击欲，甚至性欲，完全释放出来了。当时的画很多都体现性欲转化，男的系那种腰带，女的戴顶军帽，哇，很性感。

《动物凶猛》这书光这四个字就足够了。尽管叫“文化大革命”，但根本不是文化革命，是在革文化的命。

一无所有

栗宪庭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指出，那一代人都有这样的读书经历，艺术家常“喝酒谈艺术，彻夜谈哲学，弗洛伊德、尼采、萨特、黑塞”。80年代文化热那会儿，老树参与现代艺术，经历“八五新潮”。

那会儿崔健唱《一无所有》，所有人都有同感，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他妈的有什么啊。

过去老觉得我们生活得很好，世界上2/3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吃个窝窝头都留半拉，准备给他们呢。国门打开，发现人家根本不吃这破玩意儿。



“天色将晚，抱鱼上床。世间破事，去他个娘”

80年代有弗洛伊德一本书，哇，像痴一样看，就这么理解弗洛伊德了。说白了根本不是理解西方，是想象西方。

可当时你饿得嗷嗷叫，逮着什么吃什么。

“八五新潮”重要的一个倾向是哲学思考，包括王广义早期一些东西都带有宗教、哲学的情绪，他一东北人，高度世俗，哪有伟大的东西，瞎掰。但可以比划，模仿。

1989年2月，我去了6趟中国美术馆，27岁，就搁那儿待着看展。

“中国现代艺术展”是栗宪庭和高名潞几人策划的。大门口台阶有“不许调头”的标志。

当时大家都挺兴奋，觉得实验性艺术被承认。二十多年过去，回头想想就明白一个道理：艺术不是苟合的力量，它永远处在一种质疑、挑战的状态。

“八五新潮”时期还是团伙作战，觉得团结才是力量。捏了块宣言就闹革命，那是搞运动，结党必为营私。我不喜欢“革

命”这词儿，但当时喜欢。我讨厌革命是40岁以后的事。

85年我在大学当老师两年多了，原来这种团伙可多了，一个宿舍分好几个派别，有文革时期的传统，要革命组织。

那年，《深圳青年报》搞了个“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整版整版的，上千个派别。有些人为了投稿，当天晚上几个人琢磨赶紧起草个宣言。

“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于是我们就撒娇。”这是撒娇派的宣言。这类东西在当时非常普遍。

戛然而止

09级学生回忆老树谈起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时，仍是兴奋的，甚至是亢奋的。

20年后，“中国现代艺术展”文献展在墙美术馆举行，老树没去。

“中国现代艺术展”之后，“八五新潮”就戛然而止了，什么不戛然而止？

80年代后期别人送了我一海鸥DF-1的破相机。国产的，后边漏光，装上胶卷得用黑胶布把缝贴起来才能用。

多穷啊，买电影胶片缠成胶卷拍，都买不起成盒的。盒的四五块，分装的平均一块五。胶卷七毛钱还是多少钱一个，找些空胶卷盒，在被窝里缠。

那会儿拍了一万多张，用了三百七十多个胶卷。在底下看着不着道，我就趴在树丛里拍，根本看不见人头。

到了后来我冷静了，就觉得这他妈有点扯淡。我那年27岁。

之后对摄影迷上了，觉得这个方法来得快。有个老师叫李晓林，现在是保险学院书记，很早就有相机，理光R7，还有一套头。我们这学校原来是北京卷烟厂占领着，那时刚撤走，里边好多机器、铁轨。我就用布把李晓林裹起来，捆在铁轨上，在周边拍些诡异的东西——一只死鸟、楼梯里的废弃物、防毒面具。

那年夏天就开始拍照片，还没开学，8月份从老家回。

天特别热，就到单身楼看着年轻教师成天带着一伙学生，弓着膀子，上身连件背心都不穿，穿一裤衩儿，趿拉一拖鞋，采屋里，百无聊赖打扑克。

拍了一张我那哥们儿，现在是《中国财经报》总编。他成天养只猫，跟对付孩子似的。还有一望远镜，猫趴在肩膀，他从窗户往下看，为什么？底下过去个女人。

当时都二十多岁，他比我年轻，没恋爱没结婚。

梵高的理想

当问到“八五新潮”那一拨艺术家的现状时，老树深叹口气，说后来就没什么联系了。联系多的是1993年，在圆明园画家村。

“大家在1993年春天又温暖又有点儿懒洋洋的空气里瞎扯。”

31岁时我对艺术家村有很美好的想象，但这种理想很快就破灭了。

早年我也留长发，觉得艺术家就得这样。少年轻狂，找不着北。在这之前看过《渴望生活——梵高传》，对欧洲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家聚集区比如蒙马特高地，有纯粹的假想。

93年给陈冠中的《号外》做关于中国实验艺术的内容，我拍照片、采访，绘画只是一部分。圆明园画家村，真正一个样本出现在面前，你会发现他们谈论艺术的时候很少。琢磨画的时候就琢磨：我靠，画哪张图好卖。

那会儿都穷，赶紧挣钱。画基本卖给老外，来个老外都巴结。

我正在采访，一画家刚才还在谈严肃的东西，突然说，“来了。”哗，起身就走。屋里收拾好，画摆上，等外边人来。

圆明园画家的生活方式我挺不喜欢。吸毒、酗酒、为女人大打出手，跑到圆明园湖里把过去沉的石雕用拖拉机拖上来，搬回老家去，净干这种烂事。

很多人连个字儿都写不成溜儿。也不是瞧不上，有些很棒。方力钧复印的日记在我手里还一摞，他写我为什么这样画画，为什么这样生活，写他同学说他是地主家的狗崽子，写上学的时候怎样受歧视，很诚恳。他说如果你哥们不跟你好了，他女人你就可以随便搞了。全是这种话，特痞气。祁志龙写得讲究，逻辑缜密，那家伙很可能喜欢哲学。我到他家去吃排骨，那真是排骨，买不起带肉的。

圆明园村民不理解，怎么来了这么一帮人？披头散发偷鸡摸狗的。艺术家喝酒从街上经过，孩子跑过去，一女的赶紧把孩子拉回来，护着，看他们过去，跟看鬼子进村似的。

村民烦他们，又想租房子给他们，想挣钱，又觉得这些人不靠谱。

村里书记说，“我原来不大了解他们，现在很了解了，我也很喜欢艺术了。”挺逗的，那个时候艺术跟乡村有啥关系啊？

后来圆明园村散了，有些人去城里住，就是现在的798。破厂房也挺便宜，大法式，挺好。更穷一点的就跑到宋庄，有几个哥们儿在那，“来吧，来吧”，就跟圆明园当时聚集是一样的，寻求机会和交流。说白了又在城边，进退有据，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栗宪庭先生对圆明园里边绘画的集中倾向做了个概括。比如方力钧，就是玩世现实主义，祁志龙就政治波普。有个概念，好把这两拨人推去威尼斯双年展。玩世是文学、音乐、绘画在同个时期的共同倾向。

我现在绘画中的自嘲当然也是一种玩世。你不玩世行么？你有什么办法？你提刀出去？



“远山秋云乍起，平野渐次苍黄。小院瓜熟蒂落，手边一茶微凉”

混子

老树的92级学生对95年学校的一场讲座仍记忆清晰：“崔健来时海淀炸窝了。他没唱，穿了件大红花棉袄，讲了披头士。”

1992年，赶上了“下海潮”，老树曾下海去广州。远离皇城根底下，在“只谈早上吃什么，晚上怎么泡澡”的氛围里，他第一次明白什么是世俗社会。扑腾几年后，高校热起来，他又被“收买”回北京，此后“俗身在单位，云心赴天涯”。

95年那代全是混子。理想破灭了，知识分子正犹豫下不下海呢，也没下去，那怎么办？其实很颓废。

学校组织政治学习，9月初还挺热，返校，下午还在学习。开会时我因长发被批了。

这他妈不说我么，就剃个寸头吧。

学校对门就是一溜发廊、菜市场。遇上个二把刀。“这边好像有点不对，这边好像有点长，这边短，你得把长的给我弄掉。”把长的又弄短，短的地方又显长了。来回弄弄。

“你给我刮了得了！刮了出去特舒服，嗨，水一壶就完了。”

当时是有点叛逆，还是有点“他娘的，搓火嘛！”毕竟还

是年轻。后来发现太舒服了，省事儿，凉快。

95年我把崔健请到这儿来讲座，他空身来，没带家伙什儿，也没唱，就打着手指头跟大家一起念歌词。哼哼的，有个节拍的，就叫《混子》。

太他妈准确了。全是混子。

那会儿我太想把国内各界请一人发言，定了个名字叫“发言人系列讲座”。想法很简单——经济院校的学生得了解一些这个，成天就知道数钱，挺烦他们。

没想到宣传部支持，太好了，请呗。

现代艺术请的栗先生，戏剧是牟森，音乐是崔健。电影请的戴锦华，那些女生特崇拜她，一定要把她送回家。特冷，11月，找了个大教室没暖气，我给她搞了件军大衣她就出去了。

我找学生用复印机剪贴海报，八开，拿去学校张贴。太饥渴了，知道这儿有讲座学生都来，还有为占地方打架的。教室坐了480人吧，六七百人全站着，周边一圈全是人，只有发言人站的那个地方是空的。

学生差点把崔健给吃了。崔健说，老刘，咱撤。贼有恐惧感，老怕像列侬那样被那什么了。从后面礼堂出来，在操场他开一辆破车，赶紧走。

本来无一物

“40岁时我有很大焦虑，那个时候就特盼着赶紧到50岁。到50岁就好点了，有些东西就不太那么看重了，无所谓，太阳都偏西了。”

03年我有一阵抑郁了，那年很多人得了这毛病，就是非典那时激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睡不着觉，脑子转得飞快，哗啦啦，停不下来。七天七夜睡不着，机器一样，过去叫飞了车了，油门拔了它还在转。人很快就完蛋了。

以为靠精神可以扛过去，后来有个得过这病的朋友劝我，我才服药。服赛乐特、罗拉，很快就控制住了。生理上发生了变化，跟肚子疼似的，总得吃点药吧。

很难跟焦虑联系到一块儿，说不好。你要是得了病你并不知道啥原因，就是得了，对吧。

现在会不会有这种状态很难讲，明天一出门让车撞死了，谁知道。所有事儿都可能存在。所以我说有虚无感，一会儿不知道啥样，永远不知道，没人知道。

04年又大病了一场。当时心脏不好，虚无感更强了。快了，差不多了，说不定哪天就嗝屁了，有人在敲门。

做的第一个摄影专题就是关于死亡的，北京丧葬。88年，刚有相机，当时正好有个亲戚，在大排档上吃着饭，突然就被人家连捅三刀，三棱刮刀。捅死了。

他是我一姐夫，被错杀的。这事对我震动挺大。

当时觉得，死亡这事儿，是他妈一挺大的事儿。

就因为他，我第一次去火葬场。春节前八宝山停尸房满了。值班的少，烧不迭，全是的。有些放在盒子里，有些就一块白布，蒙着。我掀开一个个看，一人在屋里边。

死亡本身的静态是我关注的，一个人复归平静，躺在那。陆续拍了一年多。

对死亡没有恐惧，觉得我将来就这样。后来跟好多人说，在你有生之年，或者年轻的时候，多想想死亡，会活得谦卑。瞎咋呼什么，嘢瑟什么。

对《放大》那部电影我有极深刻的印象，电影看得我云山雾罩，那时哪懂。后来突然明白。当下大悟，如桶底子脱。

一摄影师到公园拍照片，回来洗完发现有个白点，什么东西？放大，再放大，尸体。他惊讶，有凶杀案？赶紧第二天早上直奔公园，去找，没了。

他一直想把这事儿搞清楚，成了个焦虑。尸体哪儿去了？寻找中他发现，这东西可能本来就没有。“有”是我意念里有它，我思了，所以它在了。

结尾他打网球。咚，咚，没有球。打，打，有声音。打完之后，欸，球在场子外落地了。意思是，球落在脚底下，你给我捡回来。

地上没球啊！结果他拿起来，掂掂，扔回去了。

啪，啪，啪，啪，电影结束。

本来无一物，说的就这个。不单理解了电影，有阅历之后，你就理解人生就这么个东西。

到岁数你就万念俱灰了，越来越没意思。年轻时老觉得前面充满一切可能性，等你一样一样达到，“草色遥看近却无”，凑近一看，啥啊，没什么意思。

今天在床上我说，真冷啊，我还穿着短袖。真是寒露，强烈感受到了。这一年马上就快过去了。一年干吗了？想想，挺忙，有啥意义。每个人不都是西西弗么？

但不意味着我就不好好活了。

话先说到头，说到尽处，选择才真实。所谓希望、未来、光明、美好、幸福，大多数人靠这些词撑着活下去，人生就是个掩耳盗铃的过程。

亦真亦幻

问老树，你怎么记住那么多？

“老了嘛。”

最近老树可能上岁数了，过去的记忆特别深刻。眼巴前的事儿，没兴趣。十一期间，老树让弟弟开着车，又回了村子，看看老父亲。在山里边转一转，开到了山的尽头。

离开村子二十多年，变化挺大，都没法看了。房子都一排排的，笔直的，养猪场似的。

过去房子依山势而建，道路没有一条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凡有河流穿过的城市，都曲里拐弯。你看天津，就没有正南正北的方向。所以上大学到天津去很焦虑，找不着东西南北。往南走、往北走，天津从不这么说。往左走、往右走、捡直走，靠，描述方式都不一样。

山里倒没多大变化。树叶儿照样黄，萝卜照样长。就是人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空村，老弱病残。

山里每点都记忆深刻，回头想想，可能因为离开了。打柴的地方，从哪里滚下来过，操，都记得。一看，这地方也不高，就是大斜坡有点陡，一骨碌下去怎么跌成那样。想这些事儿呢。

我小时候就挺寂寥，不太合群也不爱说话，因为没法跟小朋友玩儿。人家家里姐妹多，我是家里老大。父亲在外地，母亲每天忙，很晚回来。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在家，不能出去玩儿。

母亲回来，我吃饱饭就她跑掉了。

我家在村子最靠边，北边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跑到家后面，待一会儿，往天上扔两块石头，蝙蝠翻飞。我画了很多麦田，小时候这种记忆太深刻了。没什么玩的。

那个年代突然有一个很美好的遭遇，印象会很深刻。书里我写到的那是个真事，黑马掉进悬崖摔死了，马肉分了吃了。

那黑马很牛，打雷的时候特喜欢撒欢。我们有时候说它受惊了，不是，它是高兴！没人管，放它的人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它乱跑乱奔，掉悬崖底下摔死了。

我们在山上打柴，躲山崖那儿，淋不着。就在旁边看着，看它哗啦啦跑啊跑，掉下去了。

山上云很低，看它掉到云底下去，穿过云，又下去了，看到一点儿，再也没看到了。肯定摔死了，那么高。

村子里有12个生产队，我家住在第六生产队旁。生产队得去悬崖底下把马拉回来，肯定的，那是块肉，那了得！过年才能吃上点肉。

他们给我家送了一块，人家都不吃。哎呀，香啊，他妈的，半年没吃肉。马肉的味道现在的记忆就是香，忘了啥味了，半年没吃肉的人给你块肉你还想着怎么个香法？那说不出来！

那是真事儿，我常把一个真事跟虚幻的东西打通，亦真亦幻。我很有感觉的事就仿佛是真的，我不在不重要。



扫码有礼



FOLK / 民间

邓仪 进山, 出山

一个云南农民与一个NGO行动者间亦师亦友的感情与恩怨。前者的生活轨道因后者而改变, 他感到40年人生中不曾感知的解放, 却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孤独和困惑

本刊记者 张雄 实习记者 郑莹 刘芳文 发自云南丽江、北京
图 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编辑 张欢 rwzkshangye@163.com

李玉坤在山上采菌子，见到了红腹锦鸡的窝。白族人都知道，这不是好兆头。

红腹锦鸡在此地已消失很久。这几年河源村搞村寨银行，配套封山育林，金丝猴、猎豹又回来了，还有红腹锦鸡。这种中国独有的二级野生保护动物，30年前父亲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老君山上并不稀罕。

此时父亲正躺在家中捱过生命的最后一段。在县医院检查出肝癌晚期20天后，他匆匆抵达了73岁的人生终点。

人是被吓死的，邓仪说。检查前一天他亲眼见到李父在稻谷场上跟每个人开玩笑，第二天说闲着无事进丽江检查一下他的高血压，检完后几个兄弟坐着哭。老大告诉了母亲，她老人家就揪着老伴的手24小时不松开。你说是不是吓死的？

合作社的理事长不算官，毕竟没吃上“公粮”。自从邓仪进到河源村，他莫名跟着一起办村寨银行又搞合作社，重体力活倒很久没碰过。老婆反对，家里生计全被耽误。老父亲却支持得很，当了长就不是普通老百姓，男人要的就那点感觉。拗不过老婆，李玉坤悄悄进城打工。工地上的活累点也罢了，包工头对他吆来喝去，让他很不舒服。理事长可以为村民跑前跑后，却不是随便被人吆喝的。

干了半年李玉坤回到山里。父亲去世后，母亲搬到兄弟家住。新房组山窝窝里只他一户人家。每天坐院里晒晒太阳，读读邓仪时不常送来的书，或者看看电视——他只看拳击赛，至于其他，他都觉得“很假”。

村寨银行

父亲的突然离世对李玉坤是个打击，但他知道这5年他过得跟过去40年不一样，或许跟祖辈们都不一样。父亲都看到了。

5年前，邓仪是作为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前身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项目的负责人来到河源。村民们都知道又有送钱的来了。云南老君山地区是三江并流地带，大片的原始森林近二十年被村民们砍得有点猛，据说已经被国家知道了。可谁在乎？村里人每年为这点木头都要跟外人大干一场。警察来了不顶事。反倒树砍得越多，外面的项目就来得越多。一会儿让养羊，一会儿让杀猪。养喂。项目做完钱进了农民腰包，项目官员写报告走人，皆大欢喜。

这回有点不一样。邓仪说他是有一笔钱，但怎么花他说了不算，而是村民自己来决定怎么花。

邓：这边原来很多NGO，他们送惯了，村民也拿惯了。他们认为NGO像中介公司一样，有人给钱，中介拿着钱再给老百姓，自己留一点。来了一堆人，照了照片，找几个英雄去巡山，给完钱这些人就走掉了。

老百姓潜意识里边觉得老子不用这个钱，你们连项目都进行不下去。村委会那两个得不到便宜的就跟下面说了：凡是外援组织都是反党的，只能要他们的钱不能听他们的话。

李：2010年9月份吧，县里面说有这么一伙组织要给乡亲们扶持，然后邓老师就来开启动会了。邓老师这个人平和，跟农民差不多。他讲的通俗易懂，不绕弯弯。但他是外来人，（以为）骗骗我们就走了。给你一笔钱，哪有天上掉馅饼的？

邓：这个里边钱不是钱，钱是促进老百姓行动的一种“催化剂”。我们这种模式超越所有村民的经验范畴，对他们来说是考验。

李：谁都不相信谁嘛，就选代表去考察他们的项目。十几个人去贵州古胜村学习。从四川一出去几乎都是山，光秃秃的。脑子里一想，假如我们哪天弄到那个程度，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那个地方比我们这里还穷，人均才3分地，但却通过项目把封山做得很好。

邓：在贵州的考察团队里边，李玉坤不多言不多语。他书读得不多，高中还没毕业。但他很动脑子，回来之后村民有的说贵州环保做得好，有的说贵州村寨银行做得好，但是李玉坤认为贵州人自己管理自己最好。他说了到内核。

回来以后他就开始动员，率先开会，第一个就是封山育林与村寨银行捆绑的项目，开了3个月才有了结果。

李：一笔钱摆在我们这个地方，不管怎么弄都弄到手嘛。很多点子是不能跟邓老师说的。怎么定制度，有破绽是不行的。我们5个民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还有汉族。基本上项目官员在的时候，矛盾、纠结比较大时用他们听不懂的话来交流。

邓：中国农村都缺钱，很多人会把钱认为是资本，其实它是防止简单再生产破裂的社区金融。村寨银行有几个原则，第一是公民参与原则。你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不参加；第二个是资金匹配原则。必须你出钱，外面人才给你钱，你不出钱就不给；第三个1/3借贷原则。借贷的时候，必须只有1/3的人。第四，村民自我管理原则。整个社区的金融都是老百姓自己管；第五遵守契约原则，我们支持你的时候有契约，违反了这个契约我们是要收钱的。

李：1/3原则提出来以后，谁都想争第一批。有人想如果我投出钱，第一批借不到怎么办？第一批不还回来怎么办？大家都想钱在我的包包里，那才安全。我就跟他们讲，1/3原则，每家轮着借，还的时候两家人向一家人要，你肯定要还嘛。而且在村子里面有传统，如果一二十家人上你家门去，个个到你家去喝一杯茶，那个味道谁都是受不起的。

村寨银行其实不是一个钱的问题，是训练公共管理的一种工具。我是理解通了。

邓：(李玉坤)他们组第一个把村寨银行跟封山育林绑在一起。他们觉得村寨银行的钱是老百姓集资的，所以犯错误罚款先把村寨银行的钱扣掉。没有一个项目是我们制定的，全部需求来源于老百姓。只要一实验不行，那是要饿肚子的呀。

河源前传

很多年前邓仪带贵州草海的农民团队来北京，有个北京 NGO 的领导在交流的时候说，他们在北京周边的一个村子里做项目，每天在大喇叭里播放环保歌曲，老百姓听着很高兴，就开始做环保了。草海一位民办教师在写感想的时候有一句话，邓仪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北京的老百姓听了环保歌曲很高兴，因为他们是吃饱喝足的。但是在草海，是不可能让我们听着环保歌曲、饿着肚子做环保的。”他认识到，在不同的层面上，人对环保的理解各不相同。“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环境问题就是社会问题，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免谈环境问题。”

邓：2000 年我带过一个草海的农民来北京做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回去后大家聊天，有个村民就说，邓老师，天安门上的凉粉摊摊肯定很多哦。农村最热闹的是集市，集市是吃凉粉的地方，于是他觉得天安门这么大的地方肯定有很多凉粉摊摊。每个人都用他的经验描述着天安门。

80 年代，我的第一份工作在贵州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冲突很大，几百人和几百人斗。经常不是我们把他们抓去判刑，就是他们把我们送进医院。我被打成重伤，进过三次医院。

我是学环境保护的，慢慢我会思考这种保护是不是应该。我们和国际组织说，能不能解决当地人的生存问题，达到保护和生存的平衡。

在簸箕湾这个地方鸟最集中，我向环保部门要了 15 万元，建立了由村民自己管理的一个小小的水禽保护区。向一个海外组织申请了资金，修了一个观鸟台，当时这个村的人年均才 450 元。村民们把保护下来如何得到钱的期望寄托在这个行动上。

环保部下文件说：既要保护，又要顾及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这在国际上叫草海模式，在国内专家也在说，媒体也登过，叫草海开始民主的尝试。往后走了 20 年我们发现，当时每一次都是专家在说在设计，村民没说话。

我 2001 年离开，6 年后再回去看，望远镜不见了，配的鸟类图鉴不见了，当时老百姓选举的申请的监督委员会不见了，只剩下了观鸟台的残垣断壁。

2001 年开始，在贵州古胜，做“老百姓自己来决策项目”的第一步尝试。

如果是我们设计一个修路方案跟老百姓谈，老百姓会说：行，方案很好，但是人均 3 分地，你们占了两分多，你看赔 5



李玉坤家住在一个很独立的山谷，比较适合养野蜂，这也是他们家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万还是赔 6 万？但当村民自己要修路的时候，我们只说：“路你们修，商量好方案提出我需要帮助部分就行。”

只用了两万元，3 公里多的路就修下来了。他们直接博弈，讨论、妥协。精英主义永远解决不了社会的问题。

同样在这条路上，到了 2006 年“新农村建设”，镇政府的领导请了一个工程队，在当年村民修的路上铺水泥用了 38 万。老百姓去监督，所有人都说：“没有权利监督，是镇政府包给我们的。”

当路径依赖发生变化，整个结果就不一样。原来项目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最后被选成了副村长，没几天就买了个小面的。湿地做完了，河谷做完了，第三个在阿拉善，2004 年 3 月 28 日开始的。

在内蒙，他们大热天大冬天都在沙子里面上厕所。我们觉得厕所是个好东西，他们应该有。所以项目鼓励白送厕所。很多人都不要，村里能人老付，懂医术的，算最开化的能人，终于同意修一个。

修起来后没人去用。方圆百里，牧民骑着摩托车来“参观”这个厕所，大家哈哈大笑。他们奇怪为什么有人会把臭烘烘的粪便放在院子旁边。

几年后我想通了，牧民每家人不低于一万亩草场，上个厕所还不够虫子消化，不用水集中处理，整个自然循环就已经解决了问题。他们才是道法自然的一套生活方式。我们把认为好的项目推进去，所谓的尊重平等、彻底解放没完成。

后来厕所像个纪念碑一样放在那个地方。对牧民来说是个笑话，对我自己可能是个警示。

启蒙的其实就是《动物庄园》，看完后发现还有一种文化和我们不一样。这种现象是多元的，没有对错，做什么东西不是统一的。这种隐喻就是我们社会本身。

蜂书记

11月24日，黎光村村寨银行启动。邓仪带着我和项目官员驱车前往。黎光村是个傣族为主的村落。从居民的姓氏可以看出祖上的职业，比如熊姓祖先是猎人，村支书蜂金龙便是养蜂人的后代。几年前，黎光村被整体划入老君山森林公园。“路修得好，村子就跟外面接轨了。”邓仪开着车，对坐在副驾上的蜂金龙说。

蜂金龙是邓仪在老君山理想的合作伙伴。他是村支书，家族作风正派，享有民望，头脑灵活开放，易接受新事物。如蜂所言，他和邓仪的共同点是“都喜欢创新”。

蜂书记形容这个村子是“人眼看天眼，风吹石头动”。一条河从院子后面的林间流过，聒噪的流水声盖过了院落里的鼎沸人声。据说这里也不需要厕所，山民们在河边的满目葱翠和滚滚流水声的掩护下就地完美解决。

冬季山里的太阳像烤火一样炽烈，傣族的山民们聚在组长的院子里喝着凉茶与啤酒，见证村寨银行成立大会。他们衣衫破旧却逍遥快活，像等待一场节目的开始。抓阄仪式上，项目官员写好1、2、3三种阄，折好放入纸箱。村民往手心吐吐沫做摩拳擦掌状，台下的人笑喊“3”高声起哄，意思是祝他抽到第三年的下签。上台台下一台戏，他们是天生的娱乐家。

21户参加村寨银行的农户抽完签，蜂书记在院里的小桃树下向村民发表讲话。一张板凳对着一群板凳，让人想起纪录片里的延安军民。他全程用傣语，语速飞快，无从听懂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夹杂其中的“项目”、“合作社”、“坚决执行”、“山清水秀”等汉语词汇大致能让人猜到讲话要点。

邓仪跷着腿远远坐在屋檐下，笑眯眯看着村民们。这是5年里第25个村寨银行，以项目配比的方式保护生态，已经慢慢被老君山的农民们接受。村寨银行的发展并非完全顺利，有人认为6000块钱在手里做不成什么事。蜂金龙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村寨银行对村民没太大吸引力，小组长做半年工作也不见进展，最后还得靠德高望重的他出马，晓以利害很快搞定：北京雾霾我闻过，里面夹着臭气！

“本来就是世代生活的地方，保护环境不是为帮政府保护，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还能跑去什么地方？有本事去外边打天下啊，汉语都不会说怎么去？”蜂金龙说。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鸡就散养在山上。李玉坤懒得做鸡窝，母鸡们只好在外面下蛋。时不常母鸡就带着一窝小鸡回家来。如果不喂食，鸡就返祖变为野生，天黑飞到树上，自此逍遥山林。

院里白族传统的木制门窗大约是父亲50年前盖房时留

下的。满院子等着晒干喂猪的玉米堆和代表女儿偏好的Hello Kitty的窗帘浑然一体。女儿去年考入浙江传媒学院中文系，李玉坤却常嘲笑女儿，“她都不知道托克维尔！”

尽管邓仪认为李玉坤缺乏蜂金龙的乡绅气质，但他仍然与李的关系更亲密些。两家保持了友人间的来往，李玉坤女儿的高考志愿，就是邓仪妻子丁丁帮着填的。尽管二人性格差异明显，但邓仪仍然认为自己与李玉坤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比如顽童般的好奇心。邓仪知道李玉坤好学，便把自己的启蒙读物《动物庄园》推荐给李玉坤。连带还有《苏菲的世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有次李玉坤气喘吁吁跑到办公室找到邓仪，他刚读完邓送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邓老师，你那本书很反动啊！”

“为什么反动呢？”

“他说的那些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为什么就是反动的呢？”

李玉坤想了想，没说话，走掉了。过了几天两人碰面，李玉坤说，“是啊邓老师你那天问那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说实话不是反动，‘反动’是压人的‘帽子’。”

竞选村长

山封起来，之前伐木卖钱的生计便没有了。村寨银行的集资每年只能帮到1/3的人，且金额有限，村民们成立了合作社，组织大家种植天麻、猪苓、玛卡等经济作物。2012年，李玉坤高票当选合作社理事长。

邓仪积极鼓动李玉坤入党。他常在乡党委书记面前给李叫屈：“那些一分钱没拿，为河源老百姓跑了几年的人，为什么不发展党员呢？”

李玉坤虽然个性内敛，但邓仪看出他享受合作社理事长带来的威望。他鼓动他参加副村长竞选。这样能协调与村委会党支部的关系，也可以领到一份工资，毕竟在合作社里，理事长几乎是义务为村民服务的。

李玉坤的参选策略是所有的项目都需要公开透明，按照规则由各个小组长投票决定，杜绝暗箱操作。竞选纲领中写道：凡超过3万元的项目，必须所有小组长投票决定，一万元以下的项目，村委会实施后的账务，必须由村民监督委员会审查通过。

村民自治的各种动作对村委会产生了震动，李玉坤将制度和监督作为竞选的武器，引起了竞争对手的警惕。

李：大部分人都很难理解（竞选纲领），他根本就没这个认识。只关心早饭、午饭、晚饭吃什么，哪管那么多资源。

邓：现在选的两个副村长都不作为，有一个连字都不会写。

李玉坤当时不是选不上村长，没选上是因为人家玩阴谋。后来跳出另外一股力量在暗中周旋。他面临的不是一个敌人，是一群传统思维的人。中国农村像他这样善于思考的还是少，人家的办法更现实，请客吃饭，亲戚动用上。

他跟我说反感拉票，我也很认同。选得出选不出不要紧，要紧的是程序正义，就是不能跟他们一样，什么拉谁家的亲戚去请客吃饭送一点烟酒不走那条路，坚决不走，选不上算了。

对他的打击也不算大，但对信念是有冲击的。从那以后他经常会说一句，他很孤独，为什么好的东西大家不用。

我很鼓励他的，其实也在鼓励我自己。他面临的是一个小河源，我们面临的就是更大一些，鼓励他的时候自己也跟自己说，没事，不就过了吗，还有下一轮。

村长没选上，但经过邓仪的“一手推荐”，李玉坤成为县政协委员。

邓：2013年他已经成为了县政协委员。他把情况跟政协说了。他觉得虽然不能起大作用，但可以发出声音。这点他满意的。

李：我感觉政协是一个比较有话语权的地方，可以说说心里话。不管事情办成办不成，会给你一个答复。

邓：大家在讨论时，他在提提案：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保护与发展要双赢。讲（政协见闻）他哈哈大笑，说大家都有话语权，但还有大话语权和小话语权，还有说了不起作用的话语权。

政协委员李玉坤家门口拴着两头骡子，他指着那只较小的说：它比较怕痒，我不敢骑。他开车也很慢，当然他学车也慢得很——在驾校补考了3次。他不想送礼给教练，跑去问邓，邓也说那当然不能送。他眼巴巴地说：可我不能没有驾照啊……送了800块钱，驾照终于拿到。

“贫穷就是资本”

邓仪承认将农产品与市场对接是团队的弱项所在，合作社种出的天麻、猪苓、玛卡，还有本地独有的野蜂蜜，能销给本地批发商，但邓仪嫌卖得太便宜。“酒香也怕巷子深，”他说，“我们的玛卡是日本请来专家指导种出来的，但没有卖上价，这需要专业的人来做推广。”

村寨银行的进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以普米族为主体的养地坪小组，从团队进入小组开始介绍、解释村寨银行到最后成立，大约经历了近两年。普米族属于极少数民族，享有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惠政策，优先享受各类扶贫资金、民政补贴。但养地坪还是比其他组更穷。小组长认为村寨银行的钱居然不白给，便一直拒绝参与。一次在与项目官员的谈话中，他一句道破天机：贫困就是资本。

河源组的村寨银行运行3年后，邓的团队希望将机构所持

份额产生的利息拿到村民合作社，遭到村民拒绝。这个组的村寨银行宣布解散。村民放话：你们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做项目，就是我们贫困嘛，否则你们也不会来。

“贫困资本论”再次刺激到了邓仪，当晚他很郁闷，有些怀疑自己搞了半辈子的事业到底可不可行。邓的团队向村寨银行投钱，好比往鸡窝里放颗蛋引鸡来下蛋。孰料母鸡认定那蛋也是它的，人一撒蛋，母鸡便不来了。

邓：村民想占便宜是正常的。但把贫困就是资本、贫困才能得到关注作为共识跟你博弈，你在博弈的不是一个河源，是整个中国社会所谓的正常形态。现在NGO、基金会越来越多，他们在做什么？莫名其妙给小孩钱，给东西。你不给他要骂娘，因为从来没有让他承担过任何责任。很多时候只是让更多的人站起来喊：贫困就是资本这种东西成为社会主流。

同时你也看到另外的东西嘛，对不？现在政府让农户种这个种那种那。有人会去找乡长说，你指定让我种什么，现在种死了，不是我一个人，是一片都死掉了，你怎么赔？这个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有的，对不？你看到的也是希望啊。

“你没做过农民，你不懂”

邓仪似乎一直饶有兴致地观察李玉坤的变化，但他又不愿承认自己是导师或引领者，两人对这份关系的定位都是“平等的朋友”。与农民交往的经验让邓仪对这份关系多少有所保留，“走得太近会出问题。后面遇到制度时，你就很难制约他。”

邓仪一直纳闷合作社的养蜂项目为何产量上不去。后来才弄明白，山里人把蜂看成家里的运气。农民不愿改变桶的布局，怕蜜蜂不来。

2013年李玉坤突然搞到一批一百多斤的蜂蜜，说是从村民手里收来的野蜂蜜。有人打电话给邓仪举报，说这批货是他老婆在隔壁县城买的普通蜜。

李玉坤也说不清这些蜂蜜到底来自哪里，邓仪拒收了她的蜜。“我不管你损失多少，”邓仪很生气，“我在制度面前六亲不认。”

晚上李玉坤带着妻子一起来邓仪家说情。邓仪知道老婆管着李玉坤，“这事玉坤肯定被她骂得够呛。作为一个妇女，她一直觉得人情大于一切。”邓仪说，“现在我们私人来往是正常，但心里面的疙瘩解不开。我也不试图去解。”

采访李玉坤时，我能感觉这件事至今仍让他感到无比尴尬。他承认自己曾为邓仪原则第一人情第二有过“强烈的反感”。“为一件事情强行讲原则，弄得很僵，修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这是5年里两人关系最低谷的一段。“我的性格就是不艺术，但不艺术才能坚持原则。”邓仪说，“我是在帮他，你要走向堕落的时候我拉着你往前走，我是在救你。”



2012年10月10日，晚上在李玉坤家，大家围着火塘，正在谈有关产业合作社的发展

半年之后一次开会，邓仪走到李玉坤旁边说：人活一世，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李玉坤没说什么。

“你没做过农民——”两年之后，在项目办院子里聊起这段过往，李玉坤叹了口气，经久压抑的憋屈似乎全落在这几个沉重的字眼上，“你不懂农民。他们是有基本生活保障来做事的，我们不是，跟他们不是一个平台，能力也不一样。有足够的生存资本，我才有空去做更有意义的事。这个很现实，真的。”

李玉坤对农民办合作社的前景不乐观，他认为商业的复杂超越了农民的能力。但他愿意走下去。因为可以“成长”，“如果没做这些，我跟爸爸妈妈没什么多大区别。”

丁丁曾问李玉坤：“我们在这边这么多年，你觉得到底想做什么？”

“知道啊，推动乡村自治嘛。”

丁丁跟李说，邓仪就是个玩家，没外面讲的那么崇高，他觉得这事有意思，用赌的方式、自我的方式来做更好。希望自然保护达到了，人的变化也能达到。这些都很难，邓仪做不了大事，他就想把这个区域做好。

邓仪与丁丁在丽江租了个房子住。他们养了只罗威纳犬，取名“阿尔贝”——来自丁丁喜欢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据说阿尔贝是那窝里挑剩下的，不是很活跃。阿尔贝憨憨的，偶尔闯点小祸。它喜欢人跟它玩皮球。球在手里，它绝不会上来抢，一定要等你抛出来才笨笨地跑去追，一只只有规则意识的狗。

来北京

“孤独。”李玉坤对邓仪说。

“所以，我们孤独的人一起玩嘛。”邓仪送给李玉坤一本小说，叫《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主人公木村秋用8年等待7朵苹果花的绽放，10年换得苹果园的丰收，用30年坚

持种植改变大家人生观的奇迹苹果。木村说，其实不是我努力，是苹果树很努力。

年底邓仪回了趟北京，参加申请资助的项目答辩。李玉坤也得到一个来京培训的机会。拍照这天，邓仪穿了件肥大且皱的白衬衣，嘴咧僵了。摄影师让他放松，他更加坐立不安。为照片好看，他应要求挑了本书摆在沙发上。

住在18楼，楼层有8户人，邓仪一户都不认识。2009年他曾在小区报名参加业主委员会建立的筹委会，他试图一户户登门拜访，业主们反应冷淡，他记得一位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不耐烦地关门：我们不需要这个权利！最终票数没过半，业主委员会胎死腹中。

前几天邓仪带着李玉坤去接受一个培训，回来后他俩交流了一晚上。

“设计个什么鬼，自然就不需要人为干预啦。”李玉坤认为培训老师是设计好什么样才是农民，什么样才是保护。邓仪引用了学者秦晖的观点，“中国都是农民，只不过是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和居住在农村的农民。”

“邓老师——”李玉坤回来了，在楼道里就开始喊。他拎着从家乐福超市买到的“北京烤鸭”，是他哥昨天打电话嘱咐要的，88块。能放四五十天的烤鸭，李玉坤才不吃。

径直走向阳台拉开布帘，李玉坤仰在沙发上晒太阳，恢复了山大王身份。来北京后哪儿都不能抽烟，他觉得像被关进了笼子里。雾霾是个什么东西李玉坤算知道了。现在他跟北京人说同样的话——还好这几天没雾霾。

趁天气不错，参会的8个农民组织去了趟北海公园。到那儿后，他们疑惑为什么要收钱，这不是公共的么？当天农民们又被小旅游团忽悠，一个人两百多块，带去长城。他们被带去购物，坚决不买，讲维权、侵权，互骂一通散伙了。

他还去了天安门和故宫。

“好玩么？”我问他。

“冷，好是好玩。北京就干冷，手像有针戳一样。”

“为什么觉得好玩？”

“它是历来的皇宫嘛，来看一下还是不错的。”



扫码有礼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MUSICIAN / 音乐人

崔健

在贺岁片《寻龙诀》和《老炮儿》里，熟悉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花房姑娘》再次响起。时间永是流驶，而经典历久弥新。12月25日，崔健新专辑《光冻》正式发行。这是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距离上一张整整10年。崔健说：制作过程诸多不易，我愿它像雕塑一样，从各个角度观察，直到没有问题。

摇滚教父在执导电影《蓝色骨头》之后，今年又拥有了一个新身份：大型音乐真人秀《中国之星》的推荐导师。大众平台是把双刃剑，争议声中，他把一个又一个摇滚人

推上前台，一如既往地为地为中国摇滚和自己的人文创作理念继续呐喊。

无论在哪个舞台，也不管用什么身份，出道30年的崔健永远不会放弃两样事物：对音乐品质极致追求的工匠精神，还有一个摇滚老炮儿面对时代风烟流散永不妥协的生命尊严。（余楠）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2年10月1日第34期《崔健顺流而下，逆流而上》）

STAR / 明星

许晴

这个岁末，许晴迎来了两次惊艳绽放：一次是在赖声川话剧《如梦之梦》里出演女主角顾香兰，一次是在管虎电影《老炮儿》里出演话匣子。一个角色追问生命本质，一个角色纠结记忆情感，都是命运跌宕、至情至性的女子。谈及顾香兰一角为什么打动她时，许晴说：活在当下，敢爱敢恨，勇敢骄傲。

今年许晴的另一次绽放，是录制第二季明星户外旅游真人秀《花儿与少年》。在节目中，许晴袒露着一个知名演员角色之外的真实性情；在话剧舞台或是大银幕上，她展现着美艳之外被岁月沉淀的成熟演技。

这是一个被时光眷顾的女人，在她脸上，岁月不留痕迹，演技日加老到。她用平和和无争的心境和每一次专注的投入，把生命中的不同阶段，都活成了最好的时光。（余楠）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2年10月1日第34期《许晴 我不要一时，我要一世》）





STAR / 明星

廖凡

为了饰演《白日焰火》中的追凶警察张自力，廖凡增肥 20 斤。这个角色让 40 岁的他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捧回了华人世界的第一尊影帝奖座。加冕之后，他跟从前一样谨慎接戏、精耕细作。回国后签下的第一部片约，是徐浩峰执导的《师父》，他饰演男一号师父陈实。每天凌晨 4 点，廖凡准时起床练功。两个月里，他用 6 点半棍和八斩刀使出的一招一式，将“一个门派的全部希望”在大银幕上复活得栩栩如生。

他用横跨话剧、电视剧、电影的经典角色，证明了自己是这一代演员中戏路最宽广的那一个。无论成名前甘于寂寞的默默耕耘，还是登顶后不改初衷的为人处世，他所有的选择都在证明，一个为戏而生的演技派对这份职业的赤诚和痴迷。小鲜肉时代丝毫不会影响他的脚步，因为他片刻不停，在去往戏骨的路上。（余楠）

（相关报道见本刊 2014 年 3 月 3 日第 6 期《这哥们儿终于混出来了》）



11月21日，广东广州，广州恒大在亚冠决赛中战胜阿联酋的阿赫利俱乐部，夺得亚冠冠军

SPORTS/体育

广州恒大俱乐部

对于广州恒大俱乐部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赛季。

年初，“银狐”里皮突然离职，继任者卡纳瓦罗虽然是绿茵场一代天才中卫，但正式接手主教练却是第一次。阿兰、埃尔克森等若干主力又先后伤停。上海上港、山东鲁能等竞争对手前所未有地加大了投入力度。中途换帅一直是足球联赛大忌，但巴西名帅斯科拉里最终带领球队重回巅峰——国内联赛五连冠，时隔一年后再夺亚冠。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队在世预赛的糟糕战绩已经让球迷无力吐槽。所有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会问：为什么恒大可以？而国家队不可以？

除了运气和外援实力外，恒大在足球场上的成功已经证明尊重足球规律的重要性。巨额投入曾经让这家俱乐部得到了“金元足球”的名头，但是放眼国内联赛，砸了钱就一定拿冠军吗？怕是未必。虽然最终未能在世俱杯上再进一步，但是和两年前相比，这支球队打法更成熟稳定，在国内和亚洲赛场的王者之气也愈发明显。金钱永远是必要条件，但冠军的心需要健全的俱乐部管理和时间的历练。

2015年11月，恒大俱乐部在新三板上市。这或许能成为中国职业足球未来的新解决方案。（张欢）



尚雯婕
我的自负和自卑
同样大



参加《超级女声》之前，尚雯婕只是一名喜欢唱歌并且唱歌好听的女孩儿，与音乐行业、娱乐圈毫无交集。2005年，从复旦大学法语系毕业后，进入一家法资企业工作。开始，只是抱着“调整生活节奏”的心态参加《超级女声》的比赛，希望借此疯狂一把。在一次次晋级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在工作与梦想之间，她应该选择后者。

2006年，她在第三届《超级女声》比赛中夺冠，在众人眼里，前途一片光明。但事实上，此后几年，她及她的音乐作品都未得到关注。

2009年起，尚雯婕开始个人形象上寻求突破，她经常以超常规的造型出现在公众面前并引发争议。有媒体统计，尚雯婕曾有过一年内做了近两百套夸张造型的纪录。和争议声同时到来的，是迅速上升的关注度。

这期间，她努力学习歌曲创作。

2011年至今，尚雯婕发表了4张电子乐专辑，并且包揽了其中大部分的词曲创作。这些歌曲让她获得了一些含金量颇高的专业奖项，在市场上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

搜索尚雯婕的人生关键字，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改变”。大到人生规划、职业方向，小到音乐风格、造型、表情，她在不断地选择和优化人生路径，目的只有一个——掌控自己的命运。

她曾在某颁奖礼上发表过一段引起众多争议的获奖感言：娱乐圈改变不了尚雯婕的坚持，但是，尚雯婕的坚持一定可以改变娱乐圈。

“这看似狂妄的表达，其实是一种自勉。”她解释，“为了抚平心中深藏的、和骄傲一样强烈的自卑，我需要不停地为自己加油、喝彩。”

台下嘘声一片时，我很嘚瑟

人物周刊：2013年，你参加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大家评论你的造型时说，尚雯婕回归正常了。

尚雯婕：2009年到2011年，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尝试学国外时装秀的造型妆容。这种路线与国内歌手上台演唱的妆容有很大差别，有人觉得特别夸张，接受不了。其实那是我跟我合伙人最坚定的一个决定。

人物周刊：做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什么？

尚雯婕：第一，我们不想做别人已经做过几百遍的事情，我们俩性格的共同点就是喜欢尝试新东西。

人物周刊：当时没想过这样做可能会招致骂声吗？

尚雯婕：想到过，做之前就知道这样的造型路线是超前的。所以，第二点，就因为它是超前的，说好与不好的声音都会有，才会有关注度。

人物周刊：这样听来，关注度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尚雯婕：当然很重要。因为那个时间段我已经是一个没有什么关注度的歌手了，从选秀的平台出来，没有好作品，熬了一段时间之后，关注度、商业价值已经越来越低，差不多就快熬不住了。

人物周刊：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尚雯婕：也有别的选择，但只有这个选择是我跟我的合伙人觉得适合我做的。因为我向来是个大胆的人，我愿意冒险。

人物周刊：因为不寻常的造型而被人投以异样眼光的时候，尴尬过吗？

尚雯婕：我不尴尬。

人物周刊：怀疑过自己吗？

尚雯婕：从来没有，甚至相反，当别人在舞台下面嘘声一片的时候，我特别嘚瑟，心里还在想，“嘿，又吓着了吧。”

人物周刊：这是一种恶作剧的心理吗？

尚雯婕：不是恶作剧，当时那种反应是因为我已经想到他们接受不了，但我又去做了，而且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做。

人物周刊：听到因此引发的争议时，你和你的合伙人什么反应？

尚雯婕：效果达到了。

人物周刊：这很勇敢。

尚雯婕：这不需要勇敢，只需要你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判断就可以。只是说，因为没有经验，我们在执行上面一定会有缺漏，有一些细节没有做到更好。但是从大方向来说，我们每一步决策都是对的。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这样的选择对吗？

尚雯婕：非常正确，在那段时间，它救了我的事业。

人物周刊：让你重新被人看到？

尚雯婕：对，当媒体因为我的造型产生的争议而报道我，就会让更多人看到我的名字，看到我在做什么，有的人还会去点我的音乐链接。

人物周刊：最后一步才是你想要的？

尚雯婕：当然。从2011年发表第一张原创唱片开始，我的所有造型已经开始收敛了，为的就是大家可以把重心真正地转移到我的音乐上去。

我无数次绝望过

人物周刊：你的音乐是小众的，可以这样说吗？

尚雯婕：相对小众，但它会越来越大众。因为我的音乐比较有个性，现在的“90后”，包括“00后”，他们听的音乐都非常

有个性，我觉得我的音乐属于未来。

人物周刊：你现在获得专业领域的认可了吗？

尚雯婕：不能说获得专业领域的认可，但至少我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是一个音乐人了。

人物周刊：看了你的一些歌词，我的感受是你在跟自己对话。

尚雯婕：我需要对话，这对于我其实是一种治愈，因为我不善于用语言来治疗自己，但是音乐似乎可以。

人物周刊：遇到音乐之前，你碰到问题会怎么办？

尚雯婕：不说，我是那种越遇到问题越憋着的人。

人物周刊：你曾经在一首歌里用了“绝望”这个词。

尚雯婕：我无数次绝望过。

人物周刊：“绝望”这种状态不是任何人都体会过的，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感到绝望？

尚雯婕：有心无力的时候，当你处于一个自己不满意的现状，但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可能改变它的时候。

人物周刊：是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才有的感受？

尚雯婕：对。在刚入行事业不顺的时候会比较压抑，这些经历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情绪，在歌词中写了出来。但写着写着会发现，心里越来越明亮了。

人物周刊：这种绝望现在还在你骨子里吗？

尚雯婕：在我骨子里，那会伴随我一生的。但它也许会慢慢地被我化解。

人物周刊：绝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尚雯婕：会觉得看不到尽头。我2012年的唱片《最后的赞歌》里有一首歌，讲的就一个人在隧道里面一直走，一直看不到隧道的尽头，那其实就是形容我事业不顺阶段的感觉。

人物周刊：你会和身边的人说吗？或者会不会想找一个肩膀靠靠？

尚雯婕：不会，这不是我解决问题的办法。

人物周刊：就是扛？

尚雯婕：就是扛着，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了它。

人物周刊：绝望的时候，人会想放弃所有的东西，甚至生命。



尚雯婕：我绝望的时候，跟所有人感受到绝望时一样——所有刺激情绪的东西，每个毛孔都会察觉到……但也许是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我可以把感官和大脑分开，我绝望的时候会告诉自己：现在是一道题目摆在你面前，你把它解了，你就能走出这里。

我对建立家庭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

人物周刊：你说你从小到大考试都要拿第一，你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

尚雯婕：是。如果哪次考试我拿了第二或第三，心里会砰的一下，感觉被捶了一拳。在学习方面，我对自己的要求是那种近乎狂热的状态。

人物周刊：这是家人对你的要求或者期待吗？

尚雯婕：不是，我觉得是性格使然，就是比较好强。

人物周刊：或者是小时候自卑，你觉得你的优势就是学习成绩？

尚雯婕：可能是。小时候相貌平平，打扮像男孩子，也不会说话，性格自闭，不是大人喜欢的那种孩子。家里聚会的时候，我是最不招待见的小孩。后来我发现，学习好可以让所有人都喜欢我，大家都喜欢成绩好的孩子。

人物周刊：这成了你掌控自己命运的信念？

尚雯婕：对。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学习很有乐趣，很有满足感。

人物周刊：你曾发过一条微博，上面写道：我的童年是曲折的。

尚雯婕：我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这也是我小时候比较自闭、不自信、不招大人待见的原因。我小时候的性格甚至对外界有点攻击性。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一直觉得必须要做最好的，这样才能摆脱弱势状态，靠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生活和家庭环境，甚至于想摆脱原来的家庭。我1982年出生，在我小时候，人们对于单亲家庭的看法没有现在这么开明，别人会说，“这家人是离婚的，哎哟，这孩子好作孽呀。”



创业

筑梦

创意之城——万色城
一座集万千色彩的

人物周刊：你听过这样的话吗？

尚雯婕：我从小听到大，他们当着我的面儿说。我还没上学父母就离婚了，所以我基本上是伴随着这样的话语声长大的孩子。它给我造成了很明显的心理阴影，但也是那个心理阴影，让我成为了一个比较独立的人，让我成为一个遇到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人。

人物周刊：一直以来都是靠自己？

尚雯婕：是，包括我上学，后来进入这个行业，每一步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没有依赖任何人。

人物周刊：精神支持呢？来自于哪儿？

尚雯婕：我觉得我的父母没有给到我过多的心理支撑，更多还是我自己给予自己的。

人物周刊：你会觉得自己缺少爱吗？

尚雯婕：我缺爱啊，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都缺爱。

人物周刊：那是是否会因此很盼望拥有自己的家庭？

尚雯婕：没有那么盼望。很多人会觉得单亲家庭的孩子会特别希望以后自己尽早组建家庭，事实上不是这样。不少单亲家庭的孩子习惯了在别的事情上找存在感和价值感，比如说我找到的就是学习、事业，我靠它们能够满足所有的心理需求，有没有家庭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人物周刊：是觉得不重要，还是抗拒？

尚雯婕：不抗拒。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我不依赖家庭。对建立家庭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

人物周刊：你对爱情的态度是什么样子？从你写的歌词里看不到你对爱情的向往。

尚雯婕：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除了爱情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给他带来满足感的事物。

人物周刊：如果让你选择过去某一个时间段的自己跟她对话，你会选择哪个阶段的尚雯婕？

尚雯婕：我会选择最难熬的那个阶段，就是2008年到2009年之间，我在摸索创作的时候。那会儿就是想写歌，但又不会，在那儿犹豫要不要继续去研究怎么创作，要不要继续唱歌。我想感谢一下那个时候的自己，感谢她没有放弃。因为如果她放弃了，我相信那会成为我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如果去了别的行业，成功也好，不成功也罢，那时候的放弃，应该会成为我一辈子的遗憾。 

《易时间》是一档深度人物访谈节目，由《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易立竞主持。遵循“不盲从、不迎合、不回避、不轻薄”的理念，重新打量每个被访者。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易时间》完整节目。每周日晚23点15分，电视版将登陆安徽卫视；23点45分，网络版将独家上线腾讯视频；每周四，文字版将刊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中银长城信用卡发卡30周年人物专访

对话潘石屹： 让人生的每一个 三十年都与众不同

近三十年来，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到了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每一个身处时代浪潮中的中国人都经历着与众不同的三十年。潘石屹作为中国商业地产领域的领军人物，从打工仔到如今 SOHO 中国的掌门人，又经历了怎样的三十年？

“过去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大的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变化甚至超过了过去三百年，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现在，很多人只看到了我事业的成功，看到了我个人的成功，却没有看到这些所谓的成功其实很大部分是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过去三十年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潘石屹：参加工作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我的工作算是比较安逸和稳定的，用过去的话来说就是铁饭碗，我又是一个从大山走出来的孩子，按说应该很满足。也许是性格原因吧，我总觉得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就下海创业，才有了现在的SOHO中国。总的来说，我比较自豪的是，自己敢于挑战未知、挑战可能性。小时候爸爸特别郑重地对我说过两句话：没事别惹事，有事别怕事。我现在遇到困难时，就会想起这两句话，就会一下子把身上的能量全都调动起来。

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如果是今天，你还会这样做么？还是有其他的选择？

潘石屹：今天和当时的各种环境条件都不一样了，两者是不存在可比性的。如果是相似的情况，我可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也有可能做出其他的选择，充满了未知和变数。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对未知的各种可能性充满了兴趣，充满了挑战的渴望，这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的。因为我一直有自己的理想，理想并不遥远，理想就是你自己心灵的一部分，你带着理想活着，理想就在你的生活里。

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可以如何用一句话评价？

潘石屹：过去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大的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变化甚至超过了过去三百年，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现在，很多人只看到了我事业的成功，看到了我个人的成功，却没有看到这些所谓的成功其实很大部分是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过去三十年中银长城信用卡是如何支持您一路发展的？

潘石屹：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金融支持助推了这一伟大的变化，让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中行作为中国最早发行信用卡的银行，通过三十年前发卡，用资金的纽带将海内外中国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带来了方便，提高了效率。中行在国内信用卡市场上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每一个行业里面都需要领头羊，也必然会有领头羊的出现。中行信用卡对我个人及事业的影响，不仅仅是它能提供给我各种商务和资金上的流通便利，更重要的是一个行业龙头对我的启发。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和事业目标是什么？是为社会服务，是帮助别人，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成长和进步。

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回顾了三十年，那今天，对自己有一个怎么样的总结？

潘石屹：其实现在说总结，有点为时过早。我也不是一个喜欢草草总结的人。每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但都应该去顺应时代的变化，坚持自己的方向。有挑战才有机遇，有机遇才有发展。我一直都在努力寻找一种释怀，一种平衡，美好的人生一定是

一个丰富的人生，一定是满意和不满意、成功和失败夹杂在一起的。要把握这种丰富性，没有必要因为自己人生中的某个缺憾而不能释怀。

每个人生命的意义都应该是让自己进步，同时推动社会进步，反过来，社会的进步也会促进自己的进步，这应该成为人生永远不变的目标。

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未来三十年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潘石屹：想做的事情太多了。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人的特点吧，我们总是想的很多，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我还是选择一件一件事情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自然不在话下，有难度的事情就把它当作一个挑战，完成挑战会让你喜出望外。例如希望继续通过发展自己的事业，直接或者间接为他人、为社会贡献更多，而不局限在个体或者少数人的利益上。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样：每个人生命的意义都应该是让自己进步，同时推动社会进步，反过来，社会的进步也会促进自己的进步，这应该成为人生永远不变的目标。

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给将在未来三十年中打拼的年轻人的一句话？

潘石屹：不要因为目前的困境而让自己止步不前。我的童年是在大山里度过的，那一段经历对我的影响特别深远，没有那一段经历或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潘石屹。年轻人要相信困境只是一时的，重要的是你自己如何去面对。面对复杂的局势和快速变化的环境，年轻人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勇气，除此之外要有自己的个性。但个性应该以真实为基础的。若你足够真实，就不怕个性被发现。市场交换有一个差异交换的原则，你有一个梨子，我有一个苹果，才能发生交换，如果大家都是梨子就不用交换了。自信的人总是敢于拿出自己的苹果。

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对未来三十年中国信用卡行业发展的期望？

潘石屹：信用卡最核心的是信用，对用户而言最大的利益点是便利。这两点也是SOHO中国非常看重的两点。我个人感觉中行信用卡在这两点上做得非常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很多东西你不亲自去使用和感受下，你是没办法深入了解的。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信赖、共享。我相信，中行的信用卡会做得更好，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信赖、共享，达成最紧密的合作关系。

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对未来三十年中银长城信用卡的寄语会是什么？

潘石屹：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正在影响和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中行作为国内较早适应互联网浪潮的银行，有占得先机的优势，又有厚重的历史沉淀和雄厚实力，我相信百年中行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下一个三十年，下一个百年，我相信中行会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发展。互联网带给了我们最丰富的知识。今天，我们学习知识变得如此简单、如此有效。互联智能就是未来，以此共勉。

（本文已获潘石屹授权）



丁当 行走在现实与情怀间

“‘新生活运动’是一项业务运动，也是关于体育、娱乐和健康的运动，更是公益、文化乃至社会运动。”

本刊记者 蒯乐昊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新生活运动”，那场自上而下的国民素质大改造，也因为过于关注破除陈规陋习，着眼在文明、卫生、秩序，事无巨细，而被学者 James Thomson 笑评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大半个世纪之后再谈“新生活运动”，这个词语的重心已经从“新”挪向了“生活”，而“运动”一词，也不复是七十年前的含义。新生活运动有了为了生活积极运动的双关含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新生活运动”虽然有其倡导者，但已经绝对不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国民改造，而变成了有着充分民间心理基础和积极响应的自发式浪潮。这背后折射的是文明进步和经济繁荣之后，国人对健康和谐生活的美好追求。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人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狂奔，但今天他们放慢脚步，在另外一条道路上，开始真正的跑步，这种跑步不在乎速度和欲望，而是身体和心灵的一种相处之道，让身心重新建立连接。生活不再是一种责任和重负，它变成真正值得珍惜和享受的一门艺术，掌握了这门艺术，人们便仿佛洞晓了幸福的秘诀。有人说，跑步是中产阶级的新宗教，此话虽是谐谑，但也说出了部分真相，即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到底在运动中可以得到多少愉悦、净化和荡涤。



丁当(中国平安人寿董事长兼CEO)

对于命运流向的多种可能性，丁当有比许多人更深的感悟。上世纪80年代，丁当是风头正劲的诗人，被韩东、于坚、苏童视为天才少年，韩东现在依然光头帽衫，而西装革履的丁当已经二十多年不再写诗。他如今用另一种方式行走人间体察命运：厚厚的保险单就是众生悲欢祸福的见证表。

丁当就职的是进入《财富》世界百强企业的巨轮，和对诗词文字精准拿捏一样，他对管理一样游刃有余。作为领航人，平安人寿代理人队伍在其任内几近翻番；保费规模及利润也达到历史新高，一时无两于行业。如今让丁当思忖的是，如何驾驭互联网的东风，升级传统寿险公司的经营方式，更广、更深地裨益国民。

在韩东眼中，丁当“比较‘善’，天生对事情有点虚无感，尤其关涉到本身利益的时候，不大计较，放得下，心胸很开阔。跟他共事的同事上上下下都喜欢他。”这个喜欢李商隐的“遁世者”也有入世情怀，16岁考上大学时，他选择了管理学。他最推崇管理学的奠基大师德鲁克，“精髓都在表述如何关注做事背后的人。”这暗合了丁当内心浓厚的人本情怀，也成为他二十多年来在企业管理道路上“行走”的风格，并且是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运动着，你就是健康的

在行业内，人所共知丁当非常推崇南非著名的健康险公司DISCOVERY，这家公司把客户运动量和保费优惠挂钩，推出健康食品、飞行优惠等活动鼓励人们健康生活，最终改变了南非整个国家的健康水平。在丁当心目中，这是从“大”企业向“伟大”企业的飞跃。

“平安人寿有九十余万代理人，六千余万客户，如果他们积极投身运动，并且带动身边亲人、朋友，那影响的将是上亿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个点滴改变，我相信，最终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崇尚运动、崇尚健康的正能量。”和民国期间曾经有过的一次旨在提升国民素质的“新生活运动”遥遥呼应，丁当当下正在代理人队伍及客户中推广一场新时代的“新生活运动”2.0版。

“新生活运动”倡导一切运动形式，尤其是健步走、快步走，甚至就是简单的走路。因为走路成本低，而且随时随地都能进行，更适合大众参与。“鼓励大众积极运动，健康生活，在行走中体验愉悦，在奔跑中寻求快乐，远离一切不良生活习惯；提倡在运动的氛围中，与人建立信任关系，将善意赠予身边人，以诚意包容身边事；号召公众带领长幼、朋友总动员，在运动中亲子、敬老、爱友；期望营造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生活态度，并感染更多人。”描述新生活运动时，丁当多次提到现代人“如何让灵魂跟上肉体”。他认为运动并通过运动带来健康是让两者合而

为一的法门。“运动着，你就是健康的。这里的健康包括身体，也包括心灵。”他相信，时下物质丰盛的人们，只要有动员，一定会有众多人响应。而实际情况是，从2015年7月“新生活运动”启动以来，平安人寿及代理人在全国各地已经推广了大大小小的马拉松、健步行活动六百余场，累计参与人数以百万人次计。关于这场“新生活运动”，某次互联网大会评价，“用互联网记录每个人健步行的人生轨迹，创造健康平安、健康中国的慈善壮举。”丁当认为它的内涵更宏博，“‘新生活运动’是一项业务运动，也是关于体育、娱乐和健康的运动，更是公益、文化乃至社会运动。”

丁当并不介意从企业经营角度解读这场运动。“新生活运动”最基本的出发点还是致力服务客户，改善金融客户的消费体验。平安人寿全国各地对活动进行了多种延展形式，“荧光跑”、“光猪跑”、线上的抽奖机制等，这些内容满足人的爱玩本性，将枯燥无味的事情变得生动有趣，提高公众参与体验。在丁当看来，“反枯燥”、“游戏化”是用户体验的核心。在互联网时代，“新生活运动”将游戏化经营思维引入寿险经营，无疑是传统金融行业领域的超前之举。“新生活运动”是一项关于国民生活生态的系统工程，为此平安人寿开发了一款“E服务”的APP应用，其中专门设置了关于健康生活的功能模块：“健步行”、“问医生”是健康服务；“旺财账户”综合了金融产品服务；“生活货架”旨在进行生活服务。

丁当对“新生活运动”的推动不遗余力。两年前，他曾当着全系统最顶级的近千位代理人许诺说，要在两到三年，完成一个半程马拉松。在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赛事上，他的身影果然出现在半程马拉松的队伍里。

“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它可以化为翅膀，让社会理想插翅飞翔。”谈及他推动的“新生活运动”时，丁当引用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勒的话说。

用大乘之心认识善的本意

将健康生活带给公众，在丁当看来是保险“慈善”之意的





自然延伸。保险行业内，丁当有一个论点曾经引发过激烈的讨论，他提出保险公司其实就是在做“商业慈善”。但反对的声音认为，保险不是慈善文化，而是契约文化，主客之间是法律关系。丁当不认可这种冰冷的解读，在他心里，虽然保险是一纸契约，但契约是保险在法律层面的外在表现，而慈善才是保险的本质。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保险业也经历了各种起伏，处在不断地反省和进化中。在赔付上，丁当让员工们站在客户立场，尽量为客户寻找赔付的理由，但也不因此滥赔，那会损害别的客户的利益——“归根结底是释放善意”。丁当要求自己的员工用《弟子规》规范自己的言行立意，也曾用“小乘”、“大乘”、“小爱”、“大爱”来阐释不同的保险行为：最浅显的境界是“为我所用型”，买保险不从人的角度考虑，单纯算计回报，“中短期理财型产品一度热销，而真正能起到保障作用的产品不受欢迎，

因为这种想法成为了主流。”第二种境界是“为亲所用型”，认为买保险是一种责任与担当，体现晚辈对长辈、父母对子女的呵护，属佛法的“小乘”境界，想用保险救度自己和家人。最高明的是第三种境界，“为人所用型”，属于“大乘”境界。“大乘者，既有能力救度自己，也有力量和智慧救度他人。”“我以捐助的心态购买保险，如果终生都没有因为灾祸疾病理赔，说明行善的福报体现出来了。缴纳的保险费用一定会帮助那些需要资金的，且不知姓名的人，或是襁褓里的婴儿，或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或者是需要药物延续生命的老人。这种‘善’不刻意，不着相，福报最深厚。”

在他看来，保险就是通过保单的契约形式，把多数人的资金筹集起来，互济互助，共同消弭个体对生、老、病、死和天灾人祸的惶恐和无措，帮助更多的人感受生命的尊严，其本质体现的是一种“救济”与“补偿”，蕴含着公益因子与慈善精神。

骨子里依然是一位人文儒者的丁当还会写作吗？当年的朋友已经在打赌他不会再写一句诗了，但在他心中，此事命运还未有定数，因为诗歌既跟年轻的荷尔蒙有关，也跟年迈的洞察沧桑有关，唯独中年不适合诗句，因为中年责任太多，牵挂太重，不宜诗行。在他的心里，由感性的诗人到理性的管理者、企业家，两者之间并不冲突，甚至可以自由行走其间，因为它们分享着相似的价值观念和哲思：写作、或者保险，都能使人安定，而这，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救赎。





延可(为仰宗第十一世嗣法传人,大觉禅寺住持)

延可法师

慈善近在咫尺,在于举手投足

“如果一个人在一切善行和善愿都能体悟到与人为善的喜悦,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力量”

文 图林

对延可法师来说,二十几年的修行,是不断体悟人生和佛法的过程。他夙有因缘,少年入道,于少林寺剃度出家,栖止于少林祖庭十年间,初涉禅法。1999年进入中国佛学院,参习4年。

出家早期,他年纪尚小,却已能主动承担寺院里的担水、做饭、扫地等任务,除去诵经、学习之外,他把大量时间用在公共服务上。从这些日常琐事中,除了获得内心的平静,他渐渐明白,人应该先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虚心、潜心去为公共服务,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小事也有其不可替代性。

毕业之后,延可法师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的秘书、衣钵。得诚公长老印可,付与正法眼藏,是为仰宗第十一世嗣法传人。2009年,延可法师主持重修天津大觉禅寺,任大觉禅寺住持。现在,他还是天津盘山佛教协会会长、全山方丈、天津潮音寺住持。他往来于相距几十公里、由他亲自筹建的几处寺院之间,平日都待在寺院里主持日常工作,甚少出门,也感觉不到忙碌,一切顺其自然。

当下即禅

延可法师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早晨4点半起床,洗漱后做健身锻炼,5点20上早课,6点结束吃早餐。上午会客之后,中午11点吃饭,下午的时间他通常用来阅读。下午4点晚课,晚饭后除了阅读,还有45分钟的养息香。

养息香指的是众人在禅堂里静坐一支香的时间。期间,排除杂念,专注感悟当下,如果心有所想,就不是养息香的真义。越来越多的都市人投入禅修,在延可法师看来,这是个体人生在社会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的选择。

延可法师认为,现代人内心的困惑多数时候是由于身心不一致造成的。“很多人早晨起来洗脸刷牙的时候,心里惦记着吃饭。刚刚坐下吃早餐,想着工作。心没有安住在当下,当代人很多焦虑和困惑都源于此。”

延可法师理解的新生活首先应该回归生活。“听到很多人说,每天忙工作,没有了生活,这是因为把生活与工作分开来看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工作中体悟生活。现代社会很忙,节奏很快,城市工作很奔波,但仍应该关注自己的健康,健康就是当下。在工作中回归生活,在生活中多留心健康。”

对于现代人能否从禅修中获得宁静,延可法师说,“禅不

是谈论的,是用心地,把心放在生活的每个当下,当下就是禅。”

圆满的善是智慧

在延可法师看来,当下意味着我们要学会与己相处、与己为善。他认为,只有把与己为善和与人为善结合起来,善才会完美。

“在佛教看来,慈悲善良与智慧密不可分。与人为善要讲究方法、方式、方便,这样善才能圆满。不圆满的善称不上真正的善。如果人在与人为善的过程中感悟到喜悦、从容、美好,它本身就是智慧,因为智慧是用来烦恼的。”

延可法师坚信,善意是定义新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准。“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如果内心没有善意,就无法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内心的宁静与喜悦。如果不从善意的角度来看新生活,那新生活与以往的生活没有区别,就不会有触及内心的感悟。我理解的新生活,就是重新回归生活,你从中体会到善和美。”

在他看来,普通人也能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慈善。“很多人觉得慈善是捐款捐物,一定是高大全,这是误区。古时候,圣人感慨,真正的美德像鸿毛一样轻微,但是人们却举不起它,为什么呢,人们往往忽视了举手之劳的善意,反而不去践行,才让我们感觉慈善很远。在佛教看来,慈善是让人们能够力所能及地从一点一滴的事做起,心存善念本身就是慈善。看到别人的忧伤,你安慰他,就是慈善。慈善不在于改天造地,在于举手投足。”

“古人经常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一个人在一切善行和善愿都能体悟到与人为善的喜悦,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力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PING 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LTD.



吴秀波(著名男演员)

吴秀波 且跑且修行

跑步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与自我对话的方式

文 图林

吴秀波作为演员的新生活是从接拍的第一部电视剧《蓝色较量》开始的。此前，他当过歌手、老板，结束了热情洋溢的青年时代，回归镜头前的他，褪去了青涩的大男孩外表，身形有些发福。当看到监视器里的自己时，他下定决心在剧组里减肥。

为此，他再没碰过组里的盒饭，只吃黄瓜、西红柿或者蔬菜蘸酱；每天长跑 10 公里、游泳 3000 米，外加做 200 个俯卧撑和 200 个仰卧起坐。一个多月下来，瘦了整整 32 斤。

之后，吴秀波的片约多了起来，演艺之路渐趋平稳。七八年的摸爬滚打终于在 2010 年迎来了一个高峰，《黎明之前》让 42 岁的吴秀波成了内地家喻户晓的男演员，此后接拍的影视作品部部叫座，他的成熟男人形象也深入人心。

但对吴秀波来说，成名就像一场漫长的跑步，并非一时开窍，演戏更像是一个渐悟的过程。曾有五六年，他形容自己的职业状态极具杀伤力。对表演产生困惑时，他总会长跑来纾解。



拍《上海，上海》期间，吴秀波在演戏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环城跑。每天一下戏，他就开始跑步，演戏演到内心苦闷并充满困惑时，跑步带来的疲惫感反而会让他压力减到最小，让头脑保持清醒。

当时他住在徐家汇，一度喜欢在市区跑步，但他又不喜欢绕圈，只能一直往前跑，有时甚至跑到松江这样需要打车回去的地方。一次，一个朋友跟着他一起跑，两人跑了近4个小时，朋友体力已经完全透支，但吴秀波仍然坚持在跑。他说自己非常痴迷那种因突破身体极限而获得心智放松的过程。

半年的跑步训练似乎是对此前一年纠结的治疗。更好的机会正在前方等着他。吴秀波接拍了《黎明之前》，他饰演的地下党员刘新杰成功打动观众。正是从这部戏开始，他渐悟并践行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道理。

演戏是永不停歇的跨栏长跑

“当一场戏对一个演员喊开始的时候，他面前可能有一千万个障碍。每一个障碍都源于自己的生活。所以要想修正这些障碍，你先要修正生活中的那个自己。《黎明之前》里的每一场戏，都是我在头一天克服心里的障碍，才能做到的。”

拍《黎明之前》时，吴秀波总是静静地坐着，戏拍完了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地走路。为了保持状态，他还坚持节食，将自己的体重控制在130斤，比正常体重轻20斤左右。

吴秀波认为，一个好的表演状态，与演员的日常修行密切相关。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简约。平常不参加活动的時候，他一身便裝，衣服看上去穿着走1000公里都没问题。

他还常年吃素。拍摄《北京遇上西雅图》期间，剧组在国内某处取景，吴秀波选择住在离拍摄地最近的一家普通酒店，吃饭的要求也很简单，全素。

吃素的经历并非一蹴而就。第一次吃素，吴秀波咬牙坚持了一个月，但最后发现，还是欲望胜利了。第二次吃素，正好赶上了一部农村剧的拍摄，这部被其他男星拒绝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打动吴秀波的地方正是农村——他还没去过农村。之后，吴秀波跟随剧组进山拍戏。每天收工后都要爬二十多分钟的山才能回到住处，晚上就读读《金刚经》，也因此，吃素竟坚持了下来。

一次，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吴秀波吃着只有一盒白饭和素菜的飞机餐，突然流下了眼泪。尽管长期清淡素食，但那是吴秀波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吃饭流泪。他觉得那饭吃到嘴里是甜的，越嚼越甜，太好吃了。他也产生了一种想法，人就是再折腾，能有多大本事？应该学会感恩。回到他吃素的初衷，就是为了训练自己的无分别心。

从跑步到吃素，日常修行渐渐融入了吴秀波的表演里。他总结自己演过的角色，发现这些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战

胜敌人之前，首先要战胜自我。“这恰好是我那个年龄段至今，一直需要的生命素质。不管是《相思树》里的康凯，还是《黎明之前》的刘新杰，还是《心术》里的霍思邈，还是《赵氏孤儿》的程婴，我从他们身上受益匪浅。”

但跟跑步相比，吴秀波觉得如何将表演进行得更长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考验着他的心性和身体的可能性。拍完《黎明之前》后，他便意识到自己衰老最快的几年马上就要来了，别人对他的期望越来越大，他要再次找到身体里的那台发动机。

跑步是吴秀波保持多年的习惯，这一运动对身为演员的他影响很深。他将演戏形容为永不停歇的跨栏长跑，前方一直有翻不完的障碍，不像爬一座山，爬到了就永远待在山顶，而演戏则跨完了还得跑。

跑步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黎明之前》后的几个栏，吴秀波都跨得十分顺利。仅仅3年后，《北京遇上西雅图》的Frank一角又让吴秀波俘获了更多女粉丝的心，这部电影最终拿下了5.2亿票房。电影大获成功后，吴秀波拒绝了找上门的八十多个剧本。“因为我心里找不到发动机。我觉得我再拍的话，就是骗子了。可是不做这个我能做什么呢？”

吴秀波曾说，大多数人理解的中年危机是生活质量危机，但有一种中年危机是信仰危机、情感危机。生命过了一半，发现这不是应该走的那个方向时的惶恐。

跑步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与自我对话的方式。跑者在体验身体极限的同时，还必须忍受孤独。正如吴秀波所说，突破身体极限后是心智的放松，他因此找到了一些平和的力量。一度他以为自己的恐惧是出于责任、出于爱，渐渐地，他明白，那些恐惧其实都源自欲望，放下欲望才有可能获得幸福。20岁时，他希望能获得一切，后来，他尝试着去放下。

在跑步中，他理解了放下意味着放低欲望，欲望放低了，笼子的缝隙也就大了，自由度也就宽了，才能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他说，就像吃东西，有人疯狂地在咀嚼，吃的是欲望；有人吃一口白饭，吃的是感恩。对吴秀波来说，跑步已远远超越了运动本身，更是一种修行，探索时间的意义，也认识真实的自己。





张天任

大时代给予我们机会， 更赋予我们责任

这种浙商身上所具有的家国情怀，让朴实、稳健的张天任，带领天能集团，迎来更大的格局和空间

本刊记者 艾尔

11月初，在浙江余姚的一次近千人的大型企业家论坛上，经济学家林毅夫遇到了张天任，他们在宁静的清晨共进早餐，在人声鼎沸的论坛间隙继续谈，林毅夫觉得还不过瘾，午餐时约上张天任接着聊，越聊越投机，颇有相见恨晚之意。林毅夫，这位宏观经济学的大家、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创始人，为什么对张天任这位浙江实业家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张天任是天能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天能集团是一家新能源电池供应商，多年来领跑整个行业，在细分领域里处于龙头地位，产品以耐用、可靠而著称，颇具“德国制造”的意味，旗下的天能动力2007年在香港上市。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学大家与实体经济实业家的碰撞，能激荡起怎样的思维火花？！更重要的是，林毅夫被张天任前瞻性的视野，稳健的经营风格，谦逊的态度，以及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所折服和感动。

一个月后，浙江省长专门向张天任发出邀请，请他和马云、鲁冠球、沈国军等10位知名浙商到省府大院，听取他们对制订浙江省“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张天任结合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实践，就人才引进、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民营经济风起云涌，一大批浙商站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潮头，走出浙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舞台。张天任就是其中之一，与很多浙商不同的是，长期以来，张天任不为房地产等诱惑，聚焦在新能源电池领域，精耕细作，形成了独特的“天能模式”。

天能集团的成功密码是什么？张天任具有什么样的领导力，带领天能从一家村办小厂，一步步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上？

01

“要出去闯一下”

长兴县新川村，在这个浙北普普通通的农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看到，一幢幢三层的别墅错落有致，随处可见的小轿车，齐全的公共设施，以及不远处的现代化厂房，让人很难把这里和传统印象中的农村联系起来。公路出口，醒目的广告牌让记者意识到，中国动力电池的龙头企业天能集团就诞生在这里。

当说起这二十多年来的“山乡巨变”，几乎遇到的每个新川村民都会把功劳归于张天任。正是在他的手里，当年那家难以为继的村办小厂，魔术般地成为了如今销售额约500多亿的国内最大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大型企业集团。

改革开放肇始，浙江领风潮之先。不少农民走出田间地头，赤脚打拼天下，历经大浪淘沙，终成一番事业。张天任创业的动机看起来非常朴素，那就是改善生活。

30年前的新川村穷苦不堪，村民主要靠卖山上的毛竹谋生，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吃得上一顿肉。张天任的童年是在泥巴垒墙、竹帘当门的农屋中度过的，父母淳朴敦厚、辛勤劳作的品格深深影响了作为家中次子的他。

“想来想去，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还是得去闯一下。”24岁的张天任听从了内心的召唤。1986年进入红旗拉丝厂后，他选择了需要走南闯北的供销员岗位，很快用业绩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两年后，“不安分”的张天任作出了一个让全村人都震惊不已的举动：借来的5000块，承包下了当时年产值不到8万元，负债却高达10多万的村办企业长兴第一蓄电池厂。

现任新川村委会主任的杨汉芳告诉记者，当时他劝张天仁慎重考虑，毕竟“承包那个厂子，不单要向村里交钱，而且风险还要自己承担，资金、原料、销售都得自己想办法，风险大的很。”

张天任敢下这样的决心，当供销员走南闯北的那两年经历显然起了作用。当时，浙南的温州风头正劲，各类民营企业风起云涌。一个温州商人曾告诉张天任，在他们那里，只要拿着工厂的介绍信，在外面接到订单后，一个电报就可让工厂发货。“像这样的市场经济，那时在相对保守的浙北，还是很超前的。”张天任在接受采访时说。

张天任赶上这个潮头。

承包蓄电池厂后，为了找市场，张天任跑遍了当时上海浦东几乎所有做应急灯的工坊，寻求合作。“那时我身兼数职：老板、搬运工、业务员、技术员、会计，每天早上天不亮赶头班车，扛着一包电池进城去推销，遇到厂家要当场测试电池质量及容量时，我们一等就是8小时。最终浦东7家应急灯制造厂都与我们建立了合作关系。”

杨汉芳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为了5000元贷款，有位信用社主任指着张天任说：“把这杯酒喝了，这笔钱就贷给你。”平时滴酒不沾的张天任，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时5000元，可以说就是企业的救命钱。别说是酒，就是药水他也会吃下去！”杨汉芳不胜唏嘘。

在张天任的带领下，这家半死不活的蓄电池厂，从原来每年不足20万元年销售额第一年就攀升到80多万元，第二年更是超过了200万元。

销售业绩的突飞猛进没有让张天任小富即安，他一直有个心结：厂里没有当家产品，更没有高科技产品，靠一些科技含量很低的“老三样”，迟早免不了倒闭的命运。创业后的张天任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做成百年老店？



02

“上市，就是一次重生”

上世纪90年代末，电动自行车作为新型交通工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张天任敏锐地意识到，动力电池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

说干就干。1998年，张天任不惜重金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驻厂研发攻关，他和专家、技术人员一起埋头实验室，对电池极板的厚度、硬度、间距等每一项数据进行组合分析……并最终成功研发出“阀控式密封铅蓄电池”。同时，为进一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电池一次续航里程，天能集团又研发出“电动助力车专用蓄电池”。

1999年，在广西桂林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电动自行车里程大赛上，设了一个质量底线——达标奖（40公里），一等奖要求跑60公里，而一旦跑到70公里以上，即可获得特等奖。而装载“天能”电池的电动车跑了100公里以上，让其他的选手望尘莫及。赢得了比赛的天能电池，同样也赢得了市场，2001年天能电池销售收入首破亿元大关。

前瞻的战略决策，爆发的市场需求，高效的产销布局，张天任带领天能集团大踏步前进。2005年天能集团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

繁花似锦之际，张天任并未被巨大的成绩遮住双眼，他清醒地意识到天能进一步发展的天花板。在张天任看来，未来的竞争是人才、资本、机制的综合竞争。

“小富即安的思想是企业发展的最大桎梏，如果只满足于小国寡民、惟我独尊的绝对控制局面，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做大、做强、做久、做优。”张天任在内部不止一次地表示。

思前想后，上市是唯一的答案。上市不仅仅是募集到资金，事实上，当时天能集团的现金流相对充裕，并不急需现金，更重要的是，通过上市能规范化治理，打开天能的视野和格局，吸纳更多的人才，击破企业进一步向上发展的天花板。

张天任决定带领天能上市，但大家理解不一，内部反对声音不小，他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引进了香港新世界公司、美国普凯基金等，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入驻公司进行审计，变家族企业为股份制公司。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6月11日，天能集团旗下公司天能动力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动力电池第一股，名动香江。

天能集团董事长助理吴飞是张天任在读EMBA时的同学，后来被张天任纳入麾下。他说，张天任在公司内部非常提倡“鹰的文化”，“鹰到一定年纪时便会拔掉自己老化的羽毛、喙、爪，让其重新生长。天能上市，就是一次重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到湖州调研就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充分认识并发挥好生态这一最大优势。”张天任一直把这句话作为天能集团发展中的指导精神

03

“绿色，才能可持续”

天能集团取得的成功给张天任带来了更多的荣誉和社会职务，他也在2013年年初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告诉记者：“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是浙江、湖州和长兴人民对我的重托，这是沉甸甸的责任。”

繁忙的工作之余，张天任亲自组织调研，一字一句地撰写“两会”建议。每年全国“两会”，张天任都会带去反映一线行业问题，反映农村问题的建议。譬如，2014年“两会”期间，他的提案《关于加快出台废铅蓄电池回收管理政策的建议》引发广泛关注。

废旧铅蓄电池的回收利用一直是该行业的一大难题，并且还曾因此引发过“环保风暴”。在张天任看来，环保问题能否彻底解决，不仅关乎铅酸电池这一细分领域的未来，也关乎着中国整个能源产业的未来。

2009年6月，天能集团投入18亿在长兴吴山工业园区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一期工程已于2012年建成投产，工厂污水实现了零排放，铅回收率达到99.9%以上，成为国内乃至国际先进的废电池无害化回收基地和再生铅示范工程。该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规模化、无害化年回收处理15万吨废铅蓄电池。同时，天能集团（濮阳）循环经济产业园也正在建设之中。

据吴飞介绍，一个约10斤重的废旧铅蓄电池，经过脱硫、结晶和低温熔炼等工序，可产生将近7斤的再生铅，5两多聚丙烯塑料，2斤的硫酸钠，这些有价值物质全部可以再利用，可以说将废旧电池“吃干榨净”。

“现在我们不仅能够将自产的废旧铅蓄电池大部分回收再利用，而且也可以回收社会上其他厂家生产的废旧铅蓄电池，天能集团希望能为整个行业的环保切切实实做点事，出分力。”吴飞说。

全球领先的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商，是张天任给天能集团制定的愿景。张天任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到湖州调研就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充分认识并发挥好生态这一最大优势。”张天任一直把这句话作为天能集团发展中的指导精神，“做工业企业和保护环境并不矛盾，所有产业自身要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要从事绿色生产，这样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



04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谁！”

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经过了社会转型的洗礼和贫苦生活的历练，也因此多了一份家国情怀。

“我们不能为办企业而办企业，还要为老百姓创造增收条件，个人好不算好，带动大家好，让整个社会都富裕起来，才是真的好。”工作繁忙的张天任还兼着新川村党支部书记。“我们村现在义务教育入学率、社会保障参保率、公厕改造率、垃圾处理率、清洁能源使用率都达到了近100%，村庄绿化率近40%，村里还建起了地面卫星接收站，改建幼儿园两所，和长兴县城里几乎没有区别。这样的条件，有几个村子比得过？”张天任说。

张天任始终认为，企业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要产生造血功能。“一个人富了不算富，我要让大家的钱袋子都鼓起来，要形成一种造血机制和文化，带动大家一起发展。”

为此，张天任创造性地搭建了一个“村企联姻”的共赢平台。天能集团通过技术帮扶、资金支持、就业支撑等途径，引导村民参与到村级资源开发和配套服务企业的致富链条中。

据不完全统计，天能集团已经为新川村及周边村解决了5000多人的就业，“我们村近三分之二的村民，都在从事与天能集团相关的工作，很多村民不仅是天能的员工，不少还是天能的股东，每年通过工资、分红，他们的钱袋子迅速鼓了起来。”杨汉芳说。

“这个大时代给我们这些普通人无限机会，才让我们梦想的种子得以生根发芽，生机勃勃。我们要怎样回报这个社会？怎样对待生我养我的土地？这些命题都是时代赋予给当代企业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对这片土地心存敬畏，对时代心存感恩。”

张天任从新川走出来，无论走得有多远，根还是在新川。几年前，在翻新祖屋时，张天任细心地保留了耕犁、箕畚等整套农具，“这是我对农村生活的追忆，对家乡的感恩，对长辈的想念，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谁。”说到这里，他的眼角有些湿润。▲

在雾霾天逃离北京，谁引领我们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文：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眼下能够将京津冀乃至更广大的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除了经济协同发展之外，还有甚嚣尘上的雾霾。

12月9日，北京雾霾爆表的当日，沈阳PM2.5的数值同样逼近200。被中国地图上大同小异的霾笼罩着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同呼吸、共命运”。

在先进的华晨宝马沈阳铁西工厂内，来自政府、媒体、学界、社会的各界人士一道，共议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应当如何打造。作为有责任心的行业领军企业，BMW举办了以“创新+，责任引领未来”为主题的2015 BMW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论坛，既展现了BMW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也力图集合众力，在凛冽寒冬里，点燃引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把火。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先生致辞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海森博士发布《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201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未来何在？

华晨宝马在此次论坛上发布了《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201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披露，2014年，华晨宝马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进一步降至7.06升/百公里（2013年：7.3升/百公里）。根据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核算情况公告，在88家国产乘用车生产企业排名中，华晨宝马位列第一。

在论坛上，南方周末总编辑助理、编委朱红军引用国家环保总局首任局长曲格平的话表示：“中国正在经历的严峻环境形势，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阶段也不曾经历的，如此的严峻形势之下，环境保护事实上也就成了可有一番大作为的‘风口’。”

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形势，BMW以高品质的新能源汽车和领先的科技为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新标杆。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海森博士表示：“华晨宝马的企业战略核心是发展成为中国市场上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具责任感的高档汽车制造商。我们承诺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对公司未来的投资，同时也是对社会创新的贡献。这份201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秉持这一承诺，向利益相关方交出了一份我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令人满意的答卷。”

就在论坛场外的大厅里，以BMW i8、华晨宝马之诺1E为代表的一系列新能源车型在以最环保、也最时尚的姿态示人。在这个雾霾频频来袭的冬天，新能源汽车无疑是改变现状、面向可持续发展未来的一笔。BMW表示，未来还会生产更多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以及纯电动汽车，持续引领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何往？

但是要走向未来，仅仅靠一家企业，在一个领域，做一件事，并不够。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表示，基于创新，BMW制定了全面、清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涵盖产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BMW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秉持创新理念，开展了一系列创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助力解决社会问题，与中国社会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BMW将企业社会责任专注于资源创新、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教育三大领域。无论是已行走九年、旨在保护和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BMW中国文化之旅”、专注儿童交通安全教育的“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还是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开展的三江源生态保护行动，无不体现了BMW利用企业自身的资源和优势，在可持续理念的指导下，针对当前社会问题，创新性地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不懈努力。

多位宝马爱心车主代表也受邀参加了此次论坛，共同交流创新的社会责任经验。来自成都的宝马爱心车主、成都爱悦随行的创始人曾俐先生分享了自己跟随宝马爱心基金多年参与公益活动的历程，讲述了他参与BMW中国文化之旅的深切感受，以及联合车主资源推广非遗产品木杆秤的创新想法。

康思远表示：“BMW在全国有250个经销商，他们自己也在做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社会是由很多的人和机构组成的。不论在哪个国家，把责任全部推给政府都是不对的。政府在政策和资源上有局限性的地方，恰恰是企业能够站出来去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BMW自身的专业及资源优势，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义无反顾。” ■

历史

HISTORY

我们由往昔定义

We are our past



黑色的道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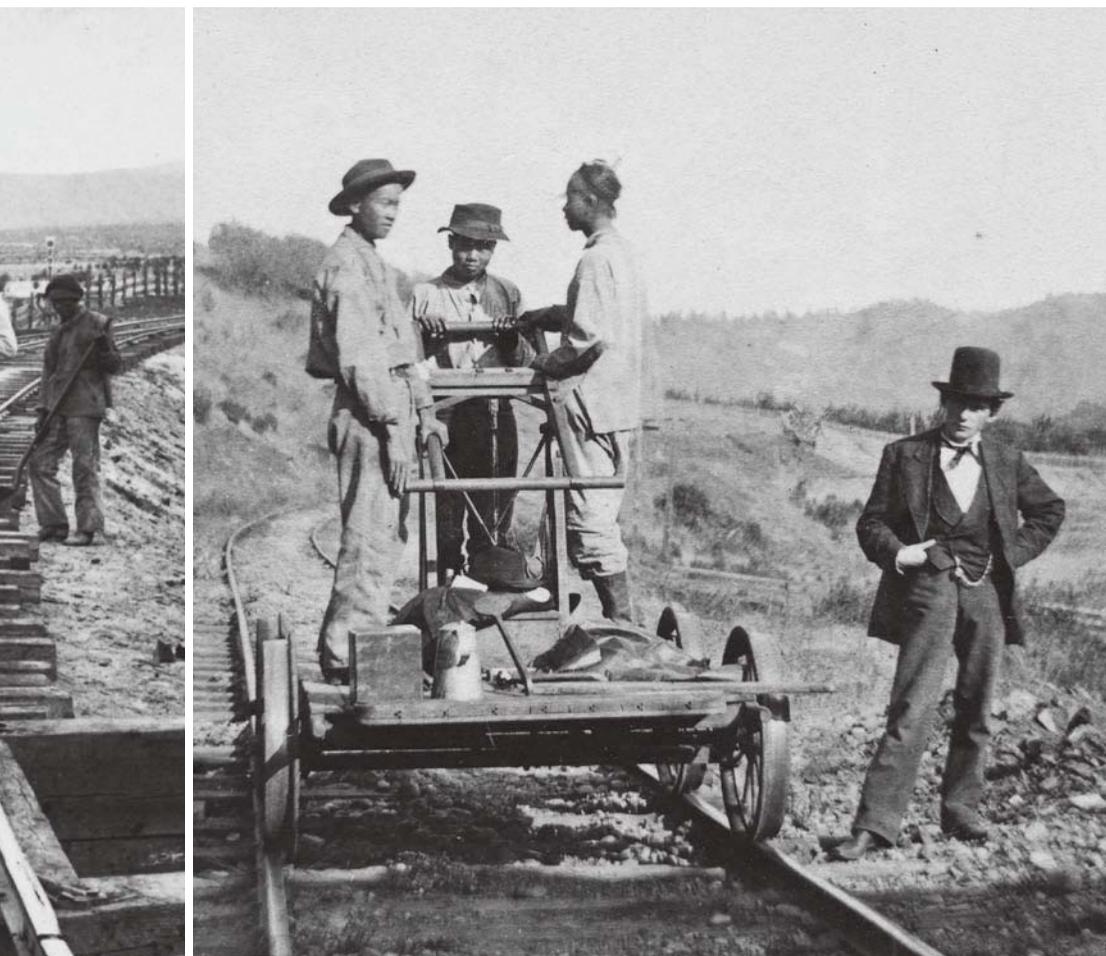
追祭150年前的
美国中太平洋铁路华工

“成千上万的华工帮我们筑起了‘美国梦’。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与贡献，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美国东西两岸不可能被连成一个整体”

特约撰稿 周敏 发自美国旧金山

编辑 白伟志 rwzkwzb@126.com





左：内华达，正在修建铁路的华工
右：前往修建铁路的华工

5月中旬，旧金山已经进入初夏，190英里之外的西奈—内华达山 (Sierra Nevada Mountain) 山顶依然白雪皑皑。

那里海拔七千多英尺（约2100多米）。每年，风暴在山顶降下深达35-40英寸的雪，天然的滑雪胜地闻名加州乃至全美。

一列橙色的火车沿着铁路向山顶 Donner Summit 攀爬。这是 Union Pacific 公司（以下简称“UP”）派出的专列。两天前，专列从1900多英里以外的公司总部所在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开到加州奥克兰，执行一趟特殊的旅行：5月16日清晨8点从奥克兰 Amtrak 车站始发，下午5点抵达内华达州雷诺市。5月17日清晨原路返回奥克兰。

这不是一列普通的旅客列车。它曾是太平洋联合公司总裁们出行的专列，被称为“移动的五星级酒店”。总统肯尼迪、好莱坞影后伊丽莎白·泰勒、影帝克拉克·盖博都曾在这列火车的贵宾。

专列挂了10节车厢，其中3节为餐车。从新鲜的水果到刚出炉的面包，摆满了长条餐桌。连抹面包的奶油都雕成精美的小花，如一朵朵茉莉，盛在精致银盘中。

叫 Gene Chan 的老人取了一块三明治，踩着富丽的红地毯，

走到另一节餐车，坐在窗边。

他刚一打开雪白的餐布，笑容可掬的服务员就过来，给他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他觉得这一切不太像真的。

母亲在世时总对 Gene 说，“我们家是从铁路上来的。”但是 Gene 不喜欢铁路。也许是年轻时受参加“飞虎队”的叔叔 Bill 的影响，他喜欢飞机。

一个叫 Jim King 的名字总是浮现在他脑海里。那是他的曾外公。150年前，他和1.2万名华工一起，修筑了 Gene 脚下的这条铁路——中太平洋铁路，美国洲际铁路西段，也是最艰难的一段。

Gene 生于1932年，华工后人第四代。同车的一百多位乘客中，绝大多数华人跟他一样，几乎不会讲国语，连广东话也只会简单的几句。

“发烧的”美国

1859年8月12日，一个闷热而尘土飞扬的午后，50岁的律师亚伯拉罕·林肯来到爱荷华州的城市 Council Bluffs。这次

计划外的旅行成就了一段美国传奇。

朋友给林肯推荐了一位铁路工程师格伦威尔·道奇（Grenville M. Dodge, 1831年MA）。坐在这个年龄只有自己一半的年轻人身边，林肯提出第一个问题：“通往西部太平洋的哪条线路最佳？”道奇画了一条线路，说：“就从这里开始，穿过大平原，一直往西。”

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林肯问了无数关于铁路的问题。

一年后，林肯成为美国总统。几年后，这位年轻人成为太平洋铁路总工程师。

19世纪50-60年代，迈入钢铁时代的美国在为铁路发烧。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上，铁路已经绵延了九千多英里，连接起很多城市，而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唯一一条铁路位于加州的沙加缅度山谷，只有二十多英里长。那时，从纽约到旧金山陆路几乎无路可走，海路也只有两条路线可选：一是乘船绕道南非霍恩角，到达旧金山；二是冒着感染黄热病的危险，取道巴拿马，再乘船到旧金山。两种走法要花上6-9个月。

1848年1月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到那年10月，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才知道。

早在1845年，纽约的一位商人就向国会建议，由联邦政府集资，修筑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政客们都能领会这条铁路带来的财富机会。但由于南北分裂，提案一直悬而不决。

“这条铁路必须修！”1853年，一家杂志以此为题，报道关于这条铁路的梦想。一年后，一位名叫James McDougall的议员在国会呼吁：“这条铁路关系到全美国人民的时间与财富。你们每耽搁一年，其损失就相当于联邦政府一年的运行成本。”

在遥远的加州，一位来自纽约上州的铁路工程师朱达（Theodore Judah）为了推动这条横跨东西的铁路工程，近乎疯狂。

他1826年生于东部康涅狄格州。被聘为沙加缅度山谷铁路总工程师。1856年工程完工后，他开始梦想让铁路穿越“不可逾越”的西奈-内华达山脉。

1860年，他靠一匹马，一个记录本，沿着印第安人打猎走的小路Donner Pass，完成了对西奈-内华达山脉的勘查，画出了铁路路线图。

修铁路需要大笔的钱。朱达开始四处游说。在旧金山游说不成，他又到沙加缅度继续寻找投资。终于找到了4位大佬愿意为修铁路提供支持。

朱达回到华盛顿，开始游说国会。

1862年7月1日，林肯签署了《太平洋铁路法令》，赋予两家铁路公司以重任：位于加州的中太平洋公司负责修建从首府沙加缅度往东的铁路，太平洋铁路公司（UP）负责修建从中部开始，往西的铁路。

彼时，南方13个州叛乱未平，年轻的合众国面临着南北分裂的局面。林肯一边考虑战事，一边考虑如何西进。作为总统，

他要把富饶而蛮荒的西部真正揽入合众国的版图。

这年11月17日，奔赴内战前线葛底斯堡前两天，林肯签署行政命令，确定太平洋铁路的起点为Council Bluffs。这座城市隔着密苏里河，与内布拉斯加州首府奥马哈相望，后来成为奥马哈的一部分。

一个月后，太平洋铁路在奥马哈破土。

1863年1月8日，中太平洋铁路（CP）在沙加缅度河边K街动工。

150年来，太平洋铁路公司（UP）一直把总统林肯签署命令的那天当成自己的生日。在沙加缅度，CP的4位大佬多金、精明且野心勃勃，但对铁路、工程一窍不通，而且过度借贷，包括那位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创始人、加州州长的Leland Stanford。

4位大佬竟然开始疏远朱达，转而支持Crocker兄弟，任命他们负责铁路的建设。天真的工程师朱达想再筹一笔钱，从4位大佬手里买回所有的股份。

事与愿违。1863年11月2日，朱达取道巴拿马，乘船返



太平洋铁路总工程师格伦威尔·道奇

要健康 吃绿A



纯天然·0添加
源自世界三大天然螺旋藻基地
30多种天然营养素一步到位
国家卫生部批准多项保健功效



- 增强免疫力 ·
- 辅助降血脂 ·
- 提高缺氧耐受力 ·
- 缓解体力疲劳 ·

回纽约，途中感染猩红热病故。

“疯子”朱达在西部为中太平洋铁路辗转奔波的时候，在东部，南北战争正胶着。

道奇作为联军中的骁将，率领田纳西军团迅速修复被盟军破坏的铁路、桥梁、电报线路，深得谢尔曼与杜兰特将军器重。1866年5月，解甲归田后，道奇被任命为太平洋铁路总工程师。

在奥马哈，由于种种延误，直到1865年7月10日，林肯遇刺身亡3个月后，那里的铁轨才铺成第一英里。那天没有任何庆典，铺轨工人也不多。UP付不起工钱，大部分工人已经解散。

“中国劳工”

自从上车后，Gene几乎寸步不离座位。他身边放一小瓶子，手里一直拿着一个小小的数码相机。

Gene有6个孙子孙女。为了这趟旅行，他召回儿子女儿照看孙辈。出发这天早上，他特地换上石磨蓝的牛仔褲、牛仔背心，带上数码相机。

他盼望着看到西奈-内华达山上那些华工一斧一锤凿出来的隧道。150多年前，他的曾外公曾经是上万修路大军中的一员。

1864年的冬天，加州不缺黄金，缺劳工。

铁路从沙加缅度往东挺进了31英里，到达New Castle后，停滞了约半年。

从那里开始进入西奈-内华达山脉，地质变得坚硬，地况也更为复杂，高大威猛的爱尔兰工人吃不消了，纷纷离开，转向赚钱更容易的农场、矿山。

中太平洋铁路工地上只剩下不到300个工人。

有一天，在New Castle东边的路基工地上，爱尔兰工人直接威胁CP的4位大佬之一Charles和他的手下、监工Strobridge，说再不加工资就走人。

Charles叫Strobridge去附近的奥本招一些中国工人。

Strobridge不相信身材瘦小的华工能够修铁路。Charles说，“这些瘦小的人修筑了世界第七大奇迹——长城。”

陆续被找来的50个华工并没意识到他们做了最初的“试验品”。他们在New Castle东边2.3英里的地方仅用7个月就创造了“世界第八大奇迹”——布鲁默铗，它位于沙加缅度以东38英里，是中太平洋铁路上第一个难关工程。华工们用简单的铲子、镐，加上黑火药，炸开坚硬的石头与粘质的土块，硬生生从山中间劈出一条路，深63英尺，底部宽达12英尺，长800英尺。

这个工程让Crocker、Strobridge发现，这些肯干活又顺从的华工正是他们需要的劳力，他们不像白人工人那样酗酒，更不像他们那样动不动要求涨工资。

许多中美学者认为，第一批修筑铁路的华工于1865年来到工地。事实上，华工从1864年就参与了筑路工程。斯坦福大学北美铁路华工研究工程显示，第一批到达铁路工地的华工

共 23 名。他们在领班 Ay Toy(阿涛)和工头 Huang Wah(黄宏)的带领下,于 1864 年开凿了从 Dutch Flat 到 Donner Lake 之间的收费马车车道,打通了中太平洋铁路的物流通道。

Crocker 意识到,他需要成千上万的“Chinaman”。不久,CP 招募 5000 个工人的广告迅速贴满了旧金山的大街小巷。广告甚至飘洋过海发到了广东沿海一带,承诺任何青年劳力到加州来都可以有工作,这对挣扎在战乱与贫困边缘的华工来说,如同金山在招唤。

成船的华工随之而来。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四邑、台山、开平、新会。

1865 年 3 月,中太平洋铁路工地上华工数量已经达到 3306 人。

斯坦福于 1865 年 10 月向总统及内政部报告工程进展时,这样描述华工:

“他们安静、平和、耐心,勤劳而又节俭,随时准备学习修建铁路需要的各种技能。他们拿的工资较少,但是心安。精明的包工头总是提醒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大批更廉价的劳力。”

CP 工资单显示,用工高峰在 1866 年,当时工头黄宏手下有 388 名工人。

Gene 的曾外公 Jim King 于 1866 年 6 月来到中太平洋铁路工地。

Jim 与孙文同乡,本名 Jow Kee,1840 年出生在广东省一个叫 Sun Chung 的小村子。15 岁那年,他随同乡来到“金山”(即旧金山)谋生。在一个矿上给白人矿工当小工。几年下来,Jim 学会了英文,并有了一个英文名字 Jim King。

十年前,一次偶然的的机会, Gene 在沙加缅度铁路博物馆收藏的工资单中看到曾外公的名字 Jim King,后面还有公司一词的缩写“Co.”,他的工作是“Contractor(包工头)”。

CP 的工资单显示,从 1865 年 3 月到 1866 年 12 月,有多批华工陆续到达,其中有多与 Jim King Co. 类似的华人承包商,也有“Gang boss(小头目)”和“labor(劳工)”。当时,由于语言不通,大量的华工并不是直接与 CP 签订劳动合同,而是通过 Jim King Co. 这样的华人公司或中介,变成铁路工人。

从 1864 年 1 月到 1869 年 5 月,CP 保存下来的工资单中,缺少了 46 个月的数据。幸存的 19 份工资单中,1866 年的工资单保存得最为完整。正是这一年,参与修路的华工达到峰值。在这一年里,许多重大工程取得进展,从 COLFAX 开山、合恩角绝壁上开路到爆破通往山顶的 13 条隧道。到 1868 年,华工数量高达约 1.2 万人,占铁路劳力的九成以上。华工后人 William Chew 历时多年研究,估计参与中太平洋铁路建设的华工有 14000 多人,远远高出一般认为的 10000-12000 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名字。

由于华工数以万计,CP 采用分头管理的办法,每个包工头负责招募、管理自己的队伍。最多时,CP 的工资单上显示



华工坐在运送木块的火车上

有 12 个包工头,为手下领取工资。为了统计,每天分别于早、中、晚各“点名”一次。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个普通华工的名字很难被记住。

“最寒冷的冬天”

Donner Pass 是西奈 - 内华达山脉中一条隐秘而艰险的小路,沿山势通往山顶后,又迅速下降到特拉基河谷。1844 年冬天,一支马车车队在这里遇到大雪,受阻四十多天,幸存者几乎变成人吃人的野人。

1860 年朱达独自沿这条小路考察,他清晰地绘制了线路图。中太平洋铁路完全按照朱达当年设计的线路铺开工程。

西奈 - 内华达山顶 8 月就开始飘雪。CP 为了赶进度,决定从其他工段抽调华工,突击冲顶的这段工程。

1866 年的冬天是西奈 - 内华达山史上最寒冷的冬天,暴风雪多达 44 次,从几天到几周不等。这个冬天,在 Donner Pass 上昼夜不息工作的几乎全部是华工。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广东,绝少见过大雪。

工程师 John Gillis 记录,“最大的一场雪从 2 月 18 日下午

爸妈身体好
全家没烦恼



纯天然·0添加
源自世界三大天然螺旋藻基地
30多种天然营养素一步到位
国家卫生部批准多项保健功效



- 增强免疫力 ·
- 辅助降血脂 ·
- 提高缺氧耐受力 ·
- 缓解体力疲劳 ·

两点一直下到22日晚上10点，大约6英尺厚，后来又断断续续下了13天。”工地上测到的最低温度为华氏5.5度。

“阵风裹着大块雪团冲上山崖，将巨大的松树连根拔起，像人一样粗的树干被雪团压折在地。”

工地并没有因为暴雪而停工。机器昼夜运转。每个白人工头管理20-30个华工，每天分三班轮流上工。而在太平洋铁路工地上，白人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分两班轮流。

山上时常发生雪崩。华工住的帐篷常常瞬间即遭灭顶之灾。据记载，1867年3月2日，一场雪崩埋没了一间屋子，里面有18个工人，50名工人发疯似的挖了近12个小时，才救出其中15名工人。

山顶隧道

专列接近山顶。海拔最高处的第6号隧道已经废弃多年，位于新轨道下方。

Gene从座位上站起来，紧贴着车窗，相机闪个不停。他眼里闪着泪花。“他干得真不错！太了不起了！”他这样评价曾外公Jim King和他当年的筑路同伴。

当年，接近山顶的这段铁路线在著名的Donner Pass北面400英尺高的地方穿行，并与之平行。

专列翻过山顶后开始下坡。第7号、第8号隧道之间“中国墙”映入眼帘。

中太平洋铁路上共15个隧道，绝大多数分布在西奈-内华达山脉之中。在不到一百英里的山里，海拔陡然从几百英尺升到七千多英尺。接近山顶的2英里沿线，华工们凿出了7个隧道，其中6号隧道被称为“山顶隧道”，工程难度最大。

1866年8月27日，山中已经飘起零星小雪，6号隧道开始从东西两头动工。

华工建议从隧道中间的位置开挖，先挖出一个竖井，底端与隧道地面平行，再往两边两时作业展开。这样，4个作业面同时开挖，可以加快进度。

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华工们分成三班，30-40人一班，每8小时轮流休息，不分昼夜。

光是挖成那口竖井，就用去了85天。

山上全是坚硬的花岗岩。最初的阶段，每天只能推进一英尺。

1866年11月底，从Cisco以东到Truckee，积雪深达近50英尺。沿线隧道工程全部铺开。工程师John Gilliss写道：“天黑后我从12号隧道向上走了两英里，工人们晚上9点还在工作。”

花岗岩过于坚硬。黑火药爆破效果不佳。为了加快进度，1867年2月9日，CP请来英国人James Howden，让他在6号隧道工程施工现场，制作硝酸甘油。

硝酸甘油自1846年发明以来，炸药之父诺贝尔一直在不



铁路旁的华工营地

断改进、提升它的安全性。加州第一例硝酸甘油样品发现于1866年4月21日，在中太平洋铁路工地之一的奥本被发现。此前，加州政府禁止这种炸药的运输。

由于制作技术不稳定，工地上经常发生爆炸，华工因此无辜死伤。

CP 未经授权、私自制作硝酸甘油的事走漏了风声，发明人追讨专利使用权。Crocker 的兄弟用相当于 500 美元的金块平息了争端。

CP 工程师 John Gilliss 很快得到一组黑炸药与硝酸甘油的对比数据：在隧道顶部使用硝酸甘油，平均每天进度提高 54%，在底部，效率提升 74%。结论：用硝酸甘油代替黑火药可以极大降低成本。

8 号隧道是另一个使用硝酸甘油爆破的隧道。

1867 年 8 月，6 号隧道贯通。在没有任何电力、蒸汽动力的情况下，上万名华工用手工凿出长 1659 英尺的隧道，最深处达 124 英尺，洞口误差仅两英寸（约 5 公分）。

历时 15 个月，最难的关口终于打通。从此，铁路开始一路向东。

1868 年 6 月 18 日，CP 的第一辆旅客列车驶过 6 号隧道。

流产的罢工

1867 年初夏，西奈 - 内华达山上的积雪还未融化。CP 的大佬已经开始担心铁路线能否在年底之前越过山顶，到达 Truckee。

6 月 25 日这天，在两英里长的西奈 - 内华达山东侧工地上，华工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回到他们简陋的帐篷。

华工们只希望月工资从 \$35 加到 \$40，跟白人工人一样；

希望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 10 小时，希望在漆黑的隧道里换班的时间能缩短到 8 小时，还希望有离开铁路工地去寻找别的工作的自由。

为了修筑这条铁路，从第一天开始，美国国会就给予两家铁路公司以最优惠政策：每修一英里铁路，国家可以补偿 6400 英亩土地和 48000 美元的政府债券。土地的数量后来又追加了一倍。

华工最初来到工地时，每人月工资只有 27 美元，而白人工人每月可以拿到 35 美元。随着工程难度增加，华工的工资略有增长。但是，华工住在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工头还要从他们微薄的薪水中扣除饭钱。白人工人则住在公司为他们提供的车厢里。

华工大约每 30 人一组，每组推选一人领工资。钱多半放在一个草帽里，附上一张写有中文的对账单。没有机会论多论少。如果有争议，工头立刻把钱拿走。

华工们从日出干到日落，每周 6 天，每天工作时间在 10 小时以上。

面对这场罢工，独眼工头 Strobridge 大为光火。他把各个包工头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如果不复工，他们的要求他连一个字都不会考虑。

没有唇枪舌战。抗争的消息只是沿着铁路线默默地传递。两天后，沿线的华工全部罢工。

工地沿线彻底安静下来。华工们在营地的帐篷里进进出出，不说话也不打闹。

Strobridge 事后回忆说，如果是同样多的白人工人罢工，局面将很难控制。他切断了工地上华工的食品、肉类等日常供应。

1877 年 2 月 27 日，Strobridge 在国会调查这次中国劳工罢工事件的听证会上回答质询时说，“我到工地上发表了一个类似战时讲话的演讲，告诉他们，在这里，我才是法律，他们如果不遵守可以离开，可我绝对不会付他们 6 月份的工资。罢工的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他们很清楚，一周不干活意味着什么。”

为期 7 天的罢工在星期一早上 6 点宣告结束。绝大部分华工都准时出现在山顶的工地上。他们已经饥饿难耐。有一两个华工帮还在坚持。7 月 3 日，当地报纸援引 Charles Crocker 的报告说，山顶的工作已经恢复，华工的薪资不变。

黑色的道钉

1859 年 5 月 10 日，犹他州 Promontory Summit 天气晴朗。这天清早，8 名华工被挑选出来，铺设最后一段铁轨。

从沙加缅度到奥马哈，铁路全长 1776 英里（约 2857 公里），只差最后这一小段。

近 150 年来，一代代美国人相信，身为加州州长兼 CP 总裁的 Leland Stanford 手执一只银锤，轻轻将最后一枚道钉敲入镙孔，宣告东西两段铁路的贯通。

红A ASTA
RED-A 阿斯达软胶囊

世界最强抗衰老品 你可以不老



至尊科技·至稀资源
美、日、中三足而立生产企业
中科院携手云南绿A 独家钜献



抗衰老不是返老还童
延缓衰老才是青春旋律

红A
中国唯一
年产5000瓶

红A尊客户服务专线
400 605 5890

绿A健康网: www.greena.com.cn

那天,全美国都在倾听斯坦福先生手中银锤发出的三声敲打。第一声“叮”响起,2000英里外的华盛顿国会穹顶上,一只汽球应声飘下;旧金山金门大桥下礼炮轰鸣……

那枚金色的道钉如今保存在斯坦福大学博物馆,是镇馆之宝。它的顶端刻着一行字“The Last Spike(最后一枚道钉)”。

但是,这枚近乎完美的道钉并没有丝毫被敲打、被撬过的痕迹。它只是当天出现在竣工典礼上的两枚金色道钉之一。

一位叫 David Lemon 的锅炉工人看到,在金色的道钉被打入之前,枕木上的钻孔已经钻好,在庆典仪式后,金色的道钉很快被取出,一枚铁制道钉永久性打入了最后一个螺孔。在当天的庆典仪式后,他把那枚铁制道钉要来作了纪念品,后来传给了他的儿子。

历史学家 J. N. Bowman 在 195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最后一颗铁的道钉可能是中太平洋公司的某个华工打入的。”

那是一枚普通的铁制道钉,跟铺成 1776 英里长的铁轨上用掉的八九万颗道钉一样。

道钉完全被打入的那一刻,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电报线宣告贯通。只有一个字的电报“Done(完工)”从 Promontory Summit 发往东部。

美国大陆的心脏地带从此被打开。从纽约到旧金山只需要 10 天。

Russell 的照片可能是至今为止唯一记录最后一段轨道完工的影像资料。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至少三名华工:一位正在调试枕木,另两位站在他旁边。铁轨两旁挤满人群,铁镐、铲等工具堆放在铁路旁。为了看得更清楚,两名女士甚至坐到了男人的肩膀上。

150 年来,许多研究者相信,竣工典礼没有邀请中国人参加,也没有向修路的中国工人诚意致谢,依据之一即是 Russell 拍的这张照片。实际上,这张照片拍在加州州长 Leland Stanford 打入最后一枚道钉之后。当时,大部分华工已经被邀请到监工头 Strobridge 的车厢去庆祝。旧金山一家报纸的记者记录了这样的场面:

“华工进入车厢的瞬间,所有在场的宾客都对他们欢呼,仿佛他们是一场比赛的胜利者。”

几乎与此同时,在加州首府沙加緬度,CP 的铁腕人物之一 Crocker 发表演讲。他是少数真正认知到华工贡献的人之一。这回,他是真诚的:

“希望你们记住,这条铁路的提前竣工要感谢这群贫穷而倍受鄙视的中国劳工和他们的忠诚与勤劳。”

归宿

“我的曾外公能在西奈-内华达山的严寒中活下来,能躲过那些意外的爆炸,活到铁路竣工的时候,是个奇迹。”Gene 说。

雪崩、滑坡、坠崖、爆炸、事故,甚至印第安部落的突袭……



1869年5月10日，美国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联合太平洋铁路(UP)与中央太平洋铁路(CP)汇合的纪念仪式

究竟有多少华工在修筑中太平洋铁路的工程中丧生，没有人知道。CP 的档案资料中没有任何记录。倒是 Charles Crocker 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修筑铁路的过程中死了相当多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华工。

Jow 在这条铁路上工作了三十多年。他去沿沿线不少华工墓地。“很少有墓碑，有的就是堆了几块石头。”

历史学家们从当时的报纸、书信或者工程报告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1870年6月30日，Sacramento Reporter 以“运送中的白骨”为题，报道约 20 万磅华工白骨从浅埋的墓地里取出，装上火车，准备运回旧金山。估计大约是 1200 个华工的遗骨。

青春离家，白骨还乡。幸存下来的华工依然命运多舛。

“太平洋铁路修成的那天，也是曾外公和很多同伴失业的那天。” Gene 说。

沙加缅度河三角洲多年来都是无人荒地。一些从铁路上失业的华工辗转来到这里，几年中就开辟出 25 万英亩肥沃的土地。

但是他们无法拥有这些亲手开垦出来的土地。他们只能租种。

大约 1873 年，Jim King 成为三角洲上 Boyd Green 牧场的农工。那时，他已经 33 岁，还是光棍一个。

Jim King 有一次去旧金山。记不清在中国城的哪条街上，他遇到一个哭泣的女孩。Jim 上去问了才知道，在中国的父母已经把她卖给了一个人家，要她去当妓女。

Jim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找到那家人，把女孩子赎了出来。

女孩子叫 Hel Shee，16 岁，成了 Jim 的妻子。

他们双双回到牧场。

年轻的生命在田野间蓬勃生长。他们一共养育了两个女儿 6 个儿子。

Jim 二儿子的女儿 Lillian Chow King 后来生下了 Gene。

Locke 位于加州首府沙加缅度南边约 25 英里，是唯一一个由完全由中国人建起来的小镇。



上海百丽宫影城(协信店)即将盛大开业

上海市闸北区江场路1228弄上海协信星光广场三层NL303

优质生活·优质影院

享受生活·享受电影

PALACE 百丽宫影城

- **北京国贸3期店**
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三期地下一层3B120
- **北京金宝汇店**
北京东城区金宝街88号金宝汇7层百丽宫影院
- **上海国金店**
上海浦东陆家嘴世纪大道8号国金中心商场地下一层LG1-1
- **上海百丽宫影城(环贸iapm店)**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999号
- **重庆百丽宫万象城店**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55号万象城北区5层
- **重庆百丽宫天地店**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20号嘉陵天地
- **重庆百丽宫协信店**
重庆市渝中区五一一路99号协信星光广场L5/L6
- **成都百丽宫影城太古里店**
成都市锦江区中纱帽街8号成都远洋太古里负一层
- **成都百丽宫影城华置店**
成都市青羊区提督街99号华置广场四层
- **济南恒隆广场店**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188号恒隆广场6层
- **沈阳恒隆广场店**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号地下一层125号铺
- **无锡百丽宫苏宁广场店**
无锡市人民中路111号苏宁广场7层
- **天津百丽宫影城嘉里店**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238号嘉里汇四层

broadway 百老汇

- **北京东方广场店**
北京东长安街一号东方新天地地下一层新世纪影院
- **北京新东安店**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新东安广场(apm)6层新东安影院
- **北京国瑞城购物中心店**
北京崇文门外大街18号国瑞城地下一层花市百老汇影院
- **武汉新世界时尚广场店**
江岸区江汉路步行街118号新世界时尚广场6楼
- **武汉亚贸广场店**
武昌区武珞路628号武商亚贸广场6楼
- **武汉人信汇店**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58号人信汇A座4层
- **唐山远洋城店**
唐山市建设路128号远洋城三层E区
- **昆明王府井购物中心店**
昆明市五华区顺城王府井购物中心2楼
- **青岛百丽广场店**
青岛市澳门路88号百丽广场3层
- **杭州万象城店**
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701号万象城三楼
- **深圳COCOPARK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COCOPARK2楼
- **成都万象城店**
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三段万象城3-4层
- **潍坊谷德广场店**
潍坊市高新区福寿东街4369号谷德广场五楼东
- **宁波印象城店**
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北路288号印象城购物中心3楼
- **合肥欢乐颂店**
合肥市庐阳区长丰南路66号欢乐颂购物中心4F

PREMIERE

上海百美汇影城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51号静安嘉里中心商场4层

broadway 百老汇电影中心

- **万国城百老汇电影中心**
北京市东直门香河园路1号当代MOMA北区T4座

Gene 生在这里。和很多华工家庭一样，在经历了一次次被驱逐、被排挤之后，Gene 一家总算在 Locke (译名“乐居”) 安顿下来。

家里的房子太小，外婆不得不在房子外加盖厨房和卧房。虽然镇子很小，可它是孩子们的乐土。镇上有四十多户人家，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他们一起捉迷藏、玩滑板，用竹片做风筝。

“也许曾外公的基因遗传给了我。我这样一个在 Locke 长大的孩子后来拿到了航空工程学位。” Gene 于 1993 年退休，当时已经是负责高级技术项目的总工程师。

“乐居”高峰时居民达到 1500 人，而今只有大约 10 个华人。历史学家们担心，这个全美唯一的华人小镇会消失。

并非尾声

从奥克兰到雷诺约 212 英里，汽车只需要约 3 小时 15 分钟，专列走了 7 个小时。

太平洋铁路公司公共事务部副总裁 Scott Moore 是这趟专列上的最高级别行政官。他出生在这条铁路的起点——奥马哈。

他听说过华工修筑中太平洋铁路这段历史。直到 2007 年搬到加州，他才有了机会了解这段历史。“成千上万的华工帮我们筑起了‘美国梦’。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与贡献，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美国东西两岸不可能被连成一个整体。”

“也许历史书中关于这段历史只有一小段，但是让这些历史重新生动起来，对太平洋公司来说，对加州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一年前，亚太公共事务联盟 (APAPA) 联合多家民间机构，发起纪念华工参与修筑中太平洋铁路 150 周年的活动。准备在 Gold Run 车站附近修一座华工纪念碑。APAPA 创始人、主席尹集成先生说：“那些修路华工绝大多数都没有名字，但是那段历史值得我们记住。”

Gene 在专列唯一停靠的 Davis 站下车。他又照了好些橙色专列的照片。

他并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曾外祖父。听说，他在 1901 年左右失踪。有人说他掉河里淹死了，有人说那是不喜欢中国人的洋人干的。



(特别鸣谢以下个人与机构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CC Yin, Co-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APAPA

Scott Moore, VP of Public Affairs-Western Region, Union Pacific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Project in North America Project at Stanford University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寻找澳门静土

文 孙凌宇 图 本刊记者 大食 / 编辑 翁倩 rwzkhouchuang@126.com

电影《伊莎贝拉》里，女主角梁洛施穿着绿色吊带背心、牛仔短裤和帆布鞋，漫无目的地走在澳门的老街。那些石路砖墙，透着一股和“赌城”截然不同的性格。

当时心想，一定要在盛夏，光线猛烈的一天，穿成这样，去澳门走一趟。

5年后，第一次来到澳门，阴天，下着小雨，我穿着长袖长裙，随意挑了辆酒店的穿梭巴士到了市区。天色如同巴士的外壳，灰头土脸。沿路的霓虹招牌还没来得及大放异彩，像个妆没卸干净的女子，有着

宿醉的神情。

想象破灭了。惟一不变的是，这确实是个适合行走的城市。我继续搭乘巴士，来到距离市区半个多小时车程的路环岛，成功摆脱了购物区的喧闹。

路环岛在澳门的最南面，是个自成一派的村落，岛上一应俱全，从下车的地方沿着山路往上走，会经过狗房、农场、骑马学校、监狱、警察学院、医院……这些机构分布在道路两旁，山脚的少年感化院和尽头的安老院，不知是不是巧合，但无疑是值得玩味的安排。我像闯进片场一样，紧凑地走完

人生百态。直到看见几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在站牌下等车，才相信这不是一场装置，而是现实。

人工建筑中间，填充着茂盛的老树，一路上全是柠檬桉的味道，非常好闻。路不算太宽，偶有车子驶过，大多数时候都是安静的。“闲适”、惬意等字眼随着山风吹进脑海，快到山顶的时候，我原路返回，打算去村民聚居的山脚再好好看看。

山下的建筑外墙被整片整片不同的色彩覆盖，正红、果绿、浅紫、鹅黄、湖蓝……有

人说这里集齐了澳门99%的色彩，真不夸张。行走其间就像走进一个巨大的调色盘，每个角落都明艳而饱满。

随处可见的，还有殖民地的印记。鹅黄色教堂是这里的地标之一，教堂前方有一片供游客休憩的空地，旁边是一间上了年纪的士多店，常常有电影把它选作重要物品的交接站，借此捕获周遭的风景。

教堂往前是黄绿相间的图书馆，正中间保留着“biblioteca”的葡文字样。图书馆对所有人开放，墙上贴着许多海报，有关最近的讲座等



文化活动。

晚上回到澳门市区，去闻名已久的六记粥面。据说这里每天傍晚6点半才开业，人们大排长龙，就为一碗用传统手法制作的竹升面。

店面已从最早的路边摊扩展至好几间，我特意在开店前十几分钟赶到，店门早已敞开，几个服务员坐在里面。问能否早点下单，摇摇手：不行，还没到时间。

点了几样招牌食物，云吞、

虾子竹升面和炸鲮鱼球，对于生活在广州的人来说，这些传统味道并没有什么惊喜；但一想到毕竟身处遍地赌场的城市，人们崇尚运气和不劳而获，踏踏实实做小本生意、手打鱼胶骑竿压面真是十分难得。

从店里出来，过了马路便是泉利码头，又称为29号码头，码头间用方格状的铁网连接，透过“田字本”窥探海边，大型渔船一字排开，高高的桅杆上缠满了线。马路这边是昏

黄的灯光，刚买完菜的妇人、打着电话的男子，摇摇晃晃地在路上移动，成堆的垃圾散发着异味；铁网另一边，是渔夫的生活场景：同样昏黄的墙壁，狭小空间内零落地放着桌椅，桌上放着一箱青岛啤酒，没有人。

比起拉斯维加斯，澳门如同一个缩小的模型，没有那种全城皆欢的气势，但正是那些流露寂静的角落，让人觉得真实，感受得到温度。



1. 澳门大炮台和远处的新葡京赌场。大炮台建于明代，当年为防御海盗而建，古人一定想不到，400年后，大炮面对的方向已变成数以百计的赌场
2. 老街留守的儿童被家人锁在屋内，铅笔盒不小心跌出窗外，看到摄影师经过，有礼貌地呼唤：“叔叔，帮我执（捡）下铅笔盒啦！”
3. 沉思的老人与未破的棋局
4. 澳门人把摩托唤作电单车，再深的老街都可以穿梭而过
5. 澳门的建筑外墙，常被整片整片不同的色彩覆盖，行走其间就像走进一个巨大的调色盘，每个角落都阴艳而饱满



Tips

1. 告别夹杂台风和雨季的夏天，秋冬是最适合前往澳门的时间。每年10至12月，这座沿海小城秋高气爽，游人可以晒着恰到好处的太阳，走过一座座教堂。
2. 每年12月，拉丁城区会举行艺术幻彩大巡游，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团、木偶团等表演队伍以及数以百计的本地演艺精英，将穿梭于澳门的大街小巷。
3. 玛嘉烈葡挞、陈光记烧腊、恒友鱼蛋、大利来猪扒包……值得一试。在清平直街、福隆新街、大三巴街、氹仔官也街一带的小吃集中地，不愁找不到心头好；想品尝正宗葡式佳肴则可前往船屋葡国餐厅，老板是地道葡萄牙人，从店内装潢到菜式风味都透着浓浓的异国气息，参观完附近的海事博物馆，等待你的便是船屋炒蚬、椒盐中虾、非洲辣汁鸡等丰富大餐！

YUPPIE



INUK城市系列生活背包

雅痞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个性，一种不那么强烈却自在的格调，一种不那么浓烈却明亮的色彩



绒线帽

绒线帽是应季的出街单品，经典的套头毛线帽时下已然成为时装周街拍达人的出街利器，说它是出镜率最高的单品之一也毫不夸张。极强的包容性，随意搭配也能碰撞出各种混搭的炽烈火花。



鸭舌帽

如果是嫌弃绒线帽显得低龄的轻熟男性，那大可以选择文化气息浓重的鸭舌帽。

鸭舌帽也能中和女性气息，让柔美的女孩子陡增几分帅气。



披肩

这个季节，无论你是在北方穿着貂，还是在南方露着腰，披肩都是让你吸睛等级飙升的小物。



九分裤

作为雅痞精神衣着代表的九分裤，其要义就是露脚踝露脚

踝露脚踝！哪怕是冬天，相信心中有把火的雅痞小能手，也能把脚踝露得漂亮。



扫一扫，了解更多INUK城市系列背包

INUK 背包

自我风格强烈的 INUK 品牌，一直受到年轻时尚族群的追捧。作为 INUK 2016 新品的城市生活系列背包，这一款包包袋身精简而且精巧。提手纤巧而精致。袋身背部安全拉链暗袋可存放 13 寸电脑的超大容量，又具备上下袋分组收纳功能。上袋文组功能齐备，下袋空间充足配钥匙挂钩。羽毛箭尾拉尾又在不经意间传递鲜明的个性态度。





现实和奇幻的互相成全

文 韩松落 / 编辑 翁倩 rwzkhouchuang@126.com

有次听朋友讲做菜的道理，说到为什么要把两种或三种菜炒在一起，除了常见的理由之外，他又说出一种来，是我没想到的。他说，放在一起的几种菜，未必都是你喜欢的，正因有你不喜欢的，你喜欢的就变得更好吃了，把自己喜欢的菜单单炒一盘也不是不可能，但那么一来，那盘菜就没有喜欢和不喜欢、投入和逃离之间的张力了。

回头想想，奇幻故事那么多，我却一直喜欢《鬼吹灯》和《盗墓笔记》系列，也是一样的原因吧。天下霸唱和南派三叔的贡献，一是对想象力的无尽探索，二是把奇幻世界放到了现实的框架里，而且是特别具体的时代框架，“文革”、知青、边疆军人生活以及七八十年代那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奇幻和现实，完全能够单独成篇，但如果是纯纯的奇幻或者纯纯的现实，都没有那么好看，就是要互相推搡、互相映衬，才能制造张力。你刚对现实有了一点感情，就

被推搡进了奇幻世界里，你打算在奇幻世界里多停留一会，现实却已经发出召唤了。说起来，我并不喜欢单纯的知青故事，也对架空的奇幻兴趣不大，但当这两种元素放在一起，它们却都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九层妖塔》的前30分钟，很能满足我这种期待。故事里描绘了3层世界，从现实到奇幻逐层过渡，第一层是1970年代的边疆生活和战友情谊，完全贴近现实；第二层是749局的存在，是现实和奇幻世界的缓冲地带；第三层是地下世界，魔国墓地、九层妖塔，完全在现实之外。这3层世界很好地完成了对照和映衬，这边是唯物主义占领一切，不允许人有任何幻想，那边是消失的神秘文明；这边是工人的高原红、甘肃口音、女宣传队员的小快板、威风凛凛的石油工人歌，那边是直通宇宙深处的地球往事。现实的细节，在戏仿基础上做到了逼真，那边的神秘往事，也因此被推向更深更远处。

《寻龙诀》和《九层妖塔》同样源自《鬼吹灯》，自然也会在这方面着力。故事里的现实部分，分别放在1989年的美国和1969年的内蒙，奇幻部分则放在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墓里，这两个现实场景，也在和古墓里的场景互相推搡，并且调节视觉上的疲倦，每当阴沉诡异的墓地场景持续太久，镀金般的过往就会及时出现，给墓室罩上一道凄艳的光。

两部分的映衬和拉扯，不只有美感上的功用，还有结构故事的功用。《寻龙诀》里的两个世界，对结构故事和铸造人物关系有重要作用。现实部分里的美国故事展示的是无趣的当代城市生活，内蒙故事则是镀上金粉的过去，两部分场景都在为进入古墓提供理由。离开摸金生涯的胡八一，只能在纽约街头贩卖古董，还时时要被移民局官员追捕，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更被丁思甜为救他而死的往事折磨，不能顺利进入新的亲密关系。要打破英雄末路的窘境，得重返古墓；要追溯丁思甜的生死之谜，得重返古墓。在紧要关头，往事也成了心魔，让所有人陷入生死一念的境地，只有打破心魔，才能重见天日，所以，逃出生天的胡八一，也终于向sherly杨求婚——他终于能够接受这段亲密关系了。

《寻龙诀》在技术上或许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在某个地方，比《古墓丽影》和《木乃伊》系列多一些特殊的美感，它的背景是具体的、只此一家的，因此格外凄美。这是时代的功劳、时代的惨烈，在叙事层面上，成了时代的馈赠。

作为写故事的人，在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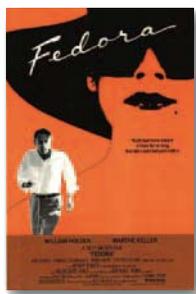
故事里，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创造性，以及这种创造性带来的特殊美感，至于特效、华语电影里程碑、电影重工业化，就交给别人去说吧。

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之所见》(2007年)
导演：洛朗·德·巴蒂亚
主演：西尔薇·泰斯图德
詹姆斯·瑞瑞

编剧兼导演为这部电影付出了10年心血。扮演街头哑艺人杰森的演员是查理·卓别林的外孙，32岁时，曾凭借滑稽剧《汉尼顿交响曲》赢得了在法国最有声望的“莫里莱斯”戏剧奖中的4项大奖。虽然在《我之所见》中他没有开口讲话，但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睛就已足够。



《费多拉》(1978年)
导演：比利·怀德
主演：威廉·霍尔登
玛尔特·克勒尔

怀德的电影里，我个人最喜欢这部，是他晚年的作品，讲述女人对青春流逝的恐惧。整个故事有结构有余味，老派的编剧导演和老派的畅销小说家似乎都有这个本事，把故事写得异常结实精密，连留给观者的余味都是精确的。

饭桌上的无意识

文 李松蔚

编辑 翁倩 rwzkhouchuang@126.com

老家会有这样的情况：请人吃饭，叫几个人作陪。客人和陪客并不认识，主人介绍：“这是老张，这是老王，这是老赵，我们几个当兵的时候就在一起。”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犯晕：请我吃个饭，你战友来干嘛呢？这时老张、老王和老赵春风满面地倒上酒：“李老师，久闻大名，我们来碰一杯！”

他们不是特意来干嘛的，很可能，就是来吃个饭。

如果没有他们，这顿饭当然也能吃，只不过就没那么有意思。只有一宾一主，场面难免容易尴尬。两个人埋头吃饭固然不对劲，可是非要说点什么，又能说什么呢？多几个人，气氛就好搞一点。光是相互劝劝酒，就可以填补场面上的许多空白，更不用说扯点笑话、八卦，中央领导最近的秘闻啊，打开手机念个段子啊。饭后再打个牌，泡个澡，总之人多了，玩法就多。

对这些陪客，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子曰：必也正名乎。但是这些人不需要怎样的名分，跟客人不认识也可以，跟这个场合无关也没所谓，来一趟也不需要特别的诉求。他们怎么就驾驭得了这样的场合，不觉得尴尬吗？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

在老家的时候，也有人约我：“晚上有空吗？”

我总是不敢轻易应许：“什么事？”

“有空没空吧？”微微有点不耐烦，可能嫌我磨叽。

“呃……没空。”我有时干脆就拒绝了。

要是说“有空”，通常就是约出来“坐一坐”。跟谁坐呢？“几个朋友。”在哪坐？“你想去哪就去哪。”有什么事吗？“没事，就坐一坐。”那为什么叫我？“哎你这个人麻烦不麻烦啊，坐一坐，也要问那么多为什么！”

事实上，这种聚会也不会全无目的。一个人想结识另一个人，往往托中间的朋友：“你认识某某吗，帮我约他出来吃个饭？”这样就够了，朋友就会帮忙张罗，而不必追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可能确实有事，但也未必要旗帜鲜明地谈事，更何况有的事无法旗帜鲜明。吃个饭嘛，能有什么事？

但从我问“什么事”开始，就已经显得我们不是一路人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行动是要在一个明确的框架下完成的。就算是吃饭吧，我也必须弄清楚，这顿饭有什么名目？跟谁一起？相互之间有什么期待？为什么要我在场？当然，有时候吃饭就是没有目的，那么我就要明确“这顿饭没有目的，只是随便聚聚”——这其实也算是一个目的。惟有如此，才能名正言顺地赴约。

让我们这两类人坐在一起是很痛苦的。我恨不能像做咨询一样开门见山：“我们有两小时时间，6点开始，8点结束，你希望用这段时间谈点什么？”在另一种人看来，话说得这么直白，就索然无味。“先吃先吃，”他们总是招呼，吃饭谈正事，未免太煞风景。之后就天南海北扯着闲话，而我一头雾水地等着，以为扯到最后，总会有图穷匕首见的一刻吧。但最后或者就散了。

中国人的饭桌是生意场。我有时遇到麻烦，父母就指导我：“你要不要请人出来吃个饭？”我发愁的是，怎么开口呢？我请你吃个饭，你帮我办件事？但我慢慢领会到，那种方式的好处就在于也可以不谈

事，光吃饭。事谈不谈都不重要，最好是若有若无之间谈成的，莫如说是“关系”经营的产物。关系到了，事自然就顺了——事实上，这种说法暗含着“吃饭还是为了办事”。就像那些陪客，他们不认识我，也没想过跟我办什么事，吃饭就是当下的全部。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已经够了，为什么非要办成什么呢？

像我这样的人，就不免纠结“可我们总要达到点什么吧？”因为在我看来，时间是有成本的。所以我的尴尬，大概是一种无意识的紧张：时间被漫无目的地消耗掉了，这段生命还有意义吗？但在另一些人看来，生命的意义便在于漫无目的的时间本身：“每分每秒都算计那么清楚，这段生命还有意义吗？”无目的的聚会才是最踏实的聚会。这两种价值观的碰撞，象征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很多冲突的本质。 ▀



西窗风息

文 李乃清

编辑 翁倩 rwzkhouchuang@126.com

“我已活得够长命，惟一怕的是跨过最后一关的一刹那。我是个无神论者，现在则好奇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

12月19日，93岁的作家董鼎山在纽约溘然长逝，他多年向读者吹送的西窗之风也永远停息了。

董鼎山1922年生于浙江宁波，小名济渭，是著名翻译家董乐山之兄，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1947年赴美深造，先后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他历任报刊编辑、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因上世纪80年代在《读书》杂志撰写“西窗漫记”专栏为大陆知识界所熟悉。

自2013年起，董老已几乎不能出门，时常跌倒，腿脚乌青。今年2月，爱妻病重，他一度宣布封笔：“怀了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多年来的读者们告别，结束将近八十年的‘写作癖好’。”告别信中，董老公布了自己的电子邮箱，文末感怀：“再会了，读者朋友们。如有来讯，将使我非常开心，以解除我的寂寞。”

沪上著名主持人曹可凡回忆：“多年前曾陪同董先生参观刚落成的上海大剧院，他儒雅的气质和博学的才智令人印象深刻；董先生夫妇鹣鲽情深，太太过世后，董先生一度心灰意懒，对生活失去信心，但最终写作拯救了他。”

董鼎山14岁开始在宁波《时事公报》副刊发文，以《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一文轰动当地学界。1947年他曾以令狐翬为笔名出版短篇小说集《幻想的地土》，许多女读者成了他的粉丝。“当时女朋友不少。其实，我对逢场作戏似的言情创作并不重视，我重视的是用坚卫笔名发表在柯灵所编报刊上的散文。”

17岁起，董鼎山已是柯灵主编的《浅草》、《万象》等副刊的小将，赴美后他曾为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撰稿，英文著作散见于《纽约时报》、《巴黎评论》等，此外，他还为美国出版的《世界作家辞典》陆续撰写了茅盾、巴金、老舍等中国作家小传。

“巴金是我的启发师，他的《电》令少年的我触了电一样的感动；柯灵是我的尊师，他是第一个发表我少年时的散文的一位；冯亦代是我的良师，他恢复与鼓励了我对中文写作的兴趣。”

董鼎山于1979年恢复中文写作，上世纪80年代先后在《读书》上介绍了“字典中还找不到的‘后现代主义’”、卡尔维诺的幻想小说、“意识流”、《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国越战文学、“垮了的一代”三始祖及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等。

“我青年时的写作也是以散文、诗、小说开始。上了年纪后我已没有心意构想想象故事，同时我又深感读书时间短促，便把写作兴趣转移到书评及作家杂论方面。”文集《西窗拾叶》中，他闲话欧美文坛：从挣扎的犹太作家到双层桎梏下的黑人女作家；从福克纳的黄昏之恋到海明威的初恋；从亨利·詹姆斯复杂的性心理到亨利·米勒最后的罗曼史……

1987年年末，董老第一时间推荐了《纽约时报》资深记者赫勃·密特刚即将面世的新作《危险的档案资料：揭露与美国伟大作家们作对的秘密战争》。“我手痒痒地要把它的大概内容介绍给中国读者，因为我发现了任何社会文学创作界的一个宇宙性特征：掌权者总是要管束人的思想的；创作家总是要尽力摆脱桎梏、渴求自由的。”

去世前两个月，董老还撰文介绍了纽约摩根图书馆举办的海明威遗稿展。在晚年著作《纽约客随感录》中，他曾写过《海明威自杀的真相》：“须知，1950年代冷战时期造成美国社会恐慌，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家与艺术家们都上了黑名单，常被FBI暗中盯梢，或戴高帽子……海明威没有发神经病，他确是被民主美国的秘密警察首脑逼死的。”

出于对写作和分享的热爱，董老惦念祖国读者，一直写到了生命的尽头。



董鼎山（1922—2015），浙江宁波人，知名作家、英美文学兼亚洲资料专家

2015 五粮液 魅力人物

主办单位



合作品牌



巧夺天工，神酿奇液
谁会是你心目中的魅力人物？

12月28日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际新闻中心）
致敬魅力人物盛典隆重揭幕
看最真实的行业领袖面孔，倾听他们的内心世界！



扫码有礼

支持媒体：
21世纪经济报道 21CENTURY BUSINESS Herald
财经评论 城市画报 CITY ZINE
精英 ELITE
Art299
快公司 FAST COMPANY
南星周刊
S 南星周刊
global-sources 世界经理人
结盟集团
新周刊 时代周报 东方企业家 外滩画报
凤凰网 ifeng.com
腾讯网 qq.com
sina 新浪
YOUKU 优酷
孔也
奥一网 oee.com
并读新闻



畅享2016订阅“惠” ——扫码订阅有惊喜



淘宝网南方周末官方商店
nanfangzhoumo.taobao.com



关注微信公众号
南方周末报系发行有限公司 (nfzm_store)



在苏宁易购网搜
“南方周末”

您还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订阅：

- 全国各邮政营业网点
- 拨打11185邮政热线上门收订
- 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